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六期

民國廿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KUO WEN WEEKLY

要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開到時刻／站別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五	八・一五	一一・五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五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五・〇五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一・三〇	一三・〇八	一四・一四	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七・一五	七・四五	九・〇五	一〇・二六	一〇・二五	一一・〇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一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二五	二二・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三・三〇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開到時刻／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開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開
第八次 慢膳車各等			五・三五	六・二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二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四次 快膳臥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〇・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一七・一三	一八・四三	一九・一〇
第二十及二十二次 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七	一七・四〇	一九・三五	二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五・〇〇	五・三二	九・〇七	一二・二五	一五・〇〇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二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六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一三	二〇・二五	二二・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八・一五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第三〇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由	浦	口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三五	一七・四六	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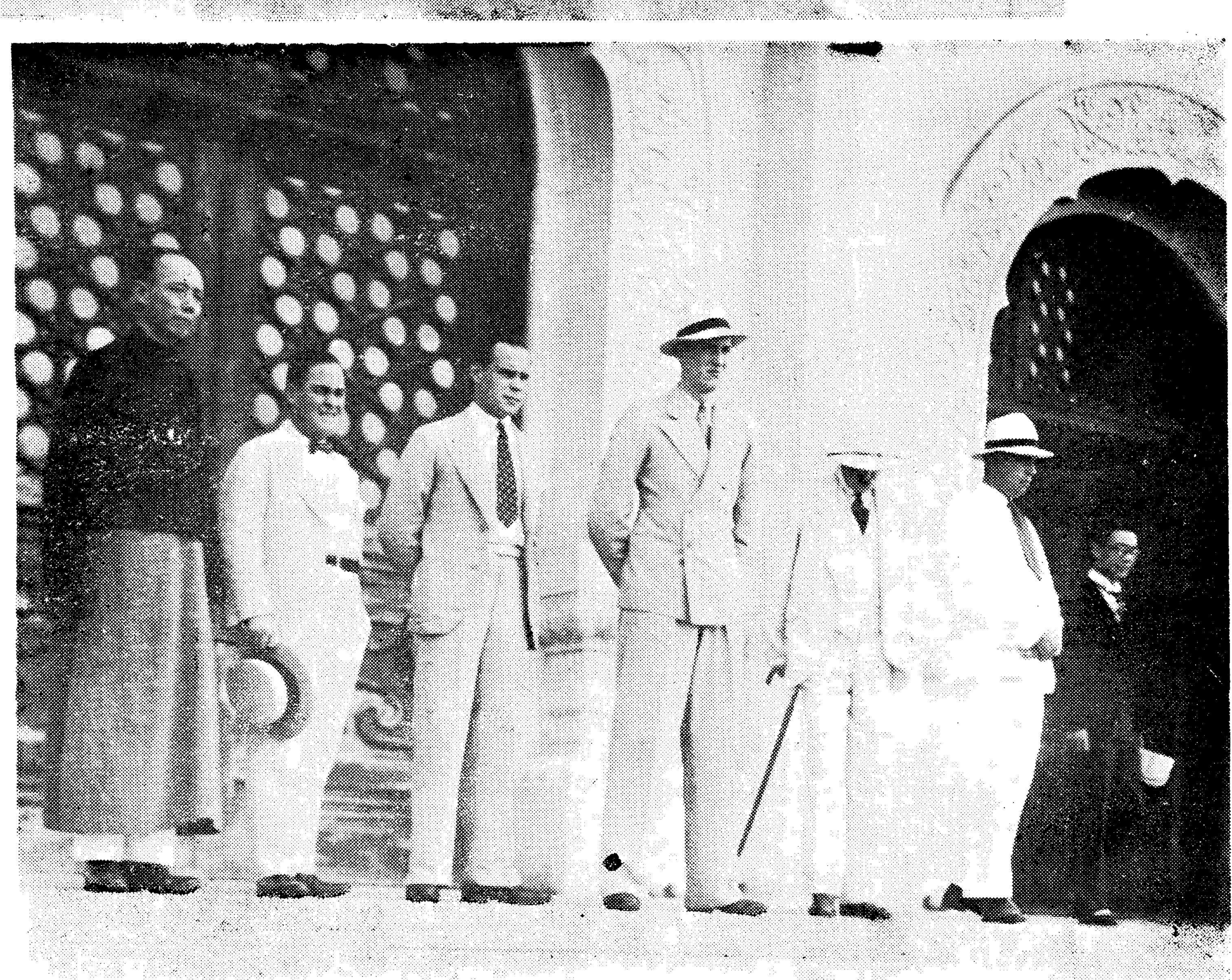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六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瑞典親王來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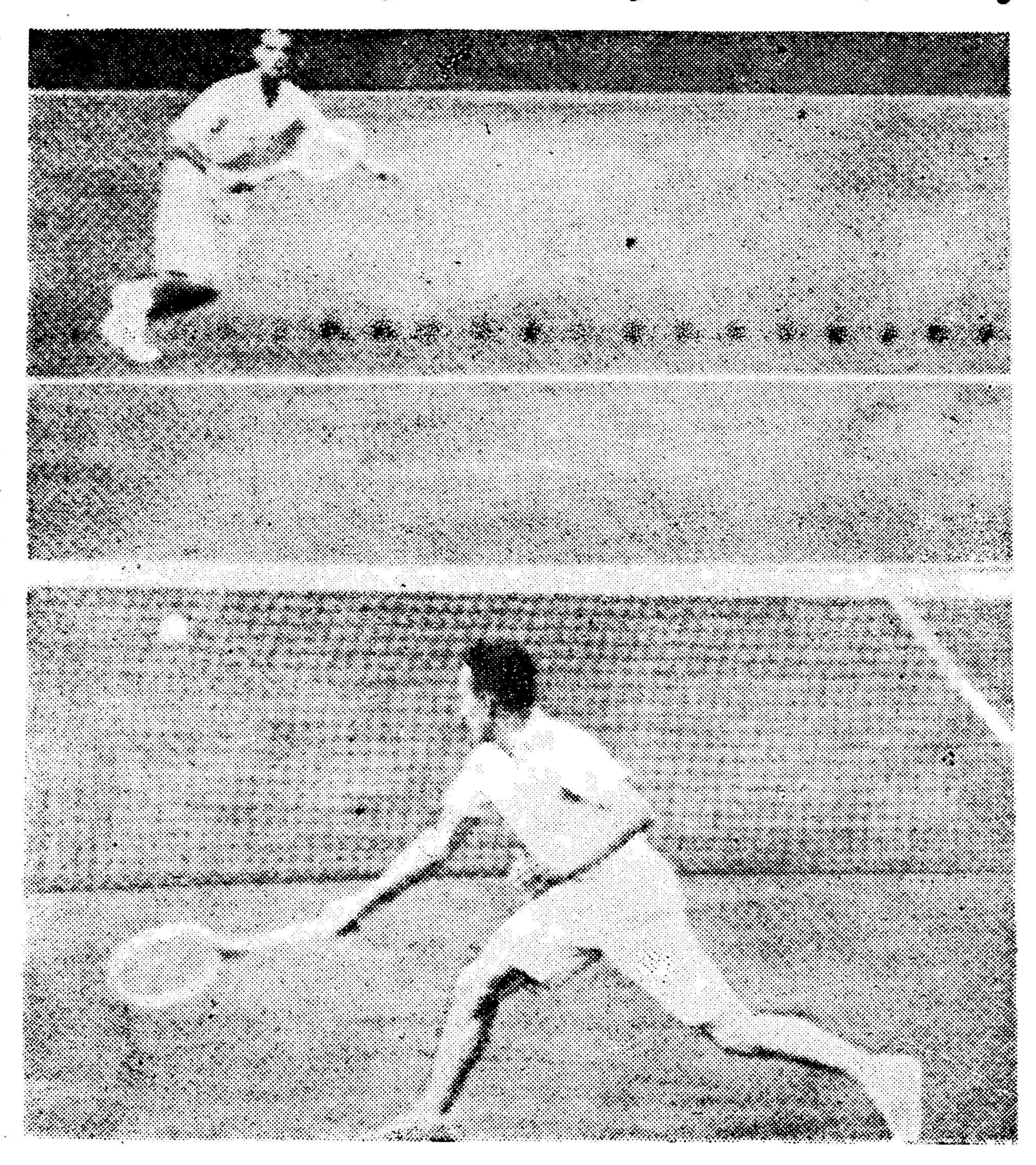


瑞典親王加爾來華，於九月二日抵京，（上）林主席歡迎加爾，中立者林主席，其左即加爾。【國際攝影社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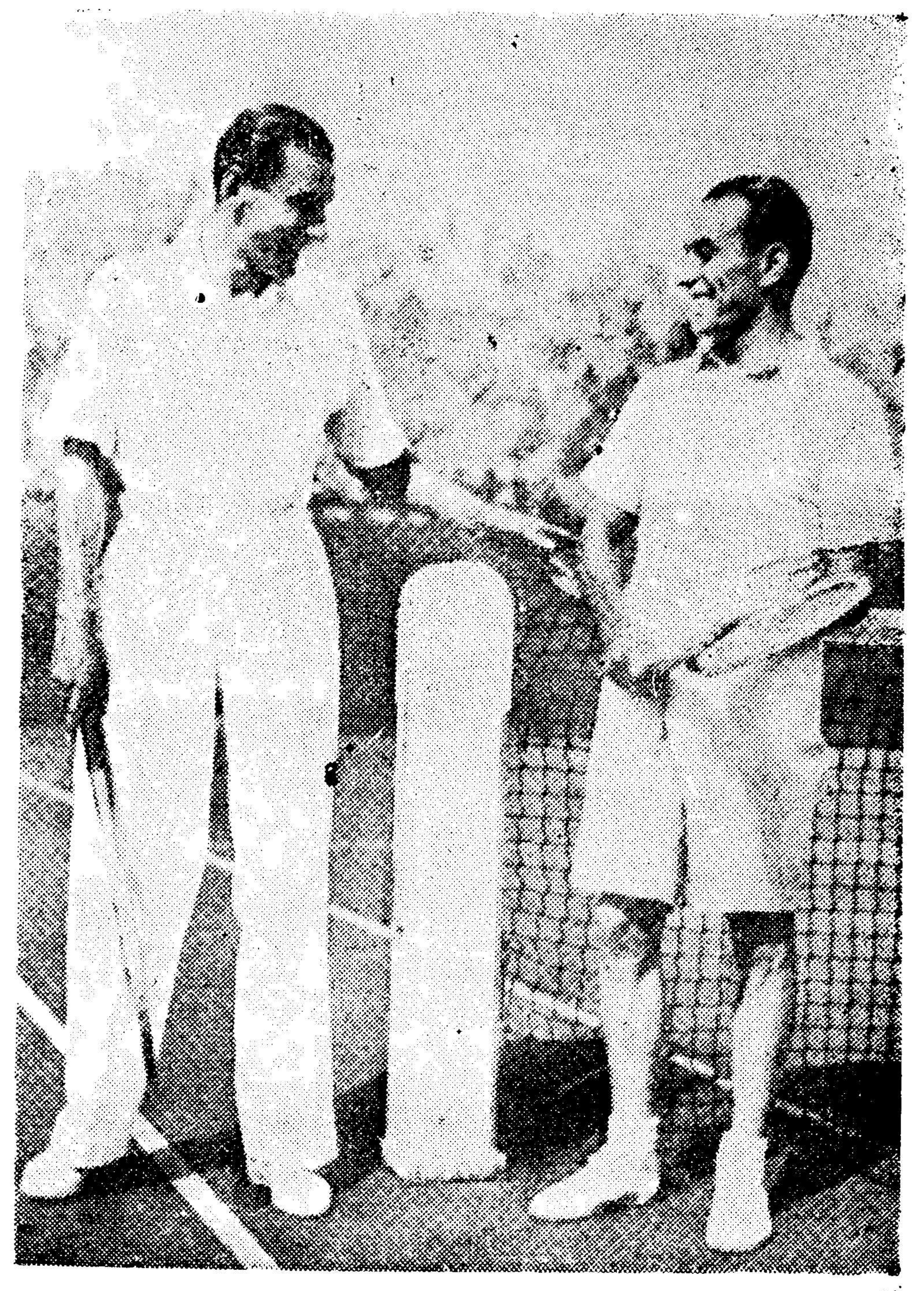


（下）加爾謁中山陵。【南京中華社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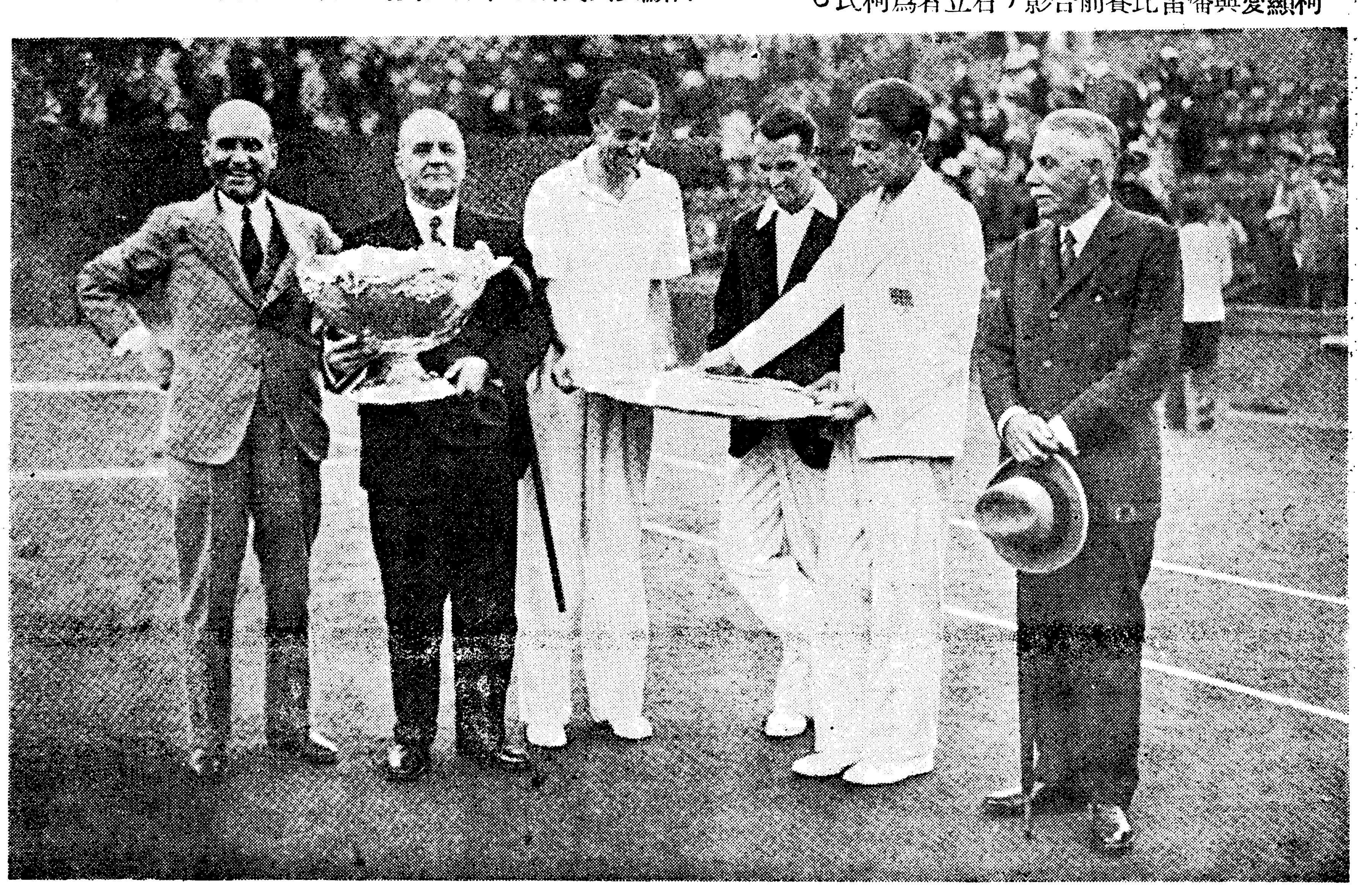
台維斯杯網球決賽



柯顯愛與奧斯丁打單決賽時，柯氏近網擊球之姿勢○



柯顯愛與潘雷比賽前合影，右立者爲柯氏○



英國選手隊獲本屆冠軍，圖中執台杯者爲英隊隊長白雷脫氏，白右爲許士，李，及奧斯丁三選手，最右爲英國駐法大使蒂雷爵士

貪污的剝削與民族的前途

崔敬伯

現代德國歷史學家施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所著的西土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書，曾主張：任何民族，都有他的青春時期，亦無不有其從青春，漸進於成熟，轉入老衰，以至於死的境地；圓周完了，無可倖逃。這種主張，映入我們中國人的眼中，特別具有一種刺激的力量。我們目擊中國今日的遭遇，無論是誰，只要他還有感覺，都不免發生這些疑問：中華民族，老像現在的樣子，豈不有滅亡的危險？經過這樣嚴重的國難，都看不出民族復興的朕兆，將來又能有什麼希望？這樣一個有歷史的民族，怎麼就會落到今日的田地？如此墮落下去，如何會有翻身的可能？——這些問題，天天纏繞在我們的頭上，分量是一天重似一天，在每一個人的下意識中，總不免有「坐以待亡」的潛感。我欲仁，斯仁至，老是這樣推演下去，只此心理狀態，已足亡國而有餘。

但是，當我們感覺到：「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時候，同時即有一種「吾民何辜，與之同盡」的無名的悲憤！民族的生命，是永久的，如何能亡？南北朝可以變而爲唐，五代可以變而爲宋，民族怎能老衰？中華民族，今日所遭逢的境遇，只是有病！病的外因，是列强的侵略；病的內因，是社會的制度；而外感又生於內虧！變革此虧蝕內力的社會制度，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出路！

中華民族，惟有在這種社會制度裏，纔會有病。我們看：一代一代的嬰兒，除先天缺乏外，都可以養成壯健明敏的好國民。但是生下來，便叫他吃草根樹皮，住塵衢暗窖，則不僅青春立變爲老衰，而且不免於夭亡。所以每一個社會，如能存在，如能發展，須有社會精力之剩餘的存儲，以增加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反之，此種精力，如已消失，或有之而消耗於非生產的方面，則此等社會，遲早必歸於毀滅。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surplus store of energy, which might be used for extending production, for improving technique, and generally for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social labour.

Those societies which do not possess such a surplus of energy, and which employ it unproductively are doomed to a slow but sure destruction. "—A Short Course of Economic Science, by A. Bogdanoff, pp, 130—131.

社會精力之剩餘的存儲，爲什麼消失？根本即因剝削制度的存在。此種剝削關係，無論在古代的奴隸社會，中古的封建社會，或在近代的資本社會，只要剝削到無可恢復的境地，則其社會制度，勢不可免的，必要表現停頓，衰頹，紊亂，崩潰，繼續演映的各種現象。吾國經濟的命脈，尚未脫離農業的基礎，於是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業勞動者，遂成爲被剝削的主力。平日輸將，已竭棉薄，一遇戰爭，更要肩起軍事負担的全部。他們不僅要流血，而且要犧牲他僅有的財產，離棄他僅有的廬舍，喪失他僅有的生產工具，以供戰爭的吞噬。同時上層階級，不僅有錢，而且有權，竟能免除戰事的一切負擔。於是苛重的租稅，不斷的戰爭，高利的資本，大地主的吞併，一切都連起來以脅迫小農。而農民的毀滅，乃加速度以進行。最後，則農民的土地，不僅因負債而喪失，且常自動拋棄，相牽逃亡，因爲土地之所得，怎樣也抵不上權威交迫的各種負擔。

"The peasantry bore the whole of the burdens of war, not onl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d to shed their blood, but also in that they had to bear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entalied by these wars. The upper class the large slayeowners were able to avoid these burdens because, together with their wealth, they possessed political power "..................

"Thus everything combined against the small peasant: the burdens and heavy taxation and constant war, the power of usurers' capital, and the force of competition of large slave-owning agriculture with its higher technique. The ruination of the peasantry proceeded rapidly. The small farmer lost his land for debts, and frequently voluntarily abondened it owing to the imposssibility of making it pay." ibid, pp. 134—135.

農業破產，農民逃亡，被剝削階級，困苦已達極點。同時在剝削者方面，也便形成極相反的對照。一國的財富與收入，表面皆流入公庫，實則轉入統治者私人的存摺。其散在各地的富有之家，亦漸集中於都市。邸宅相望，珍饈萬錢，奇玩盈庭，羅綺炫目。一般均以狂妄的消費相誇，而莫肯相

下。只要有錢在手，則舉世奇珍，俱可羅列堂前。因為這些奢侈品的需求，致令財富之主要部分，都轉入不生產的途徑。

"Wealth and income flowed into the public treasury of the imperial city and into the private pocketbooks of the rulers. Wealthy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empire gravitated toward the imperial city. Extravagant homes were built. Costly food and clothing were consumed. Luxuries were in great demand. An extravagant standard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as maintained. Rare commodities from the whole world filled the homes of the rich, and the demands for luxuries diverted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wealth into these unprodutive channels."—The Twilight of Empire, by Scott Nearing, p. 83.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是被剝削階級，不見得都是很馴服的等着餓死。迫於切體的饑寒，誘於都市的豪華，感於「君子之德——風」，長出許多「小人之德——草」。大盜竊國，小盜竊鈎，於是賭博，投機，綁票，絡竊之流，遂充滿於都會，形成波格達諾夫所稱的「無產的寄生者」(Proletarian Parasites)與斯格德尼林所稱的「惰貧」(The Idle Poor)。都市愈大，寄生愈多，則生產者被剝削的程度亦愈甚。

"The hordes of speculators, thieves, sycophants in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imperial wealth. The carcass lay at the centre of imperial power. Vultures flocked from every point of the compass to enjoy the feast."

"The grander, the larger, and the more numerous the urban centres within the imperial nucleus, the heavier the drain on imperial resources, the greater the load which the producing classes must carry. The whips of the task masters must crack more sharply; the burdens on bent backs must increase."—S. Nearing, ibid, p. 87.

上層階級，打算達到統治的目的，不得不仰賴龐大的官僚組織。此種官僚大系，既無民主的力量，以為之監督，很容易走入腐化的途程。於是種種黑暗緣之而起。賄賂與非法收入，遂成為當時公認的常道。最初係設官以治事，以後復設官以治官，而官官相護，朋比為奸，縱有良法，莫能執行，徒增國家的支出與民衆的負擔，不至破產不止。

"Being supreme and omnipotent, and not subject to any control exercis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by those who were the life blood of the state, the bureaucracy gradually became utterly corrupt and dishon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paratively inefficient, in spite of the high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its members. Bribes and illicit gain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and it was idle to seek to put an end to them by means of a vast system of espionage and of mutual contol exercised by officials over each other. Every addition to the army of officials, every addition to the host of supervisers, serv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lived on bribery and corruption."—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by M. I. Rostovtzev, pp. 459-460.

作官，本來是服務(to render civll service)，寖假而變為職業，至是乃成為營業。「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位尊金多，則逐官者衆，於是官僚組織，不得不龐大，不得不重疊。然而位置有時而窮，權勢有時而消，則不得不濫用其權威，加重其榨取，以期作官目的之短期實現。種種賦課，何嘗不假國家之名義以行？但是民力已殫，農工已殘，以為國庫，而國庫常空；國庫所以永感不足，即國官囊早慶充實的原故。

"An enormous army of bureaucrats of all kinds, infinitely subdivided, exercised their often intolerable exactions and their vexatious authority from one extremity to the other of the known world, their essential function being to bring into Rome resources which never appeared sufficient, to squeeze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reasury which seemed to be alway empty."—Ancient Rome, by Louis, pp. 230-231

在這種社會組織裏邊，自然造成貪污的風氣；惟適者，能生存，於是貪污為常態而廉潔為變態。社會的各方面，引誘着人去貪污，催促着人去貪污。貪污則可以肥體膚，驕妻妾，援族黨，結權門；不貪污可以饔飧不繼，親交疏遠，甚而至於妻室下堂，子女詬誶。清廉不獲國家的保障，貪污可避法律的制裁，以此相演，則除少數特立獨行之士，荼苦自甘，以與汚濁之社會相抗鬥外，至於社會一般，安得不直接間接，共同捲入這貪污的大環？

事實而至於此，則社會上能剝削者日多，而能生產者日少；所謂「社會的精力」，不僅無剩餘存儲之可能，必且日

即於枯淺，終至油盡燈殘，無可剝削！於是更深一層，以兒童的精力為抵押，以將來的苦工為息壤，展轉騰挪，以供當前的無窮消耗。是不僅剝削現在，而且剝削未來，不僅虧蝕現力，而且杜絕生機；一代貧似一代，一代弱似一代，如此下去，也許走到民族的死亡。

但是，此種反復的榨取深入的相剝削，總要誘致異族的侵陵，激起民衆的反抗，古時的埃及與羅馬，均曾有過這些經驗。不意相隔數千載的吾國今日，所表現的社會特徵，竟與古時羅馬諸國相同！吾國因地理環境的關係，曾將原始的生產方法，維持至數千年之久。中間僅靠着政教的隆汚，略改社會表層的風習，而對於建築在生產方法上面的社會制度，根本並沒有變更。這樣的社會制度，早已過了生長健旺的階段，時至今日確乎是老了，衰了，眼看着便要崩潰了。親親流為營私，禮讓流為虛僞，和平流為無勇氣，中庸流為無是非！今日這樣的社會制度，還不應該崩潰麽？南北朝的社會風習不崩潰，如何能變而為唐？後五代的社會風習不崩潰，如何能變而為宋？以今例昔，則今日的社會制度不崩潰，中華民族如何會有再生的可能？所以我們對於今日中國社會制度的崩潰，只能認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而無所用其留戀與惋惜。吾民於此，當抱極勇敢的希望，以促成新社會制度的創造，纔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基！

二二・八・一二・於北平。

補白

聊齋志異初板時間的考正

（路大荒）

頃閱國聞週報第二十七期，讀劉階平先生所著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遺著，得到劉先生將爲蒲留仙先生編定年譜消息，是何等的快事。余幸與蒲留仙先生同里，愧未能盡力搜集，以供海內賢達研求。惟劉先生說聊齋志異，付印很早，在淸康熙三十一年，萊陽趙荷村先生，刻於睦州，竊有疑焉。攷趙刻志異，首序者爲仁和余氏，（時爲乾隆三十年乙酉）起句即述「乙酉三月，山左趙公奉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淄川蒲柳泉先生聊齋志異，請余審定而付之梓。」荷村自序中又云：「癸未官武林友人鮑以文，屢慫恿予付梓，因循未果，後借鈔者衆，藏本不能徧應，遂勉成以公同好。」末署乾隆丙戌三十一年。按此萊陽趙刻，乾隆丙戌始成。又攷：乾隆五年，柳泉先生之孫立德跋，「志異初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又云：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鋟梓，流布於世。」按此跋康熙間並無印本行世，近今行世者，均出於萊陽趙刻。然趙刻始於何時，究有幾板，不敢臆斷。據上序跋，是淸康熙時並未刊行也。謹據所見，望海內賢達同好校定焉。

劉先生著中所述淄川王滄佩藏聊齋詩詞集，現歸余齋中。又云：在濰縣得詩集一冊，係按年編定。余頃獲一冊，亦按年編定者。（起於庚寅迄於辛卯）較藏者（王滄佩抄本）尚多數首，甚快！甚快！前蓬萊欒調甫先生函云：得詩集一冊，係按年編定者，然未得一見也。未知海內收藏家，尚有他本否？

草於山東淄川城內笠園　二二，八，一〇

柯劭忞先生評傳

王森然

柯劭忞先生字鳳蓀，享年八十四歲，山東膠縣人。幼失怙，從母讀，柯氏之母，即湛深國學，晚晴簃詩集中，選錄其詩甚多，柯氏學問，多得力於母教。柯爲同治丁卯舉人，光緒丙辰進士。歷任湖北提學使，翰林院編修，翰林院侍讀，國子監司業，湖南學政，貴州提學使，京師大學經科監督


柯先生遺像

署總監督，懋勤殿行走，山東宣撫使，督辦山東全省團練大臣，及典禮院學士等職，民國成立後，爲宣統侍講，以孤忠自鳴，三年五月，被選爲參政院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未就任，後爲清史館館長，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長。先生雖經袁徐段諸氏，屢聘其出山，然淸高自持，未求仕進。對於國學硜硜窮研，故學極深博，凡經史詞章，小學，天文歷算，金石，無不精通。著有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考證若干卷。於民國八年十二月，以大總統令，列入正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贈與文學博士之榮譽，亦近代不可多得之史學家也。今忽以逝世聞，甚可悲也。

其新元史，浩大繁博，著手在數十年前，採擇旣博，論斷亦允，惟其意在增訂舊史，惜未採考異致，其所以增訂之意，及其所根據之書籍，晦而不明，顧此竭一生之精力而成，前此三十年中，未嘗有此大著述也。治元史學，當知蒙古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之地位，與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成績。蒙古人者，無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無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馬蹄所及，乃無意中於東西文化上，發生幾多之間接影響，此則治元史學者所當留意者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績，則尤偉大可驚。吾師梁啓超先生謂「成吉斯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曾不百年，子孫淪滅，退伏沙漠，正如世界歷史上一飄風！」其言最爲深當。故吾

人以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輪之眼光觀察之，則蒙古崛起，雖爲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今若自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結果言之，其顯然可見之影響，蓋可列舉。其在中國方面，六七百年之遺跡，關於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響，食其果報。試從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徵之，今日吾國固結於人心之省界思想，確定於法律之行省區域，探其歷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來乎？魏源元史新編地理志云：立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陜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云云。柯先生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紀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書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後，增淮南，福建，山東，爲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表所紀，以中樞大臣而兼轄行省，實明清兩代督撫制度之權輿，當時任行省宰相者極衆，故吾人當知近代中國之地方區劃，地方制度，蓋從唐宋以來，數經變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承之，小有變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則元人南并中國後所遺留於今日最大之一遺跡也。

元史學包容繁多，無論中西兩方所研究者，僅爲其中之若干部分，而非其全量，況中西兩方已往之研究，又未能完全溝通融會，而互相補益，則元代史蹟之可供吾人鉤稽探索者，尙復無窮，先生逝矣，吾人不能不繼承先生，於元史學將來開拓發展之程途上，作一新計算也。中國方面之史家，多不解西文，無新式研究之方法與能力。洪鈞之勉力摭拾，所得實至微末；屠寄亦僅知辛勤搜弋，用中國舊日治史之方法，以造史而已。若二先生者，以其沈酣之深，致力之專如此，若能旁通西文，益以新式之歷史知識觀念，則其成功，寧遂止於此耶！？中國研究元史學者，若錢大昕，魏源，何秋濤等，去今已遠，可以不論，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與屠寄之書，一則同名異譯，錯誤百出；一則尙無定稿，刊行未多；其在今世負重名而爲人所稱許者，乃柯劭忞先生之新元史一書矣。先生之書，精良完美之處，乃世人所共見，指摘其一二瑣屑之點，指證其未盡之憾，固所以示一己探討致力之概要，亦正所以表先生華路襤縷中未竟全功之哀也。

先生之新元史，自擬於新唐書新五代史之列，故新增事實既多，於舊元史亦多所刪改。余編纂綏遠省通志之餘，曾熟讀之，認爲其所刪改者，固有未必盡適當也。例如舊元史「贍思傳」中，敘其先世，有一語云：「其先大食國人」，而先生新元史本傳中，則改爲「其先西域人」。吾竊以爲怪，蓋大食爲專名，西域爲通名，吾人可改通名爲專名，而不可改專名爲通名，西域二字，廣泛而不確定，吾人於贍思之先世，苟苦於無從考其確籍，而漫然以西域人名之可也。今舊史既明示贍思之爲大食國人矣，先生苟無證據以否認是爲大食國人，則當遵用舊元史之文，今乃漫然刪削，將舊元史中確切之「大食國人」四字，改爲含混不明之「西域人」三字，

誠不能得其所解。中國史家，每喜以行文之便，妄改字句，致乖史實，先生之書，於舊元史多所删改，其改之得當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正不鮮，如上舉之例正其一也。回教於元代頗盛行，尤以中亞諸國，如伊兒汗國，及寄卜察克汗國為甚。先生新元史中，每以行文之便，漫無定名，或曰回回教，或曰天方教，或曰謨罕默德之教，一篇之中，諸名雜出，此亦正坐中國史家之病，只圖行文之便而已。新元史卷三十四「曆志」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馬魯丁，用回回法，撰萬年曆，帝稍採用之，曆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開皇己未，」按回曆與中曆，因推步之差，時有譌誤，近人陳垣之中西回三曆歲首表，曾詳言之。先生本中國舊日譌說，謂回曆紀元為中曆之隋文希開皇十九年己未，實則回曆紀元之年，乃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也。以中曆回曆推步之不同，舊日史家，誤以為隋開皇己未，其差誤凡二十三年，今世推算既明，吾人知回曆紀元確為唐武德五年，而先生尚本舊日譌說，以為開皇己未，似欠深考，以上所舉，皆先生譌誤之點，然此等誤點，特其微細者而已。其最為重要之點，乃吾人常感覺其不足供吾人盡量搜討之用，蓋先生雖盡心竭力的搜弋新材料，而吾人仍覺其材料缺乏也。例如奇卜察克汗自札尼別 (Janibeg)以後，伊兒汗自不賽因 (Abusaid)以後，子孫式微，部衆分裂，其事蹟漸湮沒不詳，先生之書，或僅存其名，而無事實，或且並名亦不存，然求之西書，則人名事蹟，俱瞭然可徵可考，此吾人所以深有感於先生所箸之仍多闕略也。吾今舉奇卜察克金帳汗後裔子孫之世系，以示一例：

巴都Batu——撒里答 Sertak——烏拉赤Ulaghji——伯勒
克Berske ——忙哥帖木兒Mangu—timur脫脫忙哥Tuba－man-
gu——伯忽Tulabugha——托克托Toktogu ——月思別 Uzbey
——札尼別Jani—beg——畢兒諦伯克Berdibeg——科爾納Ki-
ldibeg —Kulpa—Kulna——努魯斯Nurvsbeg——起西耳Khizr
—莫爾都特Merdud—帖木兒合札Timur—穆力特合札 Murad
Khoja 科脫魯合札Kutlugh Khoja—普拉特合札 Pulad Timur
—阿西士薩克Azis－阿勃達亞拉Abdullah—哈散 Hassan－都
倫伯克Tulenbek—伊兒班Ilban－哈干伯克Kaganbek—謨罕默
德普拉克Muhammed Bulak

右為奇卜察克金帳汗之世系表，霍渥兒特蒙古史，紀述甚詳，每一人名之下，皆有專篇，以紀其事蹟，雖詳略不等，然未有湮沒不紀者；吾人若反求之於先生新元史，則見其闕略者不少矣。先生於金帳汗世系，自札尼別 Janibeg 以後，即僅有人名，而無事實，自哈散 Hassan 以後，乃並人名亦無之。蓋先生雖搜弋甚勤，終以不識西書文字，為見聞所

圉，故所得材料，仍多闕略，不能詳備也。先生新元史有「釋老傳」，所紀為喇嘛教若八思巴之流，道士若長春眞人邱處機及李志常之流，實則吾人考之載籍，元代版圖廣大，種姓雜居，其宗教實各派並行，極為繁複，除漢族士人尊孔之外，則有佛教喇嘛道教中亞之回教，敘里亞耶教，別派之聶思脫里教，波斯火襖與摩尼教，耶教之多米尼派(Dominicains) 與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 如此繁複之宗教，豈先生新元史「釋老傳」三字，所能包括！而此各派宗教中無數之僧侶教士，又豈八思巴邱處機輩所能代表？此又先生新元史材料闕略之大端也。元代東西交通極盛，西北陸道交通，則自天山南北路，越中亞裏海黑海以達歐洲，或越波斯，阿拉伯，敘里亞，以達非洲，驛站相通，商旅相接，其海道交通，則東南諸港，若福州泉州厦門等地，皆為商舶萃聚之所，其交通之目的不一，或在通商，或在傳教，或在政略(如歐洲帝王約蒙古夾攻土耳基以助十字軍)或在遊歷與通書報聘之事，其於東西文化之相互影響，與東西民族之相互了解，關係極大，又元代種姓雜居，宗教並行，異俗薰染，故人種同化之事亦盛，凡此類之史蹟，乃元史學中有價值之目標，吾人求之中國，若先生之書中，皆不足以語此。然則元史學之將來，其必專注精力於此類之研究可知也。關於改造元史之事，李思純氏曾與陳垣(援庵)討論及之，陳氏於柯劭忞先生「改造全史」之事，不甚同意，而其意則傾向於「為舊元史作注作補」之法，茲錄其大意如下：(按下舉之說，為李思純親得之陳氏面談者，陳氏固未嘗以此意見為文字揭布之也，見李氏元史學二〇〇頁)

凡主張改造元史者，必掊擊舊元史，竊以為舊元史非可廢也。舊元史修於明初，去元代未遠，其中誤謬雖多，而可据之材料，亦復不少，今若删改舊文，別造新史，竊恐其所删改者，未必能確當，吾以為不如為舊元史作注作補，以存其眞。

凡舊元史之「誤」者，吾人不必删改原文，而但注之，凡舊元史之「遺」者，吾人不必增入原文，而但補之，注者，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補者如褚少孫之補「史記」也。

凡誤者作注，遺者作補，必明其材料之所從出，不能如魏源史中插入錢大昕之民族表，柯劭忞先生史中插入洪鈞之列傳，而不聲明其材料之所由來也。

凡舊元史中各卷各部，其作注作補，俱可分別為之，其材料不必出於一處，其作注作補者，不必限於一人，所貴能分功合作，以成此「元史注補」一書，舊元史每篇之中，若有誤遺者，其注與補，即低一格附後。

凡以「新元史」(即歐美之史體)改造元史固可；若不能用歐美史體以改造元史而仍用中國舊史之「表志紀傳體」，則吾以爲與其改造元史，不如爲舊元史作注作補之爲愈。

陳氏之言如此，竊以爲甚當。蓋吾人若不能以歐美新史體改造元史，則必以注補爲正當之方法，同時吾讀柯劭忞先生之新元史，覺先生誠不屑注補舊史，而毅然出於改造，然其所改造成功之新元史，既不能盡採新材料，亦未能應用新史體，但於篤舊與圖新，俱有所未至也。中國舊時史家之紀元代，皆以中國爲主，而西北三大藩附從之，故關於中國者特詳，而關於西北三藩者多略，固由西北藩地，廣漠寥遠，見聞未及，史料不備，然亦由於史家偏見，輕視域外之所致也。吾以爲完全美備之蒙古史，必須本部與三藩並重，且蒙古部族最後所建之帝國，若帖木兒帝國，亦宜別以專史紀之，故必仿英國霍渥兒特(H. Hovosth)之例，分爲五部專史，其一爲中國蒙古本部之史，其三爲西北三大藩國之史，又其一爲蒙古餘緒帖木兒帝國之史，一幹衆枝，一枝衆葉，分爲五部，合爲一史，是則吾所認爲理想中蒙古史最良之體例如此。

舊體裁之蒙古史，若柯氏之新元史，於西方材料事實，或有闕略，吾人須將此一部分闕略未詳者，加以補充，若吾人欲以西方歷史體裁改造蒙古史，則必用吾所云分爲五部各爲專史之體裁，乃可囊括一切史蹟，故吾以爲元史學之內容當如左：

- 元史學
  - 主要之部——蒙古史
    - 蒙古本部汗國史(中國在內)
    - 奇卜察克汗國史
    - 伊兒汗國史
    - 察哈台汗國史
    - 帖木兒汗國史
  - 附屬之部
    - 亞洲中古史
    - 東西交通史
    - 中國西北民族史
    - 中古俄國史
    - 中古波斯及阿拉伯史
    - 中古印度史
    - 中古埃及史
    - 土耳其史
    - 回敎史
    - 喇嘛敎史
    - 基督敎東佈敎史
    - 蒙古語言文字

中西兩方之所研究，向日皆各自從事，不相貫通，自洪鈞以來，已有雙方融會之勢，然終爲時代與能力所限，仍未能有完美之效，今中西之交通大啓，雙方之研究成績，燦然列於吾人之目前，凡前人爲見聞所囿，徒費辛勤，而終不能成完美之工作者，吾人今日，皆可一舉而補成之，吾人當此優越之時會與境地，但能勤搜博採，即可將中西史籍中所得者，一爐合冶，而收奇效，以元史學範圍之廣博，材料之宏富，關係之重大，事實之繁衍，在東方諸史中，誠足供吾人窮歲月之力，以從事研究也。

余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有曩在梁任公先生座次，逢王靜安先生，談及新元史書，均以未敘體例及取材爲憾。余讀徐中舒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言先生於當時人士，不加臧否，惟於學術有關者，即就其學術本身略加評騭，余第一次在研究室中見先生案頭置有柯鳳蓀先生所著新元史，蓋先生此時正治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也。先生謂「元史乃明初宋濂諸人所修，體例初非不善，惟材料不甚完備耳，後來中外秘籍稍出，元代史料漸多，正可作一部元史補正，以輔元史行世，初不必另造一史以掩原著也」云云。正與余見相同，是柯先生之新元史，並不見重於觀堂矣，（按一山嘗詢諸柯先生，據先生云；考證卷數甚多，未能刻行，因示以原稿及簡本一冊，皆引據出處，精審異常，此又一說也。）

先生除著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及考證若干卷外，尙有蓼園詩鈔一卷，續鈔四卷，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淸史天文志稿若干卷，時憲志稿若干卷，其未出版者尙有校刻十三經，並各附札記，文集，佚史補，爾雅注，文選補注，文獻通考注等，年來先生衰老久病，中西名醫，均束手無策，於今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時四十分壽終太僕寺街本宅，臨終時除諄囑兒女，勤愼敬謹，忠厚處世外，並無其他遺囑，惟先生於逝世前數十分鐘曾屢次謂彼自擬刋刻之，「十三經並附札記」並擬刻石存諸曲阜孔廟，謄畢未印，已病不能支，認爲終身憾事。曾囑其子繼承父志，其夫人吳氏年六十二歲，安徽桐城人，亦工文學，身體尙健，身後遺二女三子，長子昌泗字燕舲，與余交最善，次子昌濟，均居家著述，三子昌汾，畢業於警官學校，前數日方與孔聖七十六代孫女德懋於曲阜結婚。先生一生從事學問，不善治生產，兩袖清風，家無餘財，一切善後事宜，均由其親戚孔令沅及其世交彭俊卿處理云。



評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

冷廬主人

近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選印四庫全書珍本，頗引起國內外學者藏書家及以前籌劃影印者之當事人極强有力之注意與回憶。然此次重在選印，則四庫全書中應選印何書，在合同訂立以後，當爲唯一而最大最切要之問題。目前教育部應如何延攬人才，集思審擇；學者與藏書家應如何貢獻所得，俾選擇得宜，當印者印，不當印者不印，不至枉費工料而爲學術上造福利，此心此理，想人有同然也。

民國十七年冬，東北擬印四庫全書，兼有選印孤本之議。十九年秋，金梁有四庫全書孤本選目之作，高閬仙先生於時執講萃升書院，亦擬有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二家目的不同，故選擇互異，均刊之東北叢鐫。然近十餘年來，學者與藏書家，或應他人要求，或順個人興趣，有選目者頗不乏人，以余所知，陳援菴先生有「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傅沅叔先生有「四庫全書孤本選目」，盧愼之先生有「四庫未刊書目」，倫哲如張庾樓諸先生，亦各有專篇，詳略雖不同，均有精詣。惜秘而未刊，世不得見。自此次影印合同確定後，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有「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選經史子集四部，共三百四十三種，都若干卷。前有例言四則，後附「質疑目錄」五十二種。惜編者缺乏圖書目錄學常識，自該草目公佈後，即有董授經傅沅叔葉玉虎諸先生聯名致書教育部，曾有强烈批駁之處。謂：「中央館擬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經部之石鼓論語問答，四書管見史部之太平治跡統類大金德運圖說熬波圖，子部中之資政要覽，集部之茗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光後單刊本或叢書本，何以悉行列入，殊難索解！應即日延聘通儒，從長攷量，否則徒令外人齒冷也！」余旅居北平，距京師遠，又甚孤陋，及獲見該草目時，已是删改之本，石鼓論語問答等二十三種已删去。（董氏聯名書中所指四書管窺未删，想係錄事官之疎忽。又因此知原本草目當與有三百六十六種）。月之二十日，陳援菴先生應中央館之請，又有「中央圖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簽注」之作，除解答例言中疑問外，更舉出書

各五十二種，均係已有近刊本及確知有宋元舊刻影宋精鈔者，謂：「均應剔出，可省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一頁。此外已有刊本應剔出者尚多，應俟公同訂定。」「應俟公同訂定」云者，蓋謂敎育部所聘專門委員，在平者聞將有聚會，除交換意見外，於草目中已有刊本之書，將各就所見，彙在一冊，以便剔出，斷省篇葉也。

余於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一書，每見新刊之本，輒補記眉端，茲特與中央圖書館草目相較，見其删補所餘之三百四十三種中，尚有六十四種已有新刊本，五種已刊未印，五種四庫未著錄，不知諸家所見，有無出入也？謹臚舉下方，以備參攷：

草目有通行本者

南軒易說三卷　宋張栻撰　枕碧樓叢書刻倦圃曹氏舊鈔本

周易總義二十卷　宋易祓撰　湖南長郡學宮叢書刊行處刊本

詩傳旁通十五卷　元梁益撰　常州先哲遺書本

周官總義三十卷　宋易祓撰　乾隆二十年刊本　湖南長郡學宮刻本　按二本均十八卷乾隆四年王文清在三禮館輯大典本較閣本分三十卷者詳備

三禮圖四卷　明劉績撰　湖北先正遺書本

春秋說三十卷　宋洪咨夔撰　光緒十年晦木齋刊本

春秋讞義九卷　元王元杰撰　按元本十二卷四庫著錄本缺後三卷陸心源有春秋讞義補闕三卷　羣書校補本

春秋平義十二卷　清俞汝言撰　檇李叢書第一集本

四書管窺八卷　元史伯璿撰　敬鄉樓叢書本

臺灣紀略七十卷　清乾隆撰　殿刊本

元朝典故編年考十卷　清孫承澤撰　順德龍氏蝶樹山房叢書本

朱子讀書法四卷　宋張洪齊熙同編　光緒二十三年八旗書院刊本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附黃帝內經素問遺篇一卷　宋劉溫舒撰　日本刊本　又日本單行刊運氣論奧本

傳信適用方二卷　宋吳彥夔撰　當歸草堂叢書本

衛濟寶書二卷　題東軒居士撰　當歸草堂本

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　宋陳自明撰　明嘉靖刊本　日本刊本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　宋陳言撰　青蓮華館刊本　日本刊本

濟生方八卷　宋嚴用和撰　當歸草堂本　日本刊本

續名醫類案六十卷　清魏之琇撰　廣東刊本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　清許伯政撰　碧琳琅館叢書本

靈臺祕苑十五卷　後周庾季才撰　湖北先正遺書本

書小史十卷　宋陳思撰　武林往哲遺著本

祕殿珠林二十四卷　清乾隆九年奉勅撰　有正書局印本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清乾隆九年奉勅撰　商務印書館印本

白田雜著八卷　清王懋竑撰　白田草堂存稾本　廣雅局羣刻本

御注道德經二卷　清順治十三年御撰　原刻本　通行本

鄖溪集三十卷　宋鄭獬撰　湖北先正遺書本

錢塘集十四卷　宋韋驤撰　武林往哲遺著本十八卷附錄一卷二十卷陸心源有錢塘集補闕二卷羣書校補本　按原本

鄱陽集十二卷　宋彭汝礪撰　嘉慶二十三年刊本附補遺一卷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宋李之儀撰　粤雅堂叢書三編第三十集本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　宋洪炎撰　涇陽洪氏刊本　小萬卷樓叢書本一卷

陵陽集四卷　宋韓駒撰　江西詩派韓饒二集合刻本

格齋四六一卷　宋王子俊撰　豫章叢書本

香山集十六卷　宋喻良能撰　續金華叢書本

涉齋集十八卷　宋許及之撰　敬鄉樓叢書本

自鳴集六卷　宋章甫撰　豫章叢書本

客亭類稿十五卷　宋楊冠卿撰　湖北先正遺書本

山房集九卷　宋周南撰　涵芬樓秘笈第八集本

彝齋文編四卷　宋趙孟堅撰　嘉業堂刊本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宋馬廷鸞撰　豫章叢書本

閬風集十二卷　宋舒岳祥撰　嘉業堂叢書本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吳興叢書本

滏水集二十卷　金趙秉文撰　汲古閣鈔本　畿輔叢書本　九金人集本　四部叢刊影

濬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金王若虛撰　叢刊影舊鈔四十六卷本　畿輔叢書本　九金人集本　四部

屏巖小稿一卷　元張觀光撰　續金華叢書本

存悔齋稿一卷補遺一卷　元龔璛撰　橫山草堂叢書本

畏齋集六卷　元程端禮撰　四明叢書本

默菴集五卷　元安熙撰　畿輔叢書本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元黃玠撰　吳興叢書本

禮部集二十卷　元吳師道撰　續金華叢書本

積齋集五卷　元程端學撰　四明叢書本

滋溪文稿三十卷　元蘇天爵撰　適園叢書本　民國二十年武强賀氏刊本

林外野言二卷　元郭翼撰　趙氏又雨樓叢書本

來鶴亭詩八卷補遺一卷　元呂誠撰　枕碧樓叢書刻四庫本

花谿集三卷　元沈夢麟撰　枕碧樓叢書刻日本鈔本

雲林集二卷　明危素撰　嘉業堂刊危太僕集本

小辨齋偶存稿八卷附事定錄三卷　明顧允成撰　常州先哲遺書本

玉台新詠考異十卷　清紀容舒撰　畿輔叢書本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　唐高正臣編　長恩閣叢本

宋文選三十二卷　不著撰人　光緒八年刻本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　元周南瑞撰　雪堂叢刻本

大雅集八卷　元賴良撰　上虞羅氏影印明洪武刊本

宛陵羣英集十二卷　元汪澤民張師愚撰　刊本

右六十四種有新刊本

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撰　已照宋本

古靈集二十五卷　宋陳襄撰　已照宋本

北山小集四十卷　宋程俱撰　已照宋本

北礀集十卷　宋釋居簡撰　已照宋本並有詩集

中齋集十五卷　元劉岳申撰　已照宋本

右五種商務印書館續四部叢刊及續古逸叢書已有照板

中庸集解三卷　宋石𡼖編　按𡼖別有中庸輯略二卷四庫著錄

衛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　宋夏德撰

歸愚集十卷　宋葛立方撰

方叔淵遺稿一卷　元方瀾撰

黃給諫遺稿一卷　明黃鉞撰

右五種四庫均未著錄

右書七十四種，除四庫未著錄之五種外，均有通行本，均應剔出，則草目所餘者僅二百六十九種矣！不知此二百六十九種中，尚有若干種有通行本，為余所不及知。竊嘗謂訪書誠非易事，叢書本易得，單刻本難求，官刊本易流傳，私刻本常有所限，若論某書有無刻本，眼能見到，即可定為有刻本；但眼未見到，不能驟斷為無刻本，故論某書有刻本易，定某書無刻本難也。教育部所聘諸委員，均是通人，將來為定目錄，定能謹嚴。余閱中央館草目，知四庫全書之中，有確為罕傳本或可斷為無刻本，為草目所遺者尚多，剔出一種通行本，即可多印一種罕傳本，流通古籍之責任，於此所關係者甚鉅也。

中央館所擬草目之無常識，稍博洽者一閱能知之，余不欲多言，但又不能已於言。如例言三之甲：「文津閣本所缺之書，應否列入目錄，以備檢查文淵閣本。」其於質疑目錄內所舉，若春秋例要衛生十全方方叔淵遺稿共三種，陳援菴先生於簽注中已詳明答覆；獨怪編者於方叔淵遺稿一種，同治九年費莫文良刻四庫書目略，已明言：「總目無之者，或當時書成未刊，重有淘汰」，而四庫總目提要於每類之後，均言若干部，若干卷，皆文淵閣著錄，總目既未著錄，則亦為文淵閣所無之一反證也。且趙刻簡目在前，故與四庫書有出入，稍有目錄學常識者，盡能知之，虛列一目，以不狂為狂矣！又草目元朝典故編年攷下，稱「國朝孫承澤撰」，稱勝清為「國朝」，未免誤學遺老；然其居心與右列七十四種應剔之書同，過僅在不削葛龔而已。　二二，八，二十八。北平

附錄　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例言

一、本處奉　教育部令，籌印四庫全書中未刊珍本，故選編草目，重在四庫全書中未刊諸書，其已有宋元刊本而流傳已少，有同未刊者，亦為選入，以廣流傳。

二、本處新告成立，目錄未備，編者見聞有限，深愧固陋，遺漏誤謬

，當所難免；而編者於草目所列，中多懷疑未決，特附列質疑目錄於後，敬乞 方家加意指正，嚴定去取。

三、質疑目錄中所列，悉屬疑問，例如：

(甲)江西先哲遺書所擬刻而未刻諸書，應否將庫本景印。

(乙)文津閣本所缺之書，應否列入目錄，以備檢查文淵閣本。

(丙)全書中頗有多書，耳聞所及，已有刊本，但不能明知其板刻，不敢決其是否已刻，特列入以求指正。

(丁)四庫所收非盡善本，殘缺訛誤，確屬實情，無庸諱言，關於草目所錄，共有宋元刊刻，四庫底本及景宋精鈔，可確知現在藏處者，應否剔出，留待善本之另印，或仍印庫本，以見四庫之眞相，使學者將來得以原書校正庫本，明其得失。

(戊)續四部叢刊或續古逸叢書已照有善本，惟未出版，庫本應否付印。

(己)書之曾有刊本，卷數不符，庫本應否景印，以便校核。

(庚)書之已有明刊，惟聞已佚，應否付印。

四、本目請 方家詳加簽注，於一月內寄交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以便開會討論，彙編定目。

經部

易類

了翁易說一卷　宋陳瓘撰
讀易詳說十卷　宋李光撰
易變體義十二卷　宋都絜撰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宋林栗撰
○南軒易說三卷　宋張栻撰
大易粹言十卷　宋方聞一編
厚齋易學五十二卷　宋馮椅撰
○周易總義二十卷　宋易祓撰
西溪易說十二卷　宋李過撰
易通六卷　宋趙以夫撰
周易經傳訓解二卷　宋蔡淵撰
周易詳解十六卷　宋李杞撰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　宋方實孫撰
讀易學要四卷　元俞琰撰
周易象義十六卷　宋丁易東撰
易原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　元保八撰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三卷　元趙采撰
周易衍義十六卷　元胡震撰
周易圖說二卷　元錢義方撰
周易文詮四卷　元趙汸撰
易象鈔四卷　明胡居仁撰
周易剳記三卷　明逯中立撰
周易像象述五卷　明吳桂森撰
易用五卷　明陳祖念撰
讀易日鈔六卷　清張烈撰
易源就正十二卷　清包儀撰
大易通解十五卷　清魏荔彤撰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　清仁陳晉撰
大易擇言三十六卷　清程廷祚撰
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　清趙繼序撰
周易章句證異十二卷　清翟均廉撰

書類

尚書講義二十卷　宋史浩撰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宋袁燮撰
書義斷法六卷　元陳悅道撰
尚書疑義六卷　明馬明衡撰

詩類

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
毛詩講義十二卷 宋林岊撰
叢桂毛詩集解二十五卷 宋段昌武撰
○詩傳旁通十五卷 元梁益撰
詩纘緒十八卷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元梁寅撰
讀詩略記六卷 明朱朝瑛撰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 清顧棟高撰
詩疑辨證六卷 清黃中松撰

禮類

○周官總義三十卷 宋易祓撰
周禮詳解四十卷 宋王昭禹撰
禮經本義十七卷 清蔡德晉撰
月令解十二卷 宋張虙撰
○三禮圖四卷 明劉績撰

春秋類

春秋例要一卷 宋崔子方撰
春秋經解十二卷 宋崔子方撰
春秋讞二十二卷 宋葉夢得撰
春秋比事二十卷 宋沈棐撰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宋魏了翁撰
春秋分紀九十卷 宋程公說撰
春秋講義四卷 宋戴溪撰
春秋集義五十卷 綱領三卷 宋李明復撰
○春秋說三十卷 宋洪咨夔撰
春秋纂言十二卷 元吳澄撰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元程端學撰
春秋讞義九卷 元王元杰撰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 元汪克寬撰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 明熊過撰
春秋輯傳十三卷凡例二卷 明王樵撰
左氏釋二卷 明馮時可撰
春秋質疑十二卷 明楊于庭撰
讀春秋略記十卷 明朱朝瑛撰
○春秋平義十二卷 清俞汝言撰
春秋管窺十二卷 清徐庭垣撰

五經總義類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 宋錢時撰
五經稽疑六卷 明朱睦㮮撰
十三經義疑十二卷 清吳浩撰
經稗六卷 清鄭方坤撰
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 清沈廷芳撰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 清沈炳震撰

四書類

論語全解十卷 宋陳祥道撰
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撰
×中庸集解三卷 宋石𡼖編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宋袁甫撰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 元劉因編
○四書管窺八卷 元史伯璿撰

樂類

鐘律通考六卷 明倪復撰
古樂書二卷 清應撝謙撰
律呂闡微十卷 清江永撰

小學類

俗書刊誤十二卷 明焦竑撰
篆隸考異二卷 清周靖撰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宋毛晃增注
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 宋歐陽德隆撰郭守正增修
音韻述微三十卷 清乾隆撰

右經部書共計八十九種

史部

編年類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 宋陳均撰
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 不著撰人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　不著撰人

紀事本末類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　清康熙撰

石峯堡紀略二十一卷　清乾隆撰

○臺灣紀略七十卷　清乾隆撰

別史類

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

清陳厚耀撰

詔令奏議類

讜論集五卷　宋陳次升撰

左史諫草一卷　宋呂午撰

商文毅疏稿略一卷　明商輅撰

傳記類

廉吏傳二卷　宋費樞撰

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清乾隆撰

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清李清馥撰

地理類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　元張鉉撰

浙西水利書三卷　明姚文灝撰

水經注集釋訂譌四十卷　清沈炳巽撰

海塘錄二十六卷　清翟均廉撰

嶺南風物記一卷　清吳綺撰

職官類

禮部志稿一百十卷　明俞汝楫撰

太常續考八卷　不著撰人

土官底簿二卷　不著撰人

政書類

○元朝典故編年考十卷　國朝孫承澤撰

政和御製冠禮十卷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

宋鄭居中等撰

廟學典禮六卷　不著撰人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清乾隆撰

史評類

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宋李燾撰

大事記講義二十三　宋呂中撰

兩漢筆記十二卷　宋錢時撰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　元胡一桂撰

右史部書共計二十九種

子部

儒家類

進思錄集注十四卷　清茅星來撰

戒子通錄八卷　宋劉清之撰

○朱子讀書法四卷　宋張洪齊熙同編

家山圖書一卷

橋隨筆十二卷　清周召撰

醫家類

脚氣治法總要二卷　宋董汲撰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附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一卷　宋劉溫舒撰

×衛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　宋夏德撰

○傳信適用方二卷　宋吳彥夔撰

○衛濟寶書二卷　題東軒居士撰

鍼灸資生經二卷　宋王執中撰

○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　宋陳自明撰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　宋陳言撰

集驗背疽方一卷　宋李迅撰

○濟生方八卷　宋嚴用和撰

世醫得效方二十卷　元危亦林撰

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一卷　元王國瑞撰

○續名醫類案六十卷　清魏之琇撰

天文算法類

原本革象新書五卷　元趙友欽撰

七政推步七卷　明貝琳撰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　清許伯政撰

莊氏算學八卷　清莊亨陽撰

術數類

皇極經世索隱二卷　宋張行成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九卷　宋張行成撰
易通變四十卷　宋張行成撰
觀物篇解五卷附皇極經世解起數訣一卷
　宋祝泌撰
大衍索隱三卷　宋丁易東撰
○靈臺秘苑十五卷　後周庾季才撰
玉照定眞經一卷　題晉郭璞撰
星命淵源五卷　不著撰人
星命總括三卷　遼耶律純撰
演禽通纂二卷　不著撰人
太乙金鏡式經十卷　唐王希明撰
遁甲演義二卷　明程道生撰
禽星易見一卷　明池本理撰

藝術類

○書小史十卷　宋陳思撰
書訣一卷　明豐坊撰
○秘殿珠林二十四卷　清乾隆九年奉勅撰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清乾隆九年奉勅撰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續編十二卷　清倪濤撰
琴譜合璧十八卷　清和素撰

譜錄類

欽定西清硯譜二十五卷　清乾隆四十三年
奉勅撰

雜家類

○白田雜著八卷　清王懋竑撰
琴堂諭俗編二卷　宋鄭至道撰
蟫精雋十六卷　明徐伯齡撰
採芹錄四卷　明徐三重撰
研山齋雜記四卷　不著撰人
言行龜鑑八卷　元張光祖編
元明事類鈔四十卷　清姚之駰撰

類書類

實賓錄十四卷　宋馬永易撰
職官分紀五十卷　宋孫逢吉撰
歷代制度詳說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六十卷　宋章定撰
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　宋
陳景沂撰
六帖補二十卷　宋楊伯嵒撰
古儷府十二卷　明王志慶編
花木鳥獸集類三卷　清吳寶芝撰
別號錄九卷　清葛萬里撰

道家類

○御注道德經二卷　清順治十三年御撰

右子部書共計五十九種

集部

別集類

李遐叔文集四卷　唐李華撰
韓文舉正十卷外集一卷　宋方崧卿撰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
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
附錄八卷　宋魏仲舉編
文莊集三十六卷　宋夏竦撰
東觀集十卷　宋魏野撰
古靈集二十五卷　宋陳襄撰
○鄖溪集三十卷　宋鄭獬撰
○錢塘集十四卷　宋韋驤撰
○鄱陽集十二卷　宋彭汝礪撰
南陽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宋韓維撰
樂全集四十卷　宋張方平撰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　宋華鎮撰
演山集六十卷　宋黃裳撰
潏水集十六卷　宋李復撰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宋李之
儀撰

欒靜集三十卷　宋李昭玘撰
灌園集二十卷　宋呂南公撰
洪龜父集二卷　宋洪朋撰
跨鼇集三十卷　宋李新撰
● 初寮集八卷　宋王安中撰
○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　宋洪炎撰
○ 丹陽集二十四卷　宋安勝仲撰
莊簡集十八卷　宋李光撰
東牕集十六卷　宋張擴撰
北山小集四十卷　宋程俱撰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宋翟汝文撰
檆溪居士集十二卷　宋劉才邵撰
筠溪集二十四卷　宋李彌遜撰
忠穆集八卷　宋呂頤浩撰
東牟集十四卷　宋王洋撰
相山集三十卷　宋王之道撰
○ 陵陽集四卷　宋韓駒撰
雲溪集十二卷　宋郭印撰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　宋綦崇禮撰
雪溪集五卷　宋王銍撰
五峯集五卷　宋胡宏撰
斐然集三十卷　宋胡寅撰
浮山集十卷　宋仲并撰

嵩山居士集五十四卷　宋晁公遡撰
默堂集二十二卷　宋陳淵撰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　宋陳長方撰
× 歸愚集十卷　宋葛立方撰
拙齋文集二十卷　宋林之奇撰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宋周紫芝撰
高峯文集十二卷　宋廖剛撰
方舟集二十四卷　宋李石撰
○ 格齋四六一卷　宋王子俊撰
○ 香山集十六卷　宋喻良能撰
宮教集十二卷　宋崔敦禮撰
樂軒集八卷　宋陳藻撰
定庵類稿四卷　宋衛博撰
澹軒集八卷　宋李呂撰
尊白堂集六卷　宋虞儔撰
東塘集二十卷　宋袁說友撰
○ 涉齋集十八卷　宋許及之撰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　宋周孚撰
緣督集二十卷　宋曾丰撰
芸庵類稿六卷　宋李洪撰
○ 自鳴集六卷　宋章甫撰
○ 客亭類稿十五卷　宋楊冠卿撰

蓮峯集十卷　宋史堯弼撰
昌谷集二十二卷　宋曹彥約撰
省齋集十卷　宋廖行之撰
○ 山房集九卷　宋周南撰
後樂集五十卷　宋衛涇撰
梅山續集十七卷　宋姜特立撰
性善堂稿十五卷　宋度正撰
鶴林集四十卷　宋吳泳撰
東澗集十四卷　宋許應龍撰
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　宋劉學箕撰
漁墅類稿八卷　宋陳元晉撰
滄州塵缶編十四卷　宋程公許撰
臞軒集十六卷　宋王邁撰
冷然齋集八卷　宋蘇泂撰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　宋李曾伯
澗泉集二十卷　宋韓淲撰
庸齋集六卷　宋趙汝騰撰
○ 彝齋文編四卷　宋趙孟堅撰
張氏拙軒集六卷　宋張侃撰
北磵集十卷　宋釋居簡撰
字溪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宋楊枋撰

汶陽端平詩雋四卷 宋周弼撰

膚齋續集三十卷 宋林希逸撰

潛山集十二卷 宋釋文珦撰

葦航漫遊稿四卷 宋胡仲弓撰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宋馬廷鸞撰

○蘭風集十二卷 宋舒岳祥撰

秋聲集六卷 宋衛宗武撰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 宋俞德鄰撰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 宋董嗣杲撰

則堂集六卷 宋家鉉翁撰

心泉學詩稿六卷 題蒲壽宬撰

○滏水集二十卷 金趙秉文撰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金王若虛撰

桐江續集三十七卷 元方回撰

野趣有聲畫二卷 元楊公遠撰

○屏巖小稿一卷 元張觀光撰

谷響集三卷 元釋善住撰

小亨集六卷 元楊弘道撰

青崖集五卷 元魏初撰

養五齋集三十二卷 元劉將孫撰

○存悔齋稿一卷補遺一卷 元龔璛撰

東庵集四卷 元滕安上撰

○畏齋集六卷 元程端禮撰

○默菴集五卷 元安熙撰

陳秋巖詩集二卷 元陳宜甫撰

蘭軒集十六卷 元王旭撰

玉井樵唱三卷 元尹廷高撰

中齋集十五卷 元劉岳申撰

西巖集二十卷 元張之翰撰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元黃玠撰

艮齋詩集十四卷 元侯克中撰

中庵集二十卷 元劉敏中撰

王文忠集六卷 元王結撰

榘菴集十五卷 元同恕撰

伊濱集二十四卷 元王沂撰

○禮部集二十卷 元吳師道撰

○積齋集五卷 元程端學撰

燕石集十五卷 元宋褧撰

瓢泉吟稿五卷 元朱晞顏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 元蘇天爵撰

×方叔淵遺稿一卷 元方瀾撰

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 元周伯琦撰

子淵詩集六卷 元張仲深撰

午溪集十卷 元陳鎰撰

○林外野言二卷 元郭翼撰

桐山老農文集四卷 元魯貞撰

佩玉齋類稿十卷 元楊翮撰

○來鶴亭詩八卷補遺一卷 元呂誠撰

性情集六卷 元周巽撰

○花谿集三卷 元沈夢麟撰

○雲林集二卷 明危素撰

臨安集六卷 明錢宰撰

草澤狂歌五卷 明王恭撰

樗菴類稿二卷 明鄭潛撰

耕學齋詩集十二卷 明袁華撰

獨醉亭集三卷 明史謹撰

鵝湖集九卷 明龔斅撰

滎陽外史集七十卷 明鄭眞撰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明唐之淳撰

×黃給練遺稿一卷 明黃鉞撰

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稿一卷野航文集一卷附錄一卷 明朱存理撰

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 明張吉撰

方齋詩文集十卷 明林文俊撰

海寧吟稿十一卷　明趙完璧撰

薜荔園詩集四卷　明徐翔撰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錄三卷　明顧允成撰

集玉山房稿十卷　明葛昕撰

淩忠介集六卷　明淩義渠撰

總集類

○玉臺新詠考異十卷　清紀容舒撰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　唐高正臣編

同文館唱和詩十卷　宋鄧忠臣等撰

○宋文選三十二卷　不著撰人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　宋魏齊賢葉棻同編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　宋王霆震編

十先生奧論四十卷　不著撰人

詩家鼎臠二卷　不著撰人

兩宋名賢小集一百五十七卷　題宋陳思編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　元周南瑞撰

○大雅集八卷　元賴良撰

宛陵羣英集十二卷　元汪澤民張師愚撰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　明偶桓編

滄海遺珠四卷　不著編人

文氏五家詩十四卷　明長洲文氏祖孫父子之詩也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　明錢穀編

詩文評類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　宋何溪汶撰

右集部書共計一百六十六種

經史子集四部共三百四十三種

注意　右書上有○者表示有通行本，有×者表示四庫未著錄。

附質疑目錄

經部

厚齋易學五十二卷　宋馮椅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周易衍義十六卷　元胡震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易象鈔四卷　明胡居仁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周官總義三十卷　宋易祓撰　乾隆時有刊本十八卷

春秋例要一卷　宋崔子方撰　文津閣本無此書文淵閣本尚待檢查。

春秋纂言十二卷　元吳澄撰　聞有明刊已佚

語全解十卷　**宋陳祥道撰　北平圖書館編景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以下簡稱平目）云北平館有天一閣明鈔本與庫本不同國學圖書館有四庫底本**

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撰　**商務印書館向蘇州潘氏照到宋本**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平目云國學圖書館有四庫底本**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　**元劉因編　平目云故宮藏元刊本可補庫本之缺**

俗書刊誤十二卷　明焦竑撰　**聞有刊本**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　宋陳均撰　**日本靜嘉堂文庫有宋槧題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見傳沅叔先生靜嘉堂文庫觀書記**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　不著撰人　**平目云北平館有元刊本**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　元張鉉撰　平目云北平館有元刊本

衛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　宋夏德撰　文津閣本無此書文淵閣本待查

世醫得效方二十卷　元危亦林撰　平目云海源閣有元刻本

白田雜著八卷　清王懋竑撰　聞有刊本

集部

文莊集二十六卷　宋夏竦撰　聞有刊本

古靈集二十五卷　宋陳襄撰　聞有刊本

鄖溪集三十卷　宋鄭獬撰　聞有刊本

鄱陽集十二卷　宋彭汝礪撰　聞有刊本

樂全集四卷　宋張方平撰　平目云北平館有四庫底本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宋李之儀撰　聞有刊本

灌園集二十卷　宋呂南公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初寮集八卷　宋王安中撰　聞有刊本

丹陽集二十四卷　宋葛勝仲撰　聞有刊本

東牕集十六卷　宋張擴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北山小集四十卷　宋程俱撰　續四部叢刊已照宋本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宋翟汝文撰　聞有刊本

檆溪居士集十二卷　宋劉才邵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相山集三十卷　宋王之道撰　聞有刊本

陵陽集四卷　宋韓駒撰　聞有刊本

拙齋文集二十卷　宋林之奇撰　平目云武昌徐氏有宋刊二卷北平館有小山堂鈔本可据配

香山集十六卷　宋喻良能撰　聞有刊本

緣督集二十卷　宋曾豐撰　平目云國學圖書館有鈔本可補庫本之缺

昌谷集二十二卷　宋曹彥約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漁墅類稿八卷　宋陳元晉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北礀集十卷　宋釋居簡撰　續四部叢刊已照有宋本並有詩集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宋馬廷鸞撰　聞有刊本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聞有刊本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　宋俞德鄰撰　聞有刊本

滏水集二十卷　金趙秉文撰　聞有刊本

養吾齋集三十二卷　元劉將孫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申齋集十五卷　元劉岳申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續四部叢刊已照景元本

中庵集二十卷　元劉敏中撰　平目云北平館有元刻二十五卷可補庫本之不足

方叔淵遺稿一卷　元方瀾撰　文津閣本無此書文淵閣本待查

林外野言二卷　元郭翼撰　聞有刊本

性情集六卷　元周巽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刊

臨安集六卷　明錢宰撰　平目云國學圖書館有十卷本可補庫本之缺

鵝湖集九卷　明龔斆撰　江西先哲遺書擬刻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　宋魏齊賢葉棻同編　商務印書館有宋本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　宋王霆震編　江安傅氏有宋本

赤區土地問題之實際與批判

成聖昌

一、沒收辦法

每一事物的研究，辦法的分析是更切要於理論分析，辦法固建基於理論之上，而理論本質實存在於辦法實施的具體演進中，前者是空泛的，後者則爲實際的。故辦法是理論的具體表徵，只有具體辦法中方可把握理論的眞實事象與客觀評價，辦法分析之切於理論分析，自然就成了必然事實！

生活是一種具體行爲的表徵，亦即是辦法實施。我們欲求個人生活，當從具體行爲中去作積極的實際奮鬥，吾人欲求整個社會人類的生存，尤當從整個具體行爲與複雜關聯中，作積極的實際奮鬥。理論是經驗積慮的結晶，奮鬥是行爲，屢次奮鬥的積慮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理論，所以我們要從奮鬥中學習理論，由生活中把握問題。同樣的，赤區土地問題也是由實際生活中開展出來的，是游擊戰爭與地方暴動發展中的必然事實，而絕不甚麼理論指導下的必然運動。所以，與其說赤區土地問題是先有確定理論的存在，由理論指導發展的巨大運動，毋寧說他是由小資產階級情感衝動下，無目的無計劃的焚毀契約，所謂「平均分配」土地的日常「經濟鬥爭」演進程中，在事實的發展和行爲的積慮中，才形成此不倫不類的矛盾理論，尤爲恰當扼要！顯然的，這一形勢之下，研究實際的方策與辦法，當必較諸理論上的分析和批判，更加重要！且在此一實際方策與辦法的研討中，必能使我們在以上對於赤區土地問題理論上的分析和批判上，獲得更多的理解及幫助。因之，本章的敘述當占全文的主要地位，亦即是本問題的核心和解決的集中點。

在赤區土地問題進行的實際辦法理解過程中，首先令我們感到刺目的，就是「沒收」二字的連續運用。「沒收」這一名詞的釋義，顯然與「剝奪」是有異的，「剝奪」是有償金的奪取土地，不過償金比本價低，而「沒收」則是不用償金的强迫奪取！這一釋義的分野，是伊里基在其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俄國革命中的農民問題與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綱）中所運用的，現在借用在此處，作者相信是非常符合恰當的！的確，赤區土地問題的唯一對策就是「沒收」，他們是一致的浸潤在這「沒收」的手段中，只想在「沒收」中追求前路的開展。但是「沒收」前後的諸種社會關聯，以及對各方面的感應與影響，卻是未曾顧及或考慮過。

赤黨確認土地革命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而「沒收」土地是土地問題進行中的唯一手段，這在各種秘密文件中，都可以獲到充分的明證，就是本文以上各章列舉的材料中，亦不乏如此的論斷，此處當無容再詳細敘述，現在我們研討的注意力就應當集中到：那些土地爲其所沒收？究竟是如何的沒收法？這兩點是赤黨對土地問題沒收進程中的主要問題。現在我們對於這兩點研討的開始，當然還是同般的首先借用赤黨本身的主觀敘述材

料，然後再加以客觀的分析和發揮，庶幾此種借用不致爲主觀所迷惑，同時，分析又不落空，而可針對事實作一有力的回答。

在理解那些土地是爲其所沒收的這一要點前，當然就要充分了解赤區土地問題的整個目標所在。關於這一點，赤黨在其憲法大綱上規定道：『(6)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剝削，及澈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爲目的。又頒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國有爲目的。』又在其土地政綱中規定：『(1)推翻豪紳地主官僚的政權，解除反革命勢力的裝武，去武裝工農，建立農村中農民代表會議政權。(2)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這一大前提理解之下，現在我們就可以展開視野，研討那些土地是被沒收的?

『(3)祠堂廟宇教堂的地產，及其他的公產官荒，或無主的荒地沙田都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農民使用。

(4)全省區中的國有土地的一部份，作爲蘇維埃政府移民墾殖之用，和分配工農軍的兵士供其經濟上的使用。

(5)宣佈一切高利貸的借約概作無效。

(6)焚毀豪紳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剝削農民的契約（書面的口頭的完全在內。）』（見赤區土地政綱。）

『一、凡屬地主的土地，一律無償的沒收。

解釋：

1.凡佔有土地自己不能耕種，來利用榨取地租者，都是地主，這樣的地主的土地一律沒收。

2.富農佔有的土地，除自己使用外而出租一部份給他人耕種者，出租部份的土地一律沒收。

二、凡屬祠堂，廟宇，教會，官產………佔有的土地一律無償的沒收。

解釋：

3.這些祠堂，廟宇，教會，官產……等的土地，大半都是歸豪紳，僧尼牧師，族長，所私有，即或表面上是一姓一族或者當地農民公有，實際上還是族長，會長，豪紳所壟斷，利用來剝削農民，所以這樣的土地一律沒收。

三、積極參加反革命活動者的土地一律沒收。

解釋：

4、反對革命的以及違反蘇維埃法令者的土地一律沒收。

5.反革命的富農的土地應一律沒收，至於被地主，富農欺騙影響之下的中農貧農羣衆，應盡量用宣傳教育的方法，不能與富農同樣看待。』（見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赤區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通過之土地暫行法。）『第一條：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實行分配，被沒收的舊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權限，僱農，苦力，勞動農民均不分男女，同樣有分配土地的權限，鄉村失業的，獨立勞動者，在農民羣衆贊成之下，可以同樣的分土地，老弱殘廢，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勞動，而且沒有家屬可依靠的人，應由蘇維埃政府實行社會救濟，或分配土地後，另行處理。

第三條：中國富農的特性，是兼半地主或高利貸者，對於他們的土地也應該沒收，中等農民階級的土地不沒收，富農在被沒收土地後，可以分得較壞「勞動份地」，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必須用自己的勞働去耕種這些土地。

第四條：沒收一切反革命的組織者，及白軍武裝隊伍的組織者，和積極參加反革命者的財產與土地，但貧農中農非自覺的被勾引而反對蘇維埃，經該地蘇維埃認可免究者，可作例外，對其首領，則須無條件的按照本法令執行。

第八條：沒收一切封建主，軍閥，地主，豪紳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富農在分得土地後，多餘的房屋農具牲畜及水碓油榨等亦須沒收，經過當地蘇維埃，根據貧農中農的利益，將沒收的房屋，分配沒有住所的貧農中農居住，一部作學校俱樂部，地方蘇維埃，黨及青年團委員會，赤色職工會，貧農團和各機關使用。牲畜和農具，可由貧農中農按組或按戶分配，或根據農民意見，自願的將各種沒收農具，辦初步合作社，或在農民主張，蘇維埃同意下，設立牲畜農具經理處，供給貧農中農耕種土地的使用。經理應由地方蘇維埃管理，農民得按照一定規例，支付相當的使用金，所有農具的修理，經理處工人的供養，以及新農具新牲畜的購備，由農民加納使用金百分之幾，以資彌補。』（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赤區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土地法。）

（一）那些人的土地應該沒收

1.豪紳地主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財產，用具以及一切出租的土地，須一律沒收。

2.祠堂，廟宇，公堂，會社的土地，房屋，財產，用具須一律沒收。

3.經證明確實反革命組織（如AB團社會民主黨等）的富農的土地及生產工具全家沒收，房屋可以調壞的給他住。但其家屬經過蘇維埃政府考察確未加入反革命組織，又無反革命行動，並向政府懇切表明與其家中反革命份子脫離關係而當地羣衆不加反對者，得由政府酌量發還其按照富農地位，在土地法上可發還應得土地的部份。

4.富農的土地應該沒收。』（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區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

上列各種赤區內沒收土地的法令與條例，在時間上先後次序當以土地政綱爲最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赤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之土地法爲最近。但內容的實質則對豪紳，地主，軍閥，官僚，大私有主的財產土地農具，一致的確定沒收，無代價的實行沒收。不過，此處尚有一足資我們特殊注意的意義，即赤區土地沒收之對象，非僅有一單純意義之經濟對象，除所謂在經濟意義上存在有剝削關係之豪紳，地主，富農，大私有者的土地必然被沒收外，並確定具有政治意義之反革命活動者AB團，社會民主黨，官僚，軍閥，『以及違反蘇維埃法令者的土地』，亦一律沒收。毫無疑義，赤區此種沒收辦法的確定，顯見是包容有重大的政治陰謀，而政治意義是強固於經濟意義若干倍以上了！反面的沒收演進過程中既包容有如此的政治意義上之規定，同時當可使我們理解到，正面的分配辦法，必將對此一意義有更大的發揮，而一般在赤區政治上具有權威與意義之主宰者，享有法令例外規定的特殊權利，如紅軍在土地革命過程中之享有異樣的權利

與地位，當屬必然事實了。這一點，是值得我們了解而把握的一個重要意義。

其次談到如何沒收法一點，本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因爲『一切田契及其他剝削農民的契約（書面的口頭的完全在內）』都已被焚毀了，原有土地所有者已失去其佔有土地的憑證，無法執行其所有權，任何人均可以隨意佔有，這一層沒收與非沒收的重大隔閡已無形消滅，那末，各鄉蘇維埃按其本鄉土地情況，隨時都可以執行這一沒收任務。不過，赤黨是一種漂亮的虛偽民主制度者，每一傀儡劇的演扮，他都是要運用其美麗的說辭來裝飾着，所以，對於土地的沒收手段，也如此的解釋着：赤區土地法『第五條：第一次代表大會，認爲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滅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關係，及脫離地主私有權的最澈底的方法，不過蘇維埃地方政府，無論如何不能以威力實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須向農民各方面來解釋這個辦法，僅在基本農民羣衆願意和直接擁護之下才能實行。如大多數中農不願意時，他們可不參加平分。』又第六條規定：『一切祠堂廟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蘇維埃政府，必須力求無條件的交給農民。但在執行和處理這些土地時，須取得農民自願的贊助，以不妨碍他們的宗教感情爲原則。』『宗教感情』這誠然是一個應該注意的要點，我們在另一種赤黨文件中，可以找到赤黨對此問題注意的用心。在一九三一年第三國際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決議案中，有一段如此的紀載：『中共及蘇維埃對付中國勞働羣衆的宗教迷信的政策，是有很重大意義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一定要按照當地的情形來解決，一直引導農民走向反對這些宗教迷信的地步：第一就是對於祖宗坟墓的問題，這裏並不須要用任何強力來強迫他們削平坟墓，如果不是農民自己願意，無論如何不要因爲簡單的需要耕種和分配田地的緣故，而強迫削平祖坟。第二就是對於各種宗教團體的土地的分配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中央與蘇維埃政權必須盡力的說服農民應當將這些土地沒收，以便分配給土地少以及沒有土地的農民。第三個問題，就是怎樣對付中國的各種有傳統性質的宗教團體，這裏一樣要經過文化教育工作來說服信仰者，同時蘇維埃政權應當干涉爲修廟立菩薩等而強迫征收捐欵或粮食，以及武力勒修捐稅事情。第四個問題就是對各種教會的問題，這些教會本來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正是中國勞苦羣衆的仇敵，中共與蘇維埃政權應當向他們作殘酷的鬥爭，一直到封閉他們的會所，驅逐牧師出境，並沒收他們的財產，在這裏黨必須發展自己的工作，以幫助勞働羣衆。』

宗教情感在中國下層社會是具有數千年的傳統歷史與巨大潛伏勢力，對人民生活影響非常重大！土地問題既爲一社會問題，此一問題的解決，當然是要將本問題對社會諸階層之影響與關聯，作一重大的改革與創造。解決過程的能否順利推進，就是本問題對社會諸階層的新關聯能否將社會舊影響的反抗力征服，取得一種勝利的前導作用爲轉移。宗教情感是中國社會一般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影響，顯見對於一個新興制度的實施，尤其是土地問題的改革，是要引起重大的反感和阻力，必須經過一番特別的文化教育工作，用理智去消滅妄信，方克奏效。所以，宗教情感一點，不僅是赤區內土地問題進行過程中，會嚴重的提出注意。同時，實在是我們在未來合理解決前所應愼重考慮和研究的要點。

不過，在赤黨沒收土地的政策中，單單提出宗教情感一點，卻又要引起疑義來？赤黨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原是採用不顧環境條件的所謂澈底

沒收手段，『推翻豪紳地主官僚的政權』，『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土地』。既然是要在游擊戰爭與地方暴動兩種手段下，根本推翻一切社會制度，搗毀一切社會關係，實用不着再顧及宗教情感這一影響了，而且事實上赤區內已不容宗教情感的存在。如若是爲着問題能獲得眞解決，應該根據環境條件去採用合理對策，則此一不顧事實的單純沒收手段，在中國目前客觀環境中顯然是不適合，不需要！那末，在這整個不合環境條件的大前提下，僅顧及宗教情感一點，也是枉然，也是不發生實效的！所以，從赤黨政策的本身推究起來，這又是一個矛盾現象的存在。

與宗教情感有關聯性的氏族土地處理問題，在反富農決議中，亦曾嚴重提出：『(九)至於氏族的土地，這在中國南部和許多蘇維埃區域內是有很大作用的，對於這些土地的處理，應注意以下的情形：

1氏族已經分化爲中國社會的各階級，氏族的關係及與氏族有關的宗教關係，都掩蓋了「氏族大人物」對氏族一般人員的剝削。

2在氏族的土地上對於直接生產者——農民剝削，並不輕於普通的私有土地，氏族土地的收入均歸「氏族大人物」所佔有。

3同時氏族的關係及與氏族有關係的宗教上層建築，均還有相當的勢力，反革命挑撥出來族姓間糾紛，同族同姓的人分到族地出產的極小部分，祖宗的公共祠堂，傳統的力量等——有些地方都還是帮助着氏族內部的統治者的勢力的。

4我們底任務在使氏族內部起階級的分化，將農民與氏族內一般勞働者從該民族內的地主謹愼條件之下，這種任務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5澈底的勇敢的提出問題，將民族的土地移交農民，並由農民平均分配，這是唯一正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在這裏必須盡量注意對祖宗祠廟的關係，不要激動了氏族人員的宗教感情(拜祖教)。

6.至於祠堂土地的問題只有次要意義的；應當決定將這些土地移交於農民，族中有人要保持祠廟供養的時候，叫他們自己的担心好了——這是適宜的辦法。』

關於這一提供，確也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一問題，在經濟意義上說，中國民族土地問題的存在，誠然是一種重大的浪費！如南部諸省各地，氏族內祖宗祀產的遺留，常常是大部大部的保持着，倘若能够總計起來，定是一個可驚的數目字！但是這種祀產的作用，除了在每年祖宗冥誕忌辰之期，子孫群集，大設香紙之祭，祭後並大嚼一頓，或連接設宴二三日，將中國民族固有的「吃」的主義充分發揮一次外，其餘祀產的收入部份，就完全操縱在「經營」手裏。這確是一種極無益的浪費！在作者的家鄉中，這一事實就是普遍的發展着，甚至有專靠經管此種祀產，兼理數公祀產爲生的氏族紳士，此輩紳士在民族中具有相當地位，且擅事務之才，故一般無知或無力的族人，很馴服的願供其支配，幾成爲世襲職業了。不過近年來因當地政府，下令將所有祀產公產提十分之六爲教育經費，現大多數已實行，較前減少許多了。但是，此一問題如僅注重其經濟意義，而忽略其政治意義，也是將造成一種嚴重的錯誤！因爲此種事實的存在與中國政治制度上氏族組織之緣起及發展有莫大的關係，所以，此一事象的消滅與土地浪費的減少，除一面採用經濟上之限制，同時還要着重以文化教育方法，合理的將過去形式主義的倫理觀念，導入一個實質的正當軌道，使事實的眞理能够正面發揮，才能根本獲得解決結果。

最後還有一個要點，無論辦法是如何的？但在此辦法確定後，就必須一貫的澈底實行到底。赤黨既確定「沒收」爲赤區內解決土地問題的唯一手段。姑勿論此一手段是否合理？是否能夠眞正獲取問題的解決？然此政策確定後，就必須在此政策標準下堅決的執行到底，恰恰相反，赤區土地問題事實上完全是陷在一種矛盾錯誤的途徑裏了！如所謂中農多的地方，可以藉『中農不願意參加平分，應不實行平分。』有的地方，赤黨並不預先發動此一沒收任務，必待羣衆盲目的自動沒收，在各自爲政的無政府狀態下，造成一種亂收亂搶的事態，事後赤黨再「追認」，這就是所謂「黨做了羣衆的尾巴」有的地方，『許多富農共產黨員阻碍土地鬥爭，延宕分配土地時間，他們的口號是調查未清研究未好，以致有暴動之後，調查研究了三年還沒有分配土地的，有調查研究了一年還沒有分配土地的。』總之，我們僅就赤黨政策本身論，也是充分的不能堅決的澈底執行，前後反覆，漫無標準，混亂紛擾，普遍發展。所以，對於這樣的現象與這樣的辦法，只能用一個「亂」字去說明。

二、分配問題

（甲）錯誤的單位與無準的原則

「分配」是一個比「沒收」更重要的問題，土地問題的終極即在求分配均等，沒收不過是手段，分配才是目的。換句話說：沒收是反面的消極綜合，分配方是正面的積極發揮。所以，分配問題是土地問題中的最主要問題。而赤區土地分配問題正因其爲一正面發揮的問題，愈是一個混亂難說明的事象，其混亂程度遠超於其他任何問題之上了！

研究赤區土地分配問題，最重要的兩點即爲單位制與標準原則。此兩點的錯誤乃是赤區土地問題混亂的泉原，紛擾無辦法的主要基因。赤區在土地問題分配過程中，確定以鄉爲分配單位制，此點不僅不能消滅過去不平等現象，且愈增其不平程度，直是不通之論！試從材料中去窺探內容的究竟：

『分配土地以鄉爲單位，因爲各地的關係與土地分配狀況，都極複雜，所以不能有一致的辦法，祇能就各鄉的實際情形決定辦法。』（見赤區土地暫行法內。）

『第七條　分田以鄉爲單位，由某鄉農民將他們在本鄉及鄰鄉所耕田地總合起來，共同分配。如有三四鄉互相毗連的，內中幾鄉田多，幾鄉田少，若以一鄉爲單位分配，那田少之鄉不能維持生活，又無他種生產可以維持生活的，則以三四鄉合爲一個單位去分配，但須經鄉蘇維埃要求，得區蘇維埃批准。』（見一九三〇年赤區軍委會頒布之土地法。）

『分田以村爲單位是要受姓氏主義的影響，便於富農地主的把持，不能抽肥補瘦。故應以鄉爲單位，才可以扯開農村鬥爭（貧雇農對富農）的階級火線。』（見赤贛西南特委通告第九號）

『19應以鄉爲分配土地的單位，但據貧農、中農大多數意見要以村爲單位分配土地時，亦得以村爲分配土地的單位。』（見赤區江西省蘇對沒收分配土地的條例。）

以上的文件都堅決的確定鄉爲分配土地的單位，雖則在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中，曾有一個變通的詮釋，但這一詮釋反將單位範圍縮小，只有錯誤的深入，而不能對我們的批判有半點理論上的

反訴。土地問題是整個國家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僅含有國家性，而且須具有世界性，豈可為鄉村的小地域關係所範疇?!赤區內這種以鄉為分配土地的單位制，顯見是在迎合一般農民的錯誤觀念，及傳統遺留下來的封建思想。錯誤的發展，結果不獨不能獲取原本目的之完滿達到，而且只有愈促問題的混亂與紛擾。

其次，即僅就辦法本身而論，土地問題的目的原在求分配的均等。但我國「鄉」的劃分，根本就不是一種規則的界限，關於此點，尤須了解中國阡陌制度的發展與緣起，以及數千年來的傳統歷史關係。小農經濟的發展是愈促中國土地關係的複雜，及鄉與鄉間關聯的混亂，在此種經濟形態推展之下，土地私有權的轉移常常變動不定，轉遞迅速。某鄉的土地常不為本鄉人管理，而為他鄉人所私有，因此，人事的變動亦常隨此種經濟上私有權的轉移，而產生一種稠密疏稀的動變事象。如果以鄉為土地分配單位，田多鄉與田少鄉每人所獲取的分配量，必發生一種巨大的差異懸殊，以求取均等分配為目的，適獲得不均等的分配結果，此一政策，不獨在理論上為矛盾不通之極，事實上亦屬愚笨滑稽，無異以重大社會問題為兒嬉！

赤區土地分配問題中的次一種錯誤，即為分配原則漫無標準，有所謂按人口平均分配，有所謂按勞動力差別為原則，有所謂按每家勞動力之多寡，同時按人口多寡為混合原則分配。關於這一問題，在赤區內是發生過劇烈的論戰，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漫無標準的懸疑問題，任憑一種各自為政的無政府狀態在發展着，恰恰相反，不平等級沒有消滅，混亂現象却在加緊的急速發展，愈陷於無法解決的苦海。現在我們且先將赤區對於分配原則論戰的畫圖展開來觀察一番。

『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勞力多的多分，勞力少的少分，這只於富農有利。因為中國的富農主要還是半地主性和初期性的兩種。純粹資本主義的農場或農業公司是很少的，南方各省中簡直看不見幾個。中國富農既是以自己勞力為主體的占絕對大多數，那末以勞力為標準分配土地，這於富農是很有利的，因為他們不但有勞力還伴隨充足的牛力農具與資本，不比貧農雖有勞力，但伴隨的牛力農具資本很不充足，甚至沒有，所以以勞力為標準分配土地是於富農有利的。即在貧農中說，那些勞力多的貧農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四人有勞力）因為多得了田，便比較勞力少的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兩人有勞力）具備迅速發展為富農的條件。』

『上面說了當着鬥爭激烈時候，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爭取廣大貧農羣衆。即就發展生產來說，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較按勞力差別分為有利，閩西就是很好的證據。閩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沽計要比去年土地未分配時多收百分之二十，以前閩西有些同志所憂慮的『田禾分割太小了』『原先未耕田的人分了田不會耕，田會荒廢，』種種可以招致生產減少的危險，現在事實證明不足憂慮，並且適得其反，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了。什麼原故呢？因為貧農及失業羣衆得了田，就把一切人力用在田內，從前村農中一切不生產的寄生虫如地主及遊民現在不耕田就沒飯吃，都迫得耕起田來了；從前貧農中之因土地不足而閒置起來的勞力，亦因得了田而使用出來；因此生產就增加了。又因中國的農業生產還在人工耕種人工灌溉人工肥料（係肥廐肥等）階段。地主剝削時代貧農以為田不是自己的，不

肯努力耕耘，所謂『深耕易耨』他們完全不願；他們也不願整水利，肥料也不願多放，簡直懶得去弄肥料。以此田地日就荒蕪，生產大大減少，造成普遍全國的農業危機。閩西農民既得了田，且是平均分配每人都得一分，便把從前那種怠工現象完全除去，他們願意深耕了。……一家之中能勞動的少，不能勞動的多，平分了田亦不會減少生產。因爲那一家中少數有勞力的，他們的勞力亦常常能够担負供給全家糧食的任務。並且所謂沒有勞力的人，亦不是全然沒有勞力，他們任可幫助一些工作。至於那種大家庭，不能勞動的比能勞動的特別多（如九人對一人）這種情形很少，他可以把田地交還蘇維埃，轉給別人耕，亦不至使田地荒廢。』（見赤區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決議，）

『第八條：爲滿足多數人的要求，並使農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見，應依鄉村人口數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採以勞動力爲標準的分配方法。』（見赤區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之土地法。）

『(10)平分土地是便於爭取羣衆。以勞動力爲標準去分配，必然要延長分田時間，便是幫助了富農。

「11)以「原耕爲單位」及分「青田要四六分谷」均是代表富農利益。……

……

(1)平均徹底分配土地，反對代表富農利益以勞動和原耕爲標準去分配。』（見赤區東固區委工農運動決議案。）

以上諸種文件均是主張按人口分配爲原則，而反對以勞動力爲標準『於富農有利的』政策。尤其是赤區前總委與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席上之反富農問題決議案中，完全立於尖銳的對壘形態下，作堅決的反對主張。認定按人口爲分配原則，比以勞動差別爲分配標準更要增加生產，更要有利！相反的，在另一個文件中，却確認『這一辦法是非階級的立場』，並經過他們黨的否定與糾正。『以人口作標準來分配土地，固然是手續較簡單，尤其是在紅軍遊擊隊影響下開始土地革命的地方，易於發動羣衆。但是這一辦法是非階級的立場，因爲不分貧富老幼一樣的平分土地，完全使階級意識糢糊，妨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發展。並且毫無疑義的在一家人與一家人比較，富農較貧農中農人口多，依照人口分配的結果，還是富農多得土地，所以這一辦法是不妥當的。三中全會及中央爲糾正這一錯誤，特決定分土地以勞動力爲標準（男女自十四歲至五十歲爲一個勞動力單位）以人口爲輔助。應得輔助之非勞動者，所得土地只佔一個勞動力所得的三分之一。（如某戶勞動力少非勞動力多，分得土地不足維持生活，則按照此例，給以補充土地。若勞動力與非勞動力均多，但在其分得的土地上仍足以維持生活者，則不給以補充土地至以輔助土地。如一個勞動力單位分十二担，非勞動力則分四担，餘照此類推。）這一個原則是以勞動力爲標準，是站在階級的立場上，是在保護貧農中農的利益上向富農進攻。因爲一般的事實是富農生產工具多，勞動力强，而且有多餘資本。雖然他們非勞動力多，但他所得的土地已足以維持生活，因此不給以輔助，這樣得輔助的自然是貧農和中農。所以，在這個保護貧農和中農利益的原則下，更能吸收廣大的貧農以及中農羣衆熱烈參加土地革命，擁護蘇維埃，更易發動農村的階級鬥爭。……各級黨部應堅決的執行三中全會和中央的新決定，如果過去以人口作標準分配土地的，而貧農中農所得的利益少，富農佔便宜的多，黨必須發動羣衆，依照新的辦法重新分配。』（見一九三一年赤區中央局通告第九號。）這一意見的提出，是顯然針對着按人口分配的原則反攻，是要根本推翻這一原則，並且是出諸他們的法令機關——中央局，當然這比以前諸種文件更要有力！同時在反富農決議案中，也有同聲的響應：『在決定分配的時候，對於各個農民家庭可以採取勞動率爲原則，或按人口來分配。對於這個問題，鄉村蘇維埃自己可以按照當地情形，與農民羣衆意志來決定。但在這裏必須注意富農方面，常常是大家庭居多，也有幾代一家，所以採用勞動率的原則來分配土地，大部份是比較適當的。』由這一個響應聲中看來，又使我們發生了個疑點，無所適從！一部份赤黨認爲富農『不但有勞力，還伴隨充足的牛力農具與資本』，以勞動力爲標準分配土地，只於富農有利的。另一部份却又認富農「常常是大家庭居多，也有幾代一家」的，以勞動力爲原則來分配土地比較適當。然則富農究竟是人口多呢？還是勞動力多呢？這種單純以富農多寡爲標點來採擇分配原則，而不顧及整個土地問題解決的前途是否妥善，顯然是一種左傾的幼稚技術，對於問題實質的出路是沒有補益的！

（未完）

蘇俄外交政策理論與實際的檢討

丕士

一．理論

什麼是蘇俄政府外交的基本政策？是否如一般人所說的，根據於不斷的革命，希望他國政府的推翻？或者亦如外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維持領土完整和人民的福利？

下列一段，或者可算是蘇俄外交政策的最好說明：「遠東方面，有一時期，對蘇俄干涉的情勢，較白俄戰爭發生的情勢，更加迫急，但從另一方面說：在某一時期，西方因凡爾賽和約的問題，引起戰爭的情勢，較攻擊蘇俄，更加親切。但吾人應當切記：遠東方面的干涉，很容易轉變為世界大戰。但同時，因凡爾賽條約所引起的軍事衝突，或者亦可發展而干涉蘇俄。兩者又可以造成革命。」

此為蘇俄某一重要政治雜誌的意見。我所以引用它的原故，因為今日蘇俄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論，大致如此。我很注重「今日」，因即使是基本政策，因為世界情勢變遷，亦能隨時改變。李維諾夫所進行外交政策的任何目的，如可達到，情勢即立加改化。例如遠東方面如較西境更加安全，則干涉的危險，立可消失。假使美國承認蘇俄，并在遠東方面竭力贊助，此種情勢，亦殊有發現的可能。根據上述，吾人應知，在兩者之中，或者遠東發生戰爭，或者西方發生戰爭，蘇俄或居主要或居次要的地位，均被牽涉。

故任何形式的戰爭，在任何地方發生，（除在南美或非洲外）如蘇俄有被牽入的危險時候，均在避免之列，此為蘇聯政府熱心維持和平政策的源泉。據蘇聯的理想，戰爭可從三方面發生：第一，日本在遠東的軍事活動，可以引起日俄戰爭；第二，德國與凡爾賽和約各國，可發生戰爭。自然，法國與其附屬國家，在德國未充分發展以前，可因阻止德國而發生戰爭。第三，因義大利在巴爾幹之野心可與猶哥斯拉夫發生戰爭。前此蘇俄作品中，多有預料英美發生戰爭的，最近亦失去其重要性。但在蘇俄方面，仍盛行所謂英美的衝突，完全係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衝突之說的。

蘇俄外交政策的理論中，有外國干涉或侵略蘇俄領土的恐怖。認為外國有鼓動和贊助的人，從前均認為是法國，但

四月間英國駐俄威克公司工程師被捕，以偵探和破壞罪起訴後，鼓動和破壞的責任復移轉給英國。俄人認日本在滿洲關於中東路的活動，德國法西斯黨的抵制在德的俄國機關，及最近英國在中國西部和俄國領土接近地方的一切活動，均可為反俄的佐證。

英國用禁止通商方法，擬破壞俄國還債的能力，逼迫他愆期。並有謂日本在波格蘭尼拉亞附近，擬侵入俄國領土。英國報界，並謂新疆省之西南部已在叛徒手中，（實在是土耳其人）驅逐中國人，並欲成立獨立國家，而受英國的保護。

※　※　※　※

從吾人較切近的問題談起，即遠東方面反俄戰爭有發生的可能。此種可能性，吾人大可不必否認，在最近的將來將要發生的。不久以前，已先有演習，中國的政客，應時時將此問題，牢記胸中。如日俄發生戰爭，中國應如何自處？我們是否應嚴守中立，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或者應採取有效的步驟，奪回被侵略的領土？

俄人對此問題的解答，毫無躊躇，彼輩謂失去滿洲熱河的當事者，正希望日俄發生戰爭，然後與日本妥協，拿蘇俄來作犧牲品。從中取利，蘇俄之所以出賣中東路，即因此有實現的可能。

滿洲的情勢，極屬荒謬。蘇俄很傾向於扶植「滿洲國」，因此遂願與傀儡維持好感，或者是蘇俄希望因為他的贊助，使傀儡政府，忘記它眞實的來源，而較日本人所希冀的，更加獨立。

無論如何，東京方面舉行的會議，已經絜蘇俄政府到他不應走的路上去——終久必須認「滿洲國」是一個獨立國家，直接和他交涉。自然，蘇俄政府將來對「滿洲國」的態度，全看東京會議的結果如何。如其在所謂「滿洲國」領袖中，無絲毫單立的意味，俄人對傀儡的挑撥，亦必板起面孔。如美國承認蘇俄，自然亦可使蘇俄從現在所走的路上退回。

所以俄國之對南京政府，除冷靜外，我們希望不到什麼。提起中國時，激起俄人的熱血，早經消失。俄人到底是冷酷的商人，他之所以需要和平的原因，為的是要單獨建設他的國家，不受外人的干涉。蘇俄不論在遠東採取什麼行動，完全為的是他一己的利益。

如希望俄國的態度，如他現時對前此極仇恨的法國所採取的態度，全是夢想，決無實現的一天。蘇俄政府之不受愚弄，一如中國的當權者。

二·實際

德國希忒拉法西斯主義的當權，使歐洲情勢眞實改革。在這種事件發生前，甚至有預謀如法西斯在德國得到勝利，各國將採取何種行動的傳說。波蘭和小協約國更爲活動，波蘭人的意見，謂法國不知德國人在整頓軍備方面能做到什麼地步；但其後，法國對法西斯德國的威脅，亦採取對抗的方法。

假使法西斯的總理擾亂了歐洲，未曾料到的新團體，却已簽訂了四强條約。四强條約由英。法。義。德。最近在羅馬簽訂，波蘭小協約國（羅馬尼亞•捷克•猶哥斯拉夫）以及蘇俄均大加贊許。

法西斯的德國，忽然背叛其舊日的好友蘇俄，法西斯軍對蘇俄的商務機關，竭力攻擊。蘇俄波蘭祇爲互相携提，所以國交日益增進。法國對蘇俄的聯略，於是乎亦即完成。李維諾夫之在巴黎，法政府待之如上賓，自從大戰以來，巴黎之優待俄人，當以此爲第一次，且法俄之親善，常屬不利於德國的。

蘇俄認四强條約的目的係在對付蘇俄，小協約國及波蘭亦認歐洲的四强，志在重行分配歐洲，不與彼輩商量，重劃疆界，李維諾夫自然須到日內瓦，再到倫敦，和感受同樣利害的國家，簽訂所謂的倫敦會議對侵略者下一定義。

因這種條約的簽訂，蘇俄與他西境的隣國，幾乎立即恢復常態的國交，法國在俄國革命之後所採的政策，在維持布爾雪維克與其他的歐洲隔絕。波蘭在當時，遂擔任了警備歐洲西部的責任，俾不使可怕的共產主義侵入。但現在，法國以及波蘭，和蘇俄的國交均極親密，從仇讐一變而爲好友。

現時蘇俄亦使自身與世隔絕，以避免戰爭。在這種方法之下，即使蘇俄不能阻止歐洲西部的戰爭，因但澤或猶哥斯拉夫的問題，他已在德法義的中間成立了緩衝國家。亦可使戰爭不至蔓延到他的國境。因根據該條約所規定的，不論是蘇俄或者是各簽約國，均不能有條約上規定所謂的侵略者的行爲。

蘇俄鄰國外的其他國家，是否參加這種條約，殊屬疑問。法國手中如有實行防止戰爭的可能時。決不願自加束縛，英國決不願如此做去，亦很明顯。有領土慾的義大利人民，正希望戰爭勝利，可獲得達買夏或非洲的殖民地，亦決不願自加束縛。蘇俄在歐洲國交的改進，出乎意料之外，此後對其西方鄰國，可不致如從前的憂慮，但他在遠東的國交如何？東境又將如何？

政治亦如戰爭，絕不宜於兩線同時並進。西線採取攻勢，東線即應採取守勢，美國某報紙曾說過：俄國在東方係採

取後退的戰略，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確的猜想，俄國有亞洲領土的利益，及坎察加在將來和美國交通的重要，決不能從遠東後退，中東路之放棄，決不能認為後退，這不過是放棄將來終歸給他人的東西。蘇俄現在靜待將來的發展，其距離或即不遠。

東京會議的成功或失敗，即可猜測蘇俄意志的大略。蘇俄眞正的威脅在東方，這種威脅只有日本。一旦歐洲戰爭的力量放鬆，俄人即知彼輩終須戰鬥。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領袖，應當牢記，假使俄日戰事發生，中國將如何自處？中國的完整，完全須靠自己，在過去一年中，美國國聯及蘇俄，均證明不能給中國保證，只有中國自己纔能保護中國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他國對蘇俄政府和平宣言的接受，毫不躊躇，因在世界劇場中，蘇俄的合作，亦甚有價值，但蘇俄對他往日的敵人之加入會議亦並不受欺騙。中俄的國交，現在昏睡的狀態中，甚至商務關係，（不要談政治及外交關係），均在怠惰的狀態中。數年來雙方所採的政策，造成的誤會，尚沒有除去的樣子。

現今應作的事甚多，中國可參加倫敦會議，使完全係地方性的文件亦可在遠東應用，除非俄國採取日本的觀點，蘇俄決不以為遠東情勢無須特別條約及補救的。

中國政府假使看見蘇俄政府注意遠東政策的時候，應立即採取有效步驟，使兩國密切合作。在現時，我們和蘇俄沒有衝突，亦不應有衝突。在日本的軍閥主義之下，兩國雖有程度之不同，均感受共同之利害，為進行較完全之諒解，兩國共同的客觀目的仍在，祇在兩國的政治家有遠見之明，維持太平洋上三大强國的和平。

假使南京政府仍不相信，至少應先通商。

補白

日本記者偽造蔣委員長談話

（敬慈）

日本雜誌「中央公論」八月號，登有蔣委員長（介石）對日本記者長篇談話，題名「波動中之中國與日本」，文中關於日本者少，涉及我國國事，頗為廣泛，北平晨報譯載全文，頗聳動一時耳目。近閱大阪朝日新聞（八月二十五日），始知此文全係日本記者偽造，據云：該文係由自稱「與蔣私交頗篤」之池田桃川所寄（中央公論前於五月號登張學良下野外游感想，亦係此公手筆），日本外務省認為可疑，詳加調查，始知池田桃川最近並未與蔣謀面，該文係池田「想當然耳」之作。中央公論社在九月號雜誌上，登出道歉啓事，了此一段公案。此為新聞界最近趣聞，亦可見日本記者之無聊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二十二年九月七日止

（芸生）





廬山再議黨國大計

宋子文歸國，黨國大計必有一番計議，宋抵京後中政會一度會議，宋即赴贛，汪等亦於翌日西馳，廬山會議於以開始。

宋子文入京即赴贛

宋子文偕黃紳道及顧問隨員等數人於九月一日夜十二時專車晉京，車站戒備甚嚴，二日晨七時半抵京，車過和平門，即下車。汪早於車到前五分鐘到站，葉楚傖·朱家驊·陳焯及財部屬員五十餘人，亦早到站佇候。其餘各團體代表及其他歡迎人員，則均在下關，得訊遲者，多不及趕往。宋車停後，汪首先登車，朱等亦繼上，立談片刻，即相將下車，步行出站，各上汽車，同往北極閣宋邸談話。未幾，各歡迎人員均至宋邸，宋一一道謝，徐謨亦到，宋接見後，旋即參加談話。十時乃同赴中政會，出席臨時會議。此次宋由海外歸來，京市歡迎情緒頗形熱烈，沿途戒備嚴密，亦向所未有，事前警廳派保安第一·四兩隊，憲兵司令部派憲兵第二營，担任警戒，自車站至北極閣，五步一崗，宋車經過各地，先十分鐘即斷絕交通。晨十時，中政會臨時會議，到汪·林·于·戴·宋·孫·葉楚傖·陳果夫·陳公博·朱家驊·石青陽·邵元冲·馬超俊·曾仲鳴·傅汝霖·趙丕廉·唐有壬等三十餘人，汪主席，宋即席報告出使經過，如世界經濟會議·我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中美棉麥借款等，均作詳細報告，歷一小時許，十一時即散會，無決議案。散會後，汪宋同車赴汪邸。三日晨十時，首都各界在華僑招待所舉行迎宋大會宋離歡迎會場後，即返北極閣私邸，時汪及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早在邸待宋，會談約一小時餘，十二時二十分，宋即乘車出發，至三北碼頭登中山軍艦。陳紹寬親至艦指揮照料，隨宋行者計有財次鄒琳·李調生·秦汾·陳鳳展·黃紳道·陳康齋·秦景阜·何紹芬等，十二時四十分啓碇西駛。宋行前對記者談稱，此行赴廬謁蔣，除報告此次出國經過外，並由蔣電約汪孫等商國家大計，約一週後即可返京。四日上午十一時三刻抵潯，未停留，直赴牯嶺訪蔣。

汪兆銘等相繼赴贛

四日下午三時，汪精衛·吳稚暉·張靜江·陳紹寬·曾仲鳴·唐有壬同乘海容艦赴潯。汪因急於赴贛，特於行政院紀念週後即開行政院臨時會議，散會後，汪復謁林主席，對廬會有所陳述，談約二十分鐘，辭同私邸

，三時許曾仲鳴唐有壬登艦。時陳紹寬早在艦指揮，吳張亦早到，李石曾因事先至蕪湖，等候同行，三時二十分海容解纜西駛，五日下午四時即遶廬山，即開始會談。南京六日電，政訊，此次廬會，大致以黨務為中心，故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均往。美借棉麥問題，因政府屢次宣布用諸建設，根本不能再有變動，惟支配煞是困難，需要研討。五全代會有人主張不開，亦有主緩期數月看情形再開者，預料三二日內可得結果。外交問決無變更。據南京七日電，政訊，廬會對於國家之實際問題，將注重于緊縮組織，增加工作效率，如陸海軍訓練各部擬劃歸軍委會指導，俾統一管轄指揮之權，全國經濟委會擴大，掌握全國財政經濟權，財部縮小組織，美棉麥借欵將多利用於復興工作，撥一小部分為贛剿匪治標治本之用，絕不挪作別用。

粵陳等電京商四事

陳濟棠・李宗仁・蔡廷楷於三日聯名電呈中央及汪蔣，商洽四事，電云：南京中央黨部・行政院汪院長・牯嶺蔣委員長鈞鑒：國難嚴重，至此已極，中央措施，迭經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去電質疑，迄無切實答覆。濟棠等獻身黨國，蒿目時艱，謹以匹夫有責之義，本其至誠，奉商數事。㈠停止召集五全代會。救亡之道，端在剿共禦侮，而剿共禦侮之案，早經四全大會議決，迄未切實辦到，今又於剿共工作緊張之際，召集五全代會，深恐大會一開，糾紛立見，減失革命力量，妨礙剿共禦侮工作，不陷黨國於萬劫不復之境不止。應請立予停止召集，以挽危機。若將來體察情形，果有召集之必要時，再行召集。㈡公開釐定借欵用途。舉借外債，實屬萬不得已，借債而不用於生產事業，尤為促亡張本。袁段往事，至足寒心。農村經濟，關係國家根本，中國農村已為破產，今者因舉行棉麥大借欵，輸進外國大量之農產品，農村於崩潰之餘，更受此不可抵抗之壓迫，奄奄一息之農民，勢將轉乎溝壑。設此棉麥借欵用於生產以外之事業，是不啻奪農民之衣食，而使之飢寒以歿。濟棠等愚昧，以為棉麥借欵，無論如何，必須用於生產事業，並請准由各省軍民長官各民衆團體派遣代表，組織委員會，共同保管及監督用途，以示公開。㈢公佈塘沽協定全案。塘沽協定，舉國反對，而外間盛傳，塘沽協定之外，尚有中日妥協原則。事關黨國安危，民族存亡，有無其事，皆不宜秘而不宣，應請速將全案公佈，以釋羣疑。㈣維持察省抗日部隊。馮方崛起抗日，滿擬盡其力量做去，其一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為國家爭生存，為民族雪恥辱之精神，實足以昭天地而泣鬼神，應請停止中央部隊前進壓迫，保存抗日部隊，免使流離失所，墮國人同仇敵愾之心。以上所陳，雖出於濟棠等諸人之口，實皆全國人民之公意，果蒙中央採納，可收人心於已去，化戾氣為祥和，否則，黨國前途，不堪聞問矣。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之至。陳濟棠・李宗仁・蔡廷楷叩江印。

汪蔣聯名電覆陳李

汪蔣業於六日電覆陳濟棠・李宗仁・蔡廷楷・文云：（銜略）江（三日）電誦悉，諸兄關懷時局，開陳四事，剴切詳明，至為感佩。第一項關於五全大會停止召集問題，依照黨章，五全大會固須於今年十一月召集，惟黨章亦有規定，如有不得已之理由，可延期召集一年，故關於第一項之主張，可以用伯南德隣兩兄以中央委員資格向中央常會提議，以符手續。弟等對此並無成見，俟中央會議議決之結果，再行另達。至於第二・三・四

各項，弟等可負責答復如下。㈠棉麥借欵用途，中央政治會議早已決定用於生產事業，尤注意於農業生產，弟等七月儉（二十八日）日通電，曾申述此意，並鄭重聲明，決不移於軍費，至用途之詳細規定及其保管監督方法，正由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會同參訂，不日決定公布，與來電主張不謀而合，一切已可公開。㈡塘沽協定全案早已盡行公布，此外絕無秘而不宣之何等附件，萬勿輕信謠言，自滋疑惑。去歲淞滬停戰成立，外間亦有此等謠言，不久即歸消滅，蓋謠言本身絕無持久性也。㈢察省部隊，迭經何部長宋主席等開誠商榷，最近已處理就緒，據東（一日）電報告，已改編者鄭文萑部檀自新爲暫編騎兵第十師長，李忠義爲暫編騎兵第二十四旅長，張人傑爲暫編第三師長，劉桂堂爲察東游擊司令，黃守中爲游擊第一支隊，阮玄武爲商都警備司令，姚景川爲寶昌警備司令，張允榮爲張北警備司令，以雷中田高樹勛柳青庭張凌雲乜玉林唐聚五劉震東等部屬之。以上各將領尙能仰體時艱，共維邊局，均已呈報就職，惟吉鴻昌約千餘人，已明白赤化，初走商都，現又東竄獨石口，企圖與方振武餘部王中孚等約數百人聯合，尙未完全就範。若張慕陶宣俠父等著明共匪，能完全除去，仍決從寬處置。要之察省部隊本一視同仁之意，已大體整理就緒，知念特覆。汪兆銘蔣中正麻（六日）。

日本對我又施恫喝

東京三日日本新聯電，關於中國政府之對日新政策，以宋子文爲中心，汪精衛黃郛及其他政府首腦部本日開會討論，（按自宋部長歸國後，汪院長並未到滬，黃委員長亦未入京，所謂開會討論云云，尤無根據，日本對華肆意侵略，同時則復疑神疑鬼，故其恫喝宣傳，往往不能顧及事實也，編者。）對其結果如何，日外務省頗加深切注意。然日本對華政策之根本大綱，依然採取自衛的靜觀方針，故推行對華政策之時，不取妥協方針。今後無論在如何情形之下，對於本來之主張決仍邁進，以期貫澈既定之目的。中國倘若利用第三國之勢力，則日本決取自衛手段，予以排除，並促其覺悟。

羅文榦飛抵新疆

肅州二日電，羅文榦偕林東海馮有眞王錦蘭二日晨五時由蘭州啓飛，頃已安抵肅州。南京四日電，外部接電，羅文榦已於三日下午二時半抵迪化，劉盛均至機場歡迎。羅係三日晨由肅州續飛，九時抵哈密，馬仲英在吐魯番派代表張延齡等來迎，並晤哈密回王，旋入城視察，宣達中央德意。以中央名義，發賑災費一千元。十時三刻離哈密飛赴迪化。

察省善後之尾聲

察省軍事善後，已近尾聲，所未全了者惟吉鴻昌方振武等部，然已竄蹙無爲矣。

三方夾擊吉鴻昌部

一日北平訊，離察西行之吉鴻昌部，已越過商都，企圖奔往平地泉一帶。現綏主席傅作義已與晉軍騎兵師長趙承綬商妥，用三面包圍形勢，施行夾擊。以騎兵第一旅全部及步兵第三團集中於商都西約五六十里之紅報圖一帶，迎頭截堵，以騎兵第三旅集中商都西南約三十餘里之澗河子三和堂一帶，相機夾擊，傅部陶林兩步兵團，亦歸趙承綬指揮，以期嚴密

堵截。同時宋哲元所派尾隨之騎兵，高樹勛部仍在跟踪追擊。聞三十日吉部已與趙承綬部騎兵相遇，發生接觸。吉部勢力單薄，不久即可全部解決。

方振武部亦尚未決

至方振武本人現仍居獨石口，方初意希望中央予以察綏邊防督辦名義，撥三師人由彼帶領，月撥軍餉十萬元，當局不允，遂負氣而去。隨行之王中孚團，係保護方之安全，不久可以覺悟，故當局暫時即聽其自在，不予解決。其他察省各部雜軍，遣散部分，亦將漸次辦竣。又七日平訊，張凌雲乜玉林兩部騎兵於五日下午七時進至二十里腦包，宋哲元在商都接報，一面跟踪追擊，一面令張允榮柳青庭兩部騎兵進駐二台子，並即沿路堵截。吉鴻昌殘部現向頭道河子獨石口方面竄走，圖與方振武部會合。宋哲元秦德純五日晚由張北到達商都，六日晨八時檢閱雷中田高樹勛兩部新兵，當各給獎五百元。午刻又招雷高兩部軍官訓話，下午四時返張北，並將赴康保視察。

宋哲元忠告方振武

宋哲元於六日致電方振武，作最後忠告，文云：赤城劉司令興田兄（桂堂）譯轉方叔平兄鑒，自弟回察，迭進忠言，未蒙採納，再茲作最後之勸告，幸垂察焉。夫國家阽危，至斯已極。現在全國上下咸望團結，吾兄黨國先進，眷望素隆，亟應犧牲成見，共禦外侮，倘能立解兵柄，翊贊中樞，則國家前途利賴良多，此爲大局言也。以私情論，吾儕久共患難，匪伊朝夕，以兄環境所處，僻居一隅，餉項無着，衣食並缺，竊恐危機堪虞，不戢自焚，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劉與田兄軍隊受編，迭矢忠誠，當不肯因兄影響，致招猜忌。且吾兄以抗日救國揭示國人，更不可與僞國稍涉嫌疑，致貽國人議責，以愛國始，而以害國終，竊爲吾兄不取也。是爲國家計，爲吾兄個人計，均應毅然決然，將軍隊交還政府，以示坦白。尚祈詳察熟籌，早決大計。弟爲公爲私，言盡於此，望諒察見復是幸。弟宋哲元叩魚印。

閩鄂川之匪況

延平復後閩防漸穩

自延平一度失陷經克復後，閩防已漸穩固。福州三日電，竄擾延平建寧之匪，已被驅離城漸遠，邵武·順昌·將樂縣城亦未陷。外傳延建貴失守消息，均不確。惟小股共匪由間道散竄各地，現正由各軍分頭撲滅中。三日晨省垣有飛機兩架飛往延平·建甌一帶偵察，漳州飛機一隊同日飛往上游，轟炸匪軍。現近省沿江布防亦鞏固。福州五日電，蔡廷楷到省後，委翁照垣爲福州城防司令，四日晨蔡召集軍界各要人會議，五日晨翁已就職，陳季良率艦四日到馬江，五日來省謁蔡，商防務。現毛維壽師由沙縣之夏茂包抄洋口共匪後路，下游區壽年軍數團亦陸續到省云。

鄂之松滋被匪攻陷

漢口二日電，二日省府會議，以松滋縣治被匪攻陷，縣長江文波遇害，遺缺決以該縣秘書暫行代理。又電，總部二日令徐源泉·劉鎮華·陳繼承，分別負責擒斬鄂西·鄂東·鄂南匪首賀龍·葉金波·沈澤民等，以擒賊擒王，早清匪患。長沙三日電，賀匪殘部在鄂西鶴峯被創，分數股逃竄湘

西灣縣屬之王家廟一帶，又被創。三十日竄至石•慈邊境之磨崗隘仙陽坪一帶，圖竄慈利，朱樹勛團正在堵剿中。

四川二劉停戰剿匪

重慶五日電，劉文輝得聯軍諒解，雅安戰事已正式停止。劉文輝部有二萬餘人，將由劉湘給資遣散，剿匪計畫正協商中。漢口六日電，川事即結束，劉湘劉文輝已發出聯名通電，雙方停止敵對行爲，協同出兵剿赤。劉文輝並派師長冷寅東到蓉，商所部善後及防地。又重慶六日電，川剿赤計畫已決定，劉湘將就剿匪總司令職。

組織黃河救災委員會

九月一日國府命令組織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撥四百萬元辦急賑，並特派宋子文黃紹雄等爲委員。令云：㈠近以黃河暴漲，橫流漫溢，受災各地，廬舍漂沒，人民蕩析離居，異常困苦，撫念災情慘重，焦慮實深，茲特組織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辦理救濟事宜，並撥發國幣四百萬元，以爲急賑之用，着由行政院督飭該會統籌辦理，以副政府軫念災黎之至意，此令。㈡特派宋子文•黃紹雄•陳公博•顧孟餘•朱家驊•許世英•李儀祉•劉瑞恒•甘乃光•鄧琳•郭春濤•錢宗澤•俞飛鵬•王應榆•趙汾•劉汝璠•趙守鈺•張靜愚•田見龍•林成秀•張鴻烈•劉貽燕• 董修甲爲黃河水災救濟委員，並以宋子文爲委員長，此令。

黃河水災救濟會五日下午開第一次常會，劉瑞恒主席，討論㈠先調水災救濟委會秘書長會鎔甫，工程處長席德炯來會襄助。㈡電知豫冀魯三省，報告災況，論于七日以前彙齊電告。

黃水利會勢須遷移

濟南四日電，韓與劉峙往返電商，以中央前爲興利防患，設立黃河水利委員會於西京當時以河患需在下游，曾聯名電請將會址移設汴洛，以期適中，未蒙照准。現河水暴漲，孟津以下，遍地成災，情勢嚴重，自應由該會統籌堵築，根本救治。不惟冀魯豫三省可免陸沉，即蘇皖江北亦同獲安全。但觀於此次該會竟在南京召開會議，可見爲督飭便利起見，該會會址實仍有遷移之必要。韓劉現決定聯合冀皖蘇三省當局，向中央重申前請，務將該會移設下游適中地點，以便控制全河，並使現時受災各省取得與該會更密切迅速之聯絡。

韓電財宋報告災況

韓復榘六日晚電宋子文略稱：弟台主持賑務，民命有託，無任欣慶。魯災除尚有數處在水圍中，電話電報不通，派査續報外，現據査報，嘉祥淹三千頃，災民九萬餘，財產損失百二十餘萬，東阿淹東西南北各五十里，災民七萬餘，財產損失五十餘萬，范縣淹六百方里，災民十萬餘，財產損失四百五十萬，陽穀淹北岸，寬二十餘里，長六十餘里，南岸寬二十餘里，長三十餘里，災民四萬六千餘，財產損失百三十餘萬，東平淹三千九百餘頃，災民九萬三千餘，財產損失二百六十餘萬，曹縣淹六千七百頃，災民十七萬六千餘，財產損失二百七十三萬餘，壽張淹二千二百餘頃，災民六萬七千餘，財產損失二百餘萬，定陶淹東西長二十五里，南北寬四里，災民二萬餘，財產損失六十餘萬，金鄉淹七百方里，災民二萬餘，財產損失五十萬，平陰淹四十餘頃，肥城淹縱橫三十餘里，財產損失百萬元

，單縣淹三萬五千畝，災民四萬餘，財產損失十一萬餘，城武淹四千一百頃，災民六萬，財產損失百三十八萬元，汶上淹一千二百餘頃，災民五萬餘，鄆城淹三百餘村，難民損失一時難查，菏澤淹二千二百方里，災民三十餘萬，財產損失三千萬，鄄城淹一千三百餘頃，災民一萬八千餘，財產損失百萬元，濮縣被淹東西三十里，南北四十里，全縣盡成澤國，災民財產損失尚難調查，總計鄄城一縣淹三百餘村，嘉祥等九縣，淹地二萬二千七百九十頃，菏澤等八縣淹九千五百方里，計嘉祥等十四縣災民，約共一百十六萬名，財產損失一萬萬零九百二十七萬，災況慘重，雖竭力籌撥急賑，杯水無濟車薪，請體念災重，速撥已准之五十萬，至善後辦法，設立大規模收容所，收買耕牛，散放棉衣，均需鉅欵，彝無水處皆豐收，倘中樞頒鉅欵，困難可立決等語。

黃浦江潮狂襲上海

九月二三兩夜，黃浦江潮狂襲上海，租界東部全部被水。海上颶風，天文台早有警告。

微天之幸，由東南襲來猛烈之颶風，竟未光臨上海，生命財產之損失減去不少，然而二日下午至三日晨六時間，風也狂得可以，天文台，計算風力，最大爲十二個，而三日晚八時至十時之間，風力爲九個至十個，確也不可謂小。颶風之中心，二日夜之風力即爲十二個，但其地點則在長江口外之花鳥山北島，因風向係北偏西，正對長江口門，海潮爲風鼓起，逕向江口而入。同時長江入海之水，不得下流，於是黃浦江中，水平線突然上升，當晚十時之後，江潮與外灘岸平，爲風所激，頓時上岸，浪頭滾滾，直向南京路•九江路•福州路各路口直入。往日車輛通行之孔道，一時竟盡成爲汶港，同時因水線過高，一部分潮水乃由各陰溝，倒灌而進，以致市內地面較低之區域，水由陰溝而出，亦頓時被淹。在晚十一時以後，公共租界大新街以東幾全在水中，各商店住戶屋址較低者，屋內即水深沒踝，馬路被淹地區，深處達三尺。法租界及南市以地勢較高，被水面積較小，而閘北之情形，則與公共租界相髣髴。汽車以馬達被水，臨時在路上拋錨者極多，較好之汽車則仍能於水中駛行，惟因水力關係，其遲尤過於人力車。且過河南路以東，亦不能開駛，緣江西路四川路外灘一帶水且浸入汽車中矣。前年上海江潮亦曾登岸一次，然水線則不若此次之高也。且上次水退較速，而此番則以長江外風力仍巨，潮水受其頂托，一時不易推落，故在三日晨九時漢口路南京路一帶深猶及尺，迄正午始行退盡。因是行駛東新橋麥根路間之三路電車，及北車站廣東路之六路圓路法商西門北站之五路三路電車，因湖北路水沒軌道，上午竟爲之不能行駛。人力車利市三倍。福州路之中國電報局與愛多亞路之國際電訊局，均在被水區域之中，而國際電訊局屋內浸水尤深，但均照常工作。大新街四馬路一帶，各商店住戶，皆爲水浸入，一般之房屋，水由地板中汩汩而出，頃刻便深三四寸，住戶店夥多赤足往來，馬路中時見有着長衫及西裝赤足而行者，洵爲奇觀。據天文台報告，颶風中心二日過花鳥山北，本埠僅爲颶風邊緣所波及。三日夜十一時，浦江潮又漫溢上岸，惟無昨夜之急。迄三晨一時，外灘一帶至河南路被淹，現仍續漲，惟緩。工部局內水由陰溝溢出，深三四寸。上海受小傷害者四十人，已送醫院救治。城郊附近中國房屋之建築不

堅者，因風雨之故，致受損害。城中之住區，遍撒樹枝及被水冲起之小樹，烟突倒塌者數個，有數處之電線桿均被拔起，消防隊忙於抽出地窖中積水，各街市店舖招牌，被大風吹落，橫陳地上云。

國外

太平洋暗潮之醞釀

美建世界最大海軍

華盛頓一日合衆社電，海長史旺森今日將上期國會所通過之海軍建設計畫，合同業已訂畢，確已加入主張大海軍者，彼謂「予冀此爲在條約範圍內建造世界最大海軍之開始」。史氏所簽訂之合同，係復興案所准建之十二艦，其目的不僅增加海軍之實力，亦以供給造船廠工作，俾減少失業。史氏今日不僅簽訂上期國會所准造者，並簽訂一九二六年所准造之驅逐艦四艘，及一九一九年所准造之重巡洋艦一艘。現時應建各艦之合同，需經費美金二萬萬五千萬元，雖在此偉大之海軍建築計畫下，美國海軍完成後，仍不出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條約範圍。海軍建築計畫之加速完成，及史氏今日大海軍之宣言，與美國海軍方面在太平洋上建築海軍根據地，俾保持其太平洋上屬地，及優越地位之要求，不約而同。對日本在太平洋上之海軍根據地，並不抗議。但此間之海軍專家則謂，在彼管轄下之各島中，有可作海軍根據地者。海軍軍事局長斯丹德萊氏今日宣布，美國艦隊仍留太平洋上，彼謂海軍當局，復仍努力進行經費運動，俾改革戰艦及增加軍港之設備計畫，可以實現。在國會所批准之經費外，海長史旺森及海軍大將根據復興案，再要求美金三千七百萬元，以爲改革飛機戰艦及建築港站之用。此額外數目是否可以獲得大部，須視羅斯福之態度。據稱，彼現正靜待十月十六日在日內瓦開會裁軍會議之結果。

日本武裝委任各島

東京二日新聯電，海軍省對於美艦隊之集中太平洋及委任統治問題，昨日發表關根大佐談話如下：「美國海軍軍事局長斯丹德萊大將力言抗敵艦隊由戰略上必須配備於一岸，美國當局云，「日本籍商業施設之名，在南洋委任統治領，間接的建設根據地，故美國不能不講求阻止日本在太平洋優越地位之必要的手段」云。然日本在南洋之施設，乃係開發該島之必要的施設，與軍事毫無關係之事。即最近旅行該島之鮑徒列少佐亦會確言，且南洋乃日本領土之一部而被統治，故其開發乃日本之自由，殊非他國所能容喙」云。

英國亦在擴充海軍

東京四日新聯電，據外務省所接電告，倫敦每日電報新聞載稱，英國海軍部發表海軍大擴充案，列入次年度豫算提出之事，該大擴充案如下：「(一)優秀巡洋艦二十九艘，驅逐艦十五艘乃至十八艘之建造，(二)艦隊附屬航空軍機之擴充，(三)人員增加一萬名，(四)艦隊燃料練習費用之增加等」。對此，該國有名之海軍大尉白華特於九月一日報上辯護英國之立場云。據倫敦條約之規定，日英美三國軍艦之保有量係以一九三六年

美國之保有量爲基礎。英國之計畫在一九三七・八年以前，不能實現，故無違反條約，並且現在英國保有之巡洋艦大部分於今後二年內成爲老朽艦，故予以補充亦屬應當云。

美報斥日違約築艦

東京五日電通社電，據駐美日本大使出淵近致外務省情報，美國每日新聞於一日揭載如左之記事，而作關於日本海軍力之論說，日本已不顧倫敦條約之限制，而造成潛水艦之部分用品，運存於橫須賀及吳兩軍港，其機械裝置，得於數日內在兩軍港組成軍艦。此外復暗事建造小型驅逐艦。此種驅逐艦因不事考慮乘組員之健康保持方法，而僅圖發揮其機能，故爲在對抗潛水艦上之最有力者。又哈斯特氏亦在該系各報上，揭載一論說如次：美國若欲圖維持世界和平，殊有積極的對抗各國之造船計劃之必要。因之，予不得不在次年度預算提出前，發表如左之計劃，㈠建造巡洋艦二十五艘，㈡每年建造優秀的驅逐艦十五艘乃至二十艘，㈢爲達到充實艦隊之目的，須力謀擴充艦隊，㈣增加乘組員萬名，㈤設置練習用艦隊。

俄軍將開伯力會議

哈爾濱四日新聯電，蘇俄對遠東政策，尤其鑒於太平洋政策之重要性，此次特任命熟識遠東之前駐日蘇俄代理大使麥氏爲伯力之遠東政廳中央執行委員會辦事員。麥氏最近將離莫斯科赴伯力，俟該氏到後，決定在伯力召集現正檢閱赤衛軍演習之陸海赤衛軍人民委員長歐洛西羅夫，遠東赤衛軍司令官布紐海爾，外交系共產黨及其他軍部首腦等以遠東問題爲中心，舉行重要會議。

日本謂俄聯美制日

莫斯科五日塔斯社電，日本「新聯」通信社最近又造謠，謂蘇聯已改變其遠東政策，且已與美國駐哈爾濱總領事訂立一協定，允將蘇聯遠東濱海省之礦山及森林開發權，讓與美國資本家。蘇聯政府公報「消息報」，對於此項消息，表示意見，謂此種傳說，徹頭徹尾之虛妄，至於無辯正之必要，該報又稱，「此項消息所由來之日本當局方面，又一度暴露其對濱海省礦山及森林之圖謀矣。彼輩完全謊造蘇聯讓與美資本家以遠東礦山及森林權，企圖嚴密其奪取遠東濱海省之掩飾，結果終不免徒勞無功」。

裁軍會議又將活躍

美代表台維斯到歐

柏林二日路透電，參加裁軍會議之美代表台維斯刻來歐洲，與各國接洽，而日內瓦又將在九月底以前，重行活動。此間官場於是乃宣稱，德國準備接受軍備之管理，不過軍備管理，須一律適用於各國。若以軍備管理權，爲凡爾賽和約之附加條例，則德國必拒絕云云。德國此種宣言，顯對法國所提對於德國試辦四年一議而發。柏林對於英美法決計添造海軍一事，認爲此三國不復信任裁軍會議之又一明證云。

台維斯與西門晤談

倫敦六日路透電，美代表台維斯偕駐瑞士美使威爾遜今晨赴英外部，見外長西門，台維斯將於一二日內往晤裁軍大會主席韓德森，並欲與英相麥克唐納晤談。如英相不於下星期中返倫敦，則台氏或將往蘇格蘭訪

之。台氏定下星期四赴巴黎，俾參加法總理戴拉德與英外次艾頓間之談話。今日台氏與西門所談者，大都爲根據法國前議國際管理軍備事，英法人士因美國傳來不負責之消息，以爲美國已完全依允法總理戴拉德之計劃，故台維斯不得不聲明美政府並未採取任何特殊計劃，但僅在原則上贊助法國之建議耳。台氏並說明，如規定試行的管理軍備之時期，而此時期屆滿時，各國即可復作軍備競爭，則美代表團決不能依允之。美國主張監視軍備，以此爲消釋任何國暗增軍備的疑念之唯一工具，法國今對於法西斯黨主義之德國，固有此疑念也云。

倫敦七日哈瓦斯社電，相信美國裁軍會議代表團首領台維斯此次來歐，携有羅斯福致麥克唐納及戴拉德之函二件，相信台氏在英法當局交換軍縮意見之前，將不與法部長接洽，此事均在二國規定新軍縮計劃之後，依美國方面之意見，管理軍備爲最重要之問題，有確定之軍備管理，始能安全，故美代表主張，自動實行軍備管理之辦法。

裁軍關鍵在希忒拉

華盛頓三日合衆社電，此間與羅斯福接近者今日宣稱，彼認法西斯領袖德總理希忒拉氏爲世界裁軍情勢之關鍵。據稱，羅斯福深信，除非德國無條件加入英首相麥克唐納氏軍備國際管理計劃，則英美義爲免除恐懼及猜疑之一切努力，終屬無效。據可靠方面消息，駐歐特使台維斯將竭力促希忒拉氏贊成麥克唐納計劃。深信如台維斯氏之努力成功，法俄亦必加入麥克唐納計劃。台維斯現正在赴歐途中，擬在日內瓦之裁軍會議中，爲和平之努力。

英法將作裁軍談判

巴黎五日電，據「小巴黎人報」消息，英法於十八日將在巴黎舉行會議，討論奧國前途，預料英外長西門，外次艾頓，將與法總理戴拉德，外長彭考協商，相信美代表台維斯亦將參加會議。管理與削減軍備，以及中歐經濟復興問題，大概亦將在討論之列。關於此事，英法義正在談判中。惟據法外部宣稱，「小巴黎人報」所載消息，未免誇大，但承認英法兩國將於十八日舉行會談，主要問題，關係裁軍，因裁軍會將於十月間開會云。

日本對裁軍會態度

東京二日電通社電，裁軍會議雖定於十月十六日再度舉行，但據最近所獲情報則其形勢，仍難樂觀。因是日方僅擬派佐藤代表一人，充任代表，出席會議。外務及陸海軍三省首腦部，現就此事交換意見之結果，已決定拍發訓電如次：一，當反覆主張日本於去年十月十日向會議提出之方案，而絕對反對採取與日本案相反之條約案之條項。二，對於英國案，當主張五月二十六日所提出之日方修正案。三，對於華盛頓及倫敦兩條約，當如五月二十六日代表之主張，（在一般會議中所聲明者）反復表明，保留其要求修正權利之意。

三强承允奧國擴軍

維也納三日哈瓦斯社電，官方公佈，奧，英，義，法四國政府間，對於奧國成立輔佐軍隊，已行換文，奧方致法，英，義之公文內容相同，各國之覆文，內容亦一致，奧駐法代辦致法外長彭考之文稱，奧國目下之軍額，實力不足，奧國內外之情形，須用特別警備步驟，維持安全與治

安，並消滅國內與邊疆之恐怖行爲，即國內或外來之恐怖份子之行爲，又謂，因經濟之困難，奧國不能增加憲兵警察，或聯邦軍至三萬人，故奧政府決定最妙之法，即成立輔佐軍隊，又詳述輔佐軍隊將來之性質，係保衛國內治安和平，與邊疆警隊合作，新軍隊服務期，定爲一年，據聖傑曼條約，該隊之人數，不逾三萬，法外長彭考答稱，法政府以信中所述各點爲條件，不反對成立此種軍隊，法政治界批評奧國與各列强之換文，謂一九二五年保加利亞政府得同樣之許可，成立軍隊三千人，消滅共產黨，其任務完畢，即行遣散，奧國同時向小協商國各政府作同樣之表示，各國亦均贊成，但尚未正式作覆，奧國外交部公佈與奧國交換之文件，並稱，英政府不反對奧國依駐英公使之公文所擬定之各點，增加軍額。

柏林三日哈瓦斯社電，柏林半官式通信社，嚴刻評擊英法二國對奧國增軍之態度。

義俄不侵條約簽字

羅馬二日合衆社電，義首相墨索里尼及俄大使波丹金，今日在威尼斯宮，簽訂義俄間互不侵犯條約。禮節雖極簡單，但印象甚佳。此約中包括經濟互不侵犯協定，禁止兩國之武力侵犯與約國之領土。

羅馬三日哈瓦斯社電，昨日義首相墨索里尼代表義國蘇俄大使波丹金代表俄國，在威尼斯宮簽押義俄互不侵犯及友誼條約。該約序文內稱，該約爲維持普遍和平，並證實兩國中一國不干涉他國內政之決心。第一欵謂，兩在約國，互相認可，無論如何，不以兵戎相見。第二欵內定，在約國之一國，與第三國家如有爭執，須互相守中立，如在約國之一國，以侵略行爲，攻擊他國，此約即行失效。第三欵規定，不得相互的在經濟或商務上，作何區別待遇。並規定雙方皆不得設法排除另一國在外國市場之貨物。第四欵內定，無論何國不得參加與其他一國有妨害之政治或經濟之協定。第五欵內稱，該約不限制或改正與其他各國以前所訂之約。此約期限，定爲五年，可在一年前，正式通知另一國取消之。

希忒拉黨之大會

婦女爭看希忒拉

魯倫堡八月三十一日路透電，希忒拉今日抵此，擬出席於其爲迪克推多後第一次舉行之法西斯黨大會。其所受之熱烈歡迎，雖昔愷撒亦無以過之。全城滿懸旂彩，希氏之肖像，擧目皆是。褐衫隊隊員充塞於道，三十哩內之旅館，與住宿舍，均爲客滿。市長致詞，歡迎希忒拉氏，稱其爲大無畏之純潔俠士。全城以著名美術家杜萊爾之彫刻一方，贈與希氏，上鐫「俠士死神與惡魔」字樣。此指希氏之工作，爲毀滅惡魔者，即馬克斯主義是也。有數千婦女，自遠道而來，冀聆希氏演說婦女在法西斯黨運動中之地位。但臨時忽取銷集會，並未說明原因，諸婦女皆嗒然而返，中多飲泣者。有青年團團員六萬人，免費乘車來此，冀於星期日聆希氏激勵之演說，法西斯黨大會定明日開幕，屆時希氏將蒞會，詳述法西斯黨運動之進步云。

希忒拉演說文化觀

紐倫堡九月一日電，法西斯黨大會，今日起始眞正工作，全體大會在魯特波德亭大慶祝禮堂舉行，到會之代表一萬五千人。大厦之圍牆與天花板，均覆以黃布，並以紅白色，與綠色花圈爲點綴。主席講台後面之牆，蓋以極大木製十字架。樂隊人員制服，爲全褐色。法西斯黨主要領袖等入場時，咸受會衆之歡呼慶祝。當德揆希忒拉氏偕同法西斯黨副首領希斯氏，參謀長羅姆氏及其他最高級官長蒞會，會場空氣，更爲嚴肅。會場人衆，作非常狂熱之歡迎。講台上有來賓席位，在座者不下一千人，內有外交團，德國各聯邦代表，此外尙有爲德國復興競爭死命之黨員家屬代表。大會議長希斯氏主席，舉行開幕禮，並發表一歡迎宣言，力稱法西斯黨大會之選派蒞會代表，係以其人之功績如何爲取舍，因此次大會堪稱爲「世界最維新民治政體中之最維新者」。義國法西斯黨副秘書長米賽巴特氏，代表義國與首相，起立發言，對大會表示厚望，與熱誠之慶祝。後地方首領瓦哥勒氏致詞，聲音十分清朗，誦讀大會之宣言書，內容曾再次聲明法西斯黨運動主要政綱。希忒拉氏發表演講，論法西斯黨之文化觀念。言法西斯黨之奮鬥，雖在今年三月間，告一段落，但主義之奮鬥，無有止息。無一國家，能可允其本身之命運，由二三世界中不同思想決定之。法西斯主義之本身，即爲世界之思想，故其能使人人贊慕並結合。法西斯主義僅產自亞利安人之主義，彼等希望一政治首領，須把持該種之主權，國家之前途，將以往日與現在爲根據。蓋昨今乃新心理之聯合原則，故吾人必須遵守亞利安人之所爲云。

紐倫堡二日哈瓦斯社電，德總理希忒拉在此間法西斯黨會議席上演說，謂法西斯黨主義，以血統種族及人種爲根據，天然淘汰之永遠原則，絕對反對民主和平及國際之概念，或其他工作。法西斯黨之任命，乃將德國人民，救出憲政的唯物主義，提高生活。又謂，每一種族均有其技術，猶太人則否。彼等毫無技術及創造之才能，自由主義在技術上，等於精神上之死亡。

希忒拉之非常宣言

大會於四日閉幕，希忒拉氏當晚在法西斯黨大會閉幕會，發表一非常宣言，申述彼個人對黨之意見。希氏於會衆狂熱歡呼慶賀之後，開始宣稱，爲能考察社會組織之弊病，必須明瞭該項組織之建設的進行，所有人民，爲不同份子的集合，而僅尊重極簡單之行爲。當此世界人類進化期間，較高種族克服低下者，由此之故，發生之各種事件，皆以最強權力爲基礎，社會中多數平民，服從少數強有力者，爲一必須之事實。如此，亞利安文化遂發生。共產主義確爲極上古式，其離建設一進化社會之途徑尙遠。私人財產思想，束縛所有不同性質之人類，國家每一個人，不能均有經理一公司或一產業之力，是公共所承認者。但據民主主義說法，無論如何，每一個人皆有辦理國家之可能。一實業公司若歸其中職員聯合管理，是一不能之事，而一國由所有市民管，亦同樣不能。政界人物將國家交付一新勢力，脫離本國所已有者，實犯有棄國之罪名。法西斯主義運動，必須實行各種方法，保證此種主義，將永久保守，此後德國世代人民，皆以國民社會主義領導國家，且更須防止德國受赤化之侵佔，德國接受今日之競爭，仍如昔日之經過，仍履行其對歐洲之任務云。

古巴發生二次革命

古巴自總統麥加多被迫出走後，近又發生第二次革命。

塞斯貝特政府辭職

古巴首都五日路透電，古巴塞斯貝特政府已辭職，革命領袖十九人所組織之臨時政府，推舉行政員五人，赴總統府，通告總統塞斯貝特，謂彼等現來接收政權云。按博士於麥加多總統被迫辭職後，始被舉就總統職，時爲上月二十五日，軍曹巴迪斯他已被舉爲古巴陸軍總司令，警界官員與陸海軍軍官，均已被捕，新政府確有共產之傾向，內有被流之共產黨新聞家卡波氏，其人僑寓蘇俄兩年，近始回國，此外尚有前砲隊軍官濮倫特，其人前曾犯罪下獄，後由麥加多總統流往國外云。又電，大局益惡化，聖第亞哥之暴民，任意妄爲，無法駕馭，已殺死前總統麥加多之秘密偵探四人，並刦掠軍庫。又電，新任總統塞斯貝特出京調查風災之際，有陸軍軍曹巴迪斯他結合大學教授一人，及急進派新聞家一人，組織彼等所稱爲眞正革命之政府，巴氏自稱陸海軍均贊助之。且稱其目的在清除擁護前總統麥加多之軍官，而依民治最新之概念，復興古巴。今日市上槍聲，頻頻不已，但皆向空射擊，未聞有所死傷。巴氏立即宣布渠準備將政權交與依法選舉之國會，至於古巴之條約義務，均將加以尊重云。有秩序之示威運動，刻正在街市中進行，另有軍隊巡邏街市，以防發生意外事端，塞斯貝特總統聞警，馳回京城，但內務部長已宣布，渠與前閣員準備與新政府合作云。

革命軍政府之計劃

古巴首都七日哈瓦斯社電，革命軍事政府委波提拉爲司法兼外交部長，卡波爲陸軍兼海軍部長，以前之各部次長均未動。據美聯社消息，古巴臨時新政府之施政計畫如次，(一)經濟改組，(二)迅速審理麥加多黨，(三)承認前政府締結之外債及協定，(四)成立有能力法庭，(五)改組政府各部。

美派戰艦多艘前往

華盛頓六日路透電，據駐古巴美大使報稱，古巴情勢益惡化，尤以南部海濱爲甚，美海長史旺森擬乘艦赴古巴，已將出發時間，展緩一小時，原因未悉。羅斯福總統與國務卿赫爾今日與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各使會商。總統復聲明，美國不欲干涉古巴事務，惟古巴人民應從速得一自擇之負責政府，以維持秩序，藉杜干涉之必要云。又電，美艦『密亞昔比號』調赴古巴首都之消息，甚爲人所注意，全副武裝之陸戰隊，紛紛自紐約費城，華盛頓，波士頓等處出發，終夜不息，前往阜及尼亞州之寬狄柯根據地，庶明午即可準備開拔。陸戰隊現活動備戰，但武裝干涉，須至萬不得已時始行之。蓋羅斯福現方致力於發展對中美南美諸共和國之更密切的商務關係，不願輕率行事，致引起拉丁亞美利加不利于美國之反動。若古巴叛亂不危及外人生命，美政府不欲遽加干涉，但爲戒備計，羅斯福總統現調集大西洋艦隊於古巴島附近。海軍部長史旺森現將乘「印第亞那波立斯號」新巡艦，前往古巴首都，同時有驅逐艦及潛艇追逐艦若干艘，已奉命泊距古巴不遠之處，以待後命。國務院巳警告南美各國使署領袖，如傷及外人，則美國不容退讓云。

菲律賓發生暴動

馬尼拉六日路透電，今日有警察一大隊，在約魯島與土匪摩羅人交戰，頗爲激烈。按摩羅人爲有名之海盜民族，故抵抗頗力，雙方死亡達十九人，受傷者多人。馬尼拉七日合衆社電，今日警察總部宣稱，約魯島附近摩羅人暴動之結果，死二十二人，傷數十人，死者之中，有巴伯宜拉及警士六人，摩羅領袖莫哈墨及其徒從十六人，亦被害。警察受重傷者七人，傷亡係在約魯之巴達馬附近森林激戰之結果。巴伯宜拉爲一隊警士之領袖，於星期日曾殺死摩羅人三名，謂其有醞釀暴動罪，爲報復起見，摩羅幾將巴伯宜拉之全隊消滅，約魯區之警察，現已增加，並擬派討伐者至坎崔山森林區。但據信莫哈莫之死，使警察維持治安之力較易。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起
至二十二年九月七日止

（記者）

九月一日 星期五

▲宋子文自滬入京。

▲國內第十六次聯運會議及第十八次聯運會計會議，在京鐵道部內開幕。

▲府令，組織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

▲察省吉鴻昌部不就範，竄越商都，晉綏軍連日夾擊中。

▲瑞典親王加爾離滬入京。

九月二日 星期六

▲宋子文抵京，即開中政會臨時會議，報告出國經過。

▲羅文幹自蘭州啓飛，當日抵肅州。

▲黃浦江潮夜襲上海，租界東區全被水浸。

▲宋哲元赴張北檢軍。

▲瑞典親王加爾抵京，赴林主席招待宴，即晚北上。

▲義俄不侵條約在義簽字。

九月三日 星期日

▲陳濟棠李宗仁蔡廷楷電中央及汪蔣質詢四事。

▲宋子文自京赴贛。

▲黃浦江潮今夜又上岸。

▲羅文幹飛抵迪化。

九月四日 星期一

▲宋子文抵潯，午上廬山謁蔣。

▲汪兆銘自京赴贛，吳敬恒張人傑唐有壬等同行。

▲瑞典親王加爾過津抵平。

九月五日 星期二

▲汪兆銘等抵廬山，開始會談國政。

▲孫桐崗自濟南出發，作全國飛行，午後抵南京。

九月六日 星期三

▲汪蔣電覆陳濟棠等，謂五全代會可由陳等提議展期。

▲孫桐崗自京飛抵上海。

▲于學忠自京抵津。

九月七日 星期四

▲廬會開始商討實際問題。

論評選輯

宋子文應爲重大建議

宋子文氏業於昨日抵京，謁見林主席，參加中政會，報告外游各事，並將於今明日赴廬山，與蔣委員長會晤，汪孫諸要人，亦當前往，一時因有第二次廬山會議之說。其實向來政界所謂會議，名實不必相符，即以上月廬山會議言，僅軍事方面，確曾經過提案表决等程序，至於汪蔣諸要人之會商，則不過集合座談，交換意見，初無開會之形式。此次宋氏遠游回國，當然應向蔣有所報告，而因宋爲財政唯一負責當局，現在許多問題，非財莫辦，其他要人，乘宋氏赴廬，同往商洽，通盤籌議，亦所應爾，故會議云云，不値重視，而會商結果，更不必於內外大計，果有根本變動；誠以實際政治，問題多端，政府負責人物，本須隨時接洽，假使蔣氏不因剿赤關係，督師在外，則此數日間，已不知與汪宋會談若干次矣。因此，吾人對於所謂廬山會議者，殊不注意，蓋今日根據歐美大勢，遠東情形，我國外交，當然有其必循之路，斷不致因宋氏回國，而令現行政策，有所損益。若夫國內問題，則人人說團結，天天講合作，國人聽之熟矣，宋氏海外歸來，亦諄諄言之，實則政權既未公開，分合皆在黨內，其事尤非一般人所置意。吾人目前希望宋氏，亟應根據此行觀察所得，參以國內實際情況，向事實上對國家共同負責之汪蔣兩氏，就政治組織，爲重大之建議，促成國家澈底改革之大計，如此則宋氏歐美之游，乃眞不虛。

昔法國克里孟梭批評普恩嘉賚與白利安，謂普氏爲人，無所不知，而一無所解，白氏爲人，無一能知，而無所不解。此說看似怪誕，其實確有至理；蓋儘有人，知之甚多而不能理解運用，亦有人，所知甚淺而理解銳敏，運用靈活。學者與政治家，分別往往在此，政治家優劣之分，亦往往在此，蓋一係學力使然，一則才氣與識見爲之，三者固不必萃集於一身也。我國政界要人，究竟誰爲無所不知，誰爲無所不解，吾人姑不深究，然至少希望負責當軸，應爲能知能解之全才，惜乎事實昭示，未必盡然。試觀政府日言民生，而眞能理解民生疾苦者，究有幾人？諸般新政之實施，眞能實惠及民者，究爲何事？中樞機關有龐大之組織，耗無數之國帑，各省行政有重疊之衙署，容大量之冗員，而國家政令，多數實賴縣署以施行，民衆生活，實際必隨縣政爲榮瘁，國家於此則又淡焉漠焉，不知爲小民求好官，束縛弛驟，復不使好官能辦好事，親民之官，既多感事無可爲，而院部省府則日以空頭支票，點綴宣傳，以冊表浮文，督責縣吏，結果，政府所爲，泰半徒勞，民間所得，祇有失望，此無他，知而不解之過也。年來內外當軸，簿書鞅掌，未嘗不勞，爲國爲民，未嘗不誠，然而效率不

彰者，組織不善，運掉不靈之故也。宋氏周歷各國，目擊歐美政府運用政權應付非常之明敏有效，度必有感於中，竊望其詳告當軸，共同研討。當知此一部政治機器，在中國絕對需要根本改造，其勢必須縮少中央機關，簡單省府組織，而以人力財力，集中各縣，使政治眞正直接與民衆發生關係，苟不如此，任何改革，都是無效，任何善政，都不能達到民間。

抑據前日本報滬電，宋氏在滬，曾對人述及其個人對於世界政治意見，大致以爲現代政治方式，大都注重集中運用，至散漫的多數政治，大勢所趨，似已不合於實際及潮流云。此種觀察，確爲正解，惟宋氏應知：現在世界政治潮流，所以變化至此者，乃由國內國外，情態複雜，事勢相迫，急待解決，非以迅速而果決之辦法，快刀斬亂麻之手段，不能因應事機，於是從前多數取決自由爭論之恒態，漸成時代過去，而獨裁政治，突見流行。然而，此中有一要義，不容忽視，即是類政制，係由事實需要而來，初非勉强製造，是以運用之際，須有優良之效率，負責當軸，須得國民之信仰，否則畫虎不成，適以召亂，以前之西班牙，最近之古巴，其實例也。吾人所希望之改革，爲權力集中於中央，而運用則深入於各縣，中央宛若電氣發動機，一經放光，萬線齊射，必如此然後一切善政，乃可實惠及民，民衆信仰，乃可集中政府，此在今日散漫無條理的行政組織之下，絕對無此希望，吾人於此，希望宋氏不僅能知曉世界政治新方式，且能理解而運用之，則對於現在臃腫雜亂，不切實際需要之內外政治組織，應亟痛切建設改造，如當軸並此勇氣而無之，則敷衍鬼混，坐俟崩潰而已！

（錄九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行政改革與縣政實驗

中國國家問題萬千，諸待整頓，行政效能之低劣，實爲最要問題之一。本報昨曾揭示其大要，茲更具體言之。

中國嘗被譏爲「無組織」及「非現代化」矣，其重要癥結亦即在於行政效能之未彰。中國建制數千年，爲世界各民族具有國家意識形態之最早者，今反被人訕笑而自己亦承認爲應鄭重研討之問題，此眞吾人引爲極端痛心者。本報昨論政治改造，須以人力財力集中各縣，然觀國民黨之根本方針非不注重於此，特言多行少且其誠意亦正可疑耳。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以「縣爲自治之單位」，且以縣自治爲實施憲政之基礎，中央近年來以訓政即將結束，對於地方自治推行尤力。去年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又議決「各省設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經行政院核准。現各省按該項辦法設立實驗區者頗不在少，如江蘇之江寧，浙江之蘭谿，山東之菏澤，河北之定縣，湖北之孝感，湖南之湘潭，廣西之賓陽，山西之陽曲，雲南之昆明等，此外並有廣東中山之自治模範區。雖歷史各異，辦法不一，而其大較則爲「改進地方人民生活，實現地方建設」起見。憲政與自治乃另一問題，茲不具論，至若增高行政效能，改進人民生活，則必自充實縣政始，故「縣政建設實驗區」乃値得吾人特加注意者也。

現行地方制度缺點甚多，大略言之，約有下述數端：(一)號令不一。縣府之上司機關太多，雖隸屬於省府，而省府各廳均能直接對縣行使命令，豫鄂皖等省尚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之設，以是文告糾紛，各不相謀，甲廳以爲是者，乙廳非之，丙廳令行者，丁廳牴觸之。雖有賢令，亦難從事

，而狡黠者反從而上下其手，以苦生民。(二)權限不清。照現行制度，縣政府職權廣漠，掌理庶政，兼管司法，兵差徭役，以及興革建設，無不責諸縣府。縣政府幾於無事不辦，而又無事能辦。(三)組織太簡。縣政府既無事不辦，而其組織實不副之。輔助縣長之佐治人員，實際只有一二科長三四秘書，至各局局長，名義上受縣長指揮，實際各有奧援，類成尾大不掉之勢。(四)經費不足。省向視縣爲括財機關，縣之行政經費，鮮有確定預算，每辦一事，即須臨時籌措，或至增加賦捐，繁苛病民，此一主因。(五)人才太少。縣的組織既居下級，政府對縣政人員又無獎勸保障之典，因不屑爲與不敢爲之意識，使一般人以入縣工作爲畏途，本縣中之智識分子亦皆離開農村，逐鹿於都市生活。結果演成「縣長多貪污，佐治盡土劣」之現象。凡此數端，乃普遍之現象，其他各地特有之複雜情況，尚不計焉。

弊害至此，而猶不急圖補救，國家前途，寧有幸理？現在縣政建設實驗區之制，是否爲醫此痼疾之藥石，雖不敢知，依其組織權限以觀，則提高縣長地位，充實縣府組織，擴充縣府職權，增大縣府之人力財力，等等辦法，吾人實無間言。所不可解者，凡此改革，皆爲必要之處置，正應普遍實施於全國，何必限於一省內之特殊地區？中國立國數千年，領域二十餘省，經驗不可謂不多，行政弊端固已洞若觀火，認清病源，即奏刀圭，此事而猶須付之實驗，實覺滑稽。就目前各省之實驗區言之，實各有其特因，未足以例其餘，欲收樹之風聲之效，恐亦難期。如粵之中山縣自治模範區，實等豐沛故里，在全國各縣中處特殊階級。朱慶瀾前請仿中山之例，定北平爲自治模範區，遭內政部之駁斥，可知其然。如江蘇江寧及浙江蘭谿兩自治實驗縣，亦爲接近中央之特例。江寧人力財力，兩俱優厚，實驗數月，成績斐然，梅思平以一縣長而能蜚聲首善，亦猶包拯之開封汴梁，他縣何能望其項背？又如河北之定縣，原係平教會之實驗區，擁優厚之外國基金，有衆多之近代人才，他地尤不足以語此。故現有之模範區或實驗區，類皆情況特殊憑藉優厚，現在行政組織已至急須改進之時，全國均在泥塗，何暇坐見此少數黃金國之閃爍哉！

因此，吾人主張：不必有實驗區之名義，立即推行其辦法於各省各縣。縮小中央及省之組織，裁汰疊床架屋之駢技機關，移其經費於地方，充實縣之組織，提高縣長地位，釐清縣之職權，在不違背現行法制之範圍內，予以較大之自由，對於不適宜地方情形及前後矛盾之上級命令得有考慮商榷之餘地，確定縣之預算制度，集中財力於地方，獎勵地方人才，使智識分子回縣或同鄉工作，政府確定保障鄉縣工作人員生活之制度，並籌津貼金，預儲地方行政人才，嚴法紀，肅軍規，注重實際成績，少寫紙上文章。如此，行政效能必能增高，人民疾苦必能減少，地方建設必能改進。此而不能做到，所謂自治憲政，俱屬空談。顧亭林曰：「治人之官多則亂，治事之官多則治」。今滔滔者盡是治人之官，而其事業完全表現於口頭與筆頭；治事之官既少，又皆疲於敷衍應對，天下安得不亂？近來政界中人，談及俄之斯他林，意之墨索里尼，德之希特勒，輒艷羨其獨裁權力之偉大，而不知此曹立身行己，已成國民信仰之中心，施政行法，胥有解決困難之效率，此其事非可倖致者。以中國國民對當局人物之缺乏信仰，而政府一切設施，又多庸闒無能力，將欲取法意俄，追踪德國，如之何其可？故吾人以爲必使才智聰明之士，皆能深入民間，爲政府發揚德意，然後政治乃可恢宏其效率，比吾人所爲對於改造縣政不惜辭費也。

（錄九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祝孫桐崗君全國飛行

月前由德駕飛機返國之孫桐崗君，於昨晨由張莊出發，作全國飛行壯舉，以冀喚起全國民衆對航空之注意與認識，此事在我國尙屬創見，甚盛事也。孫君上月初飛歷下省親時，本報曾爲文致勗勉之意。今孫君又挾其凌雲壯志，以增加國人對於航空事業之興趣與意識，行踪所至，必能激動社會之觀感。其影響殊非淺鮮也。

溯我國標榜航空十數年來，苟持其成績以與並世諸强較，殊不勝自慚形穢之感。今日世界航空事業之進步，殊有日異月新之致。歐美各國對飛機製造之精良，不厭講求，嶄新紀錄，更層見而迭出。以言其遠，則有前月美國普斯特氏偕「機器人」造成之七日十八小時四十九分三十秒之環球紀錄。以言其高，則有英國空軍軍官恩文造成之四萬三千九百七十六英尺之昇高紀錄。以言其速，則有義大利海機造成之每小時四百二十三英里之超速紀錄。以言其長程不停，則有法飛行家羅西與柯杜斯二人自紐約飛叙利亞之新不停留紀錄。凡此種種成績，莫不令人瞠目結舌，認爲不可思議。然自世界航空界先進者視之，殊未敢以爲自滿也。據聞普斯特氏此次環球飛行成功返美後，更擬嘗試三萬五千英尺高空之環球飛行。據彼估計，高空大氣稀薄，飛機速度，不難達到每小時五百英里，果如是，則環球飛行，不須二日即可完成。橫新大陸之單程飛行，有十小時而已足。普氏近向全美航空商會報告，謂將不恤以任何怪異犧牲，籌集欵項，即身隸雜耍班，亦甘爲之。此等對航空事業之嗜好化與生命化程度爲如何？我國有志航空事業之青年，不乏如孫君其人，詎不足奉爲圭臬乎。

航空之爲用，大別爲軍事與商業兩端。縱覽目前世界形勢，吾人今已登太平洋大鬬爭時期之戶閾。美國空軍之優越，久已膾炙人口。日本對空軍，目前亦擴張不遺餘力。據日前上海字林西報所載，蘇俄在西比利亞東部濱海省，遠至鄂霍次克與堪察加一帶，設機場已不下數十處，紅軍空軍之訓練，亦備極精良，太平洋四大國中，向隅者惟我而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及今不圖，更將無及。又我國幅員遼廓，路政不修，商業航空之需要，至爲迫切。我國開辦之商業航空，頃猶在創造時期，前程遠大，可無待言。自前月義航長巴爾波與英國莫里森等飛行成功後，商業航空發展之希望，愈益光明。林德伯夫婦近亦由美起程，勘察歐美間北大西洋航線，頃已畢事，預料定期橫洋飛行之實現，爲期當不在遠。據美報最近統計，今夏飛機橫越大西洋者，計有二十六架。今後涉重洋，將與履戶庭無異。中國苟不甘事事落伍，則對於航空事業，實不能不迎頭赶上，關於人材之訓練，與夫製造之講求，尤不可不予以積極之鼓勵與提倡也。

孫君習航空於德，對德國情況，耳濡目染，自必較國內人士爲眞切。按德國自凡爾賽和約簽訂以來，受條約之束縛，不得修空軍戰備，然其對於航空事業之進步，初不在英法美義空軍盛大之國家以下。齊伯林飛船之製，且凌駕英美，其按期作歐洲與南美間之航行，已若干次，初未一覩R一〇一號與亞克隆號之慘禍，此種成績，直可獨步環球。他如德製之DOX號，其製造之精良，成績之優美，更嘗博英太子之讚譽。如德國之戰敗與屈服者，則雖名義上無空軍，然畏之者之念，初不以是而稍減，觀法國之慘怛經營其東邊國防，築地下城市，以防空中之轟炸可知也。反之，今有一無組織，無秩序之積弱國家，則雖具有英美國家第一等之空軍，亦不能保敵人之不覬覦與侵略。故吾人爲國家目前計，以爲提倡商業航空，實較修整空軍軍備爲尤要。吾人所需者爲航空之生產化，普遍化與精密化。吾人希望社會人士對飛機之觀念，一如今日之於汽車，凡有力者，胥將加以充分利用。個人之旅行游歷，貨物之裝載輸送，以至災區之救濟，報紙之快遞，林林總總，無一不憑藉飛機之效用。吾人苟能達此目的，則不難躋國家於第二德意志之境地。使國人上下，共懸此的，則眞雪恥之無上策耳。

抑航空人才之訓練，甚難言矣。習之者於具有必需之體力與智力外，更須蓄志刻苦精進，始能成爲全才。吾人讀美航空家林德伯氏所著「我們」一書，即可知習此之難。英國著名女飛行家艾梅詹森女士——即莫里森夫人——於未知名時，曾在倫敦某律師處業打字員。伊於公餘加入倫敦航空俱樂部，不顧辛勞與汚垢，晨昏苦學，乃成名家。我國航空界亦深盼能產生此種卓越人才。孫君，我國航空界青年之有志士也，吾人於其作此次國內破天荒飛行之始，更願進一言以爲孫君勗，並祝其壯舉之成功。

（錄九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訒盦填詞圖　疑盦

達隱何必巖微尚各有寄滄波雖甚昏餘此翔鷗地淸門傳德永竺舊守孤誼惋惻迸心聲薄洗秋衾淚低徊中有執治事出閒智搴香華嶽蓮飲袂雁山翠生平奧曠觀一一付捉鼻昨語天都雲作海亦殊異年來磴路修已慶支笻易遲君蠟屐來破我空谷睡

癸酉夏同社諸子集匡山萬松林予以道遠未赴纕蘅居士爲分適字　昀谷

平生愛匡山未辦阮孚屐諸君勇過我先我躡山脊炎夏倏變秋古松盡繞宅眞人執牛耳（散原老人）明月照玉册詩各攄性情圖不辨主客而我滯沽上渺渺江天隔欲飛南斗旁恨無大鶴翮昨夜夢匡君招我不我責指山久待子漸老宜取適我聞魂九遷誓掃東林石願作劉遺民不作陶彭澤

癸酉夏集廬山萬松林以晉釋慧遠東林褉詩分均得栖字　小魯

娛此一隅地崢嶸萬卜栖松林占精勝峻嶺俛澄谿石恠肆虎踞樹老撐虬枝於焉恣游息杖屨爭攀躋坐中一叟尊嵯峨五老齊蒼顏照峭貌瞻拜吾已遲故知觴詠事所繫良匪微澹劫豈無術蓮社風堪追更藉絃誦聲（坐間有規復白鹿洞書院之議推散原丈主其事）一洗邊笳悲嘉會終可續再探山南奇栖賢與開先雲水淸心脾

秋夜與醇士過黃龍寺次均前溪却寄　纕蘅

亂蛩如雨寺門深僧定翻嗔二客侵（山門石闌有僧趺坐）老樹拏空成自媚疏鐘送響失同尋何時著我三層閣此地留人百步陰殘夜最思吳季重隔岑相望豈能禁

硃石山麓有明楚藩妃梳妝臺遺址用前均　釋堪

環珮魂歸月下多楚宮鬟影尙峩峩江流有際恩何極

山石。無。情。腹。自。皤。鏡。檻。偏。留。存。廢。迹。穠。塵。長。逕。去。來。波。
誰。憐。卅。載。燕。城。客。忍。淚。重。吟。小。海。歌。

疊均酬纕蘅秋夜過黃龍寺見憶之作　前溪

月。缺。更。殘。閉。戶。深。軒。窗。惟。許。露。華。侵。那。知。蕭。寺。留。詩。在。
正。有。幽。人。遶。樹。尋。妙。語。嚼。鮮。添。故。事。（來詩有僧定翻淡嗔二客侵之句）
懷。如。水。滿。秋。陰。入。山。聯。句。輸。君。久。角。力。寒。宵。更。不。禁。

廬山喜晤什公詩老有贈　伯臧

換。世。猶。餘。老。醜。存。重。逢。應。怪。鬢。霜。繁。相。携。廬。嶽。看。晴。瀑。
憶。共。遼。河。問。水。源。出。畫。難。忘。三。宿。意。（予辛亥以近大府意去奉）說。詩。
早。就。一。家。言。（先生著今是樓詩話傳）祇。愁。早。帽。歸。來。客。臘。對。斜。陽。
覓。夢。痕。

纕蘅函告萬松林雅集之盛並代分韻得天字　放園

欠。識。廬。山。面。書。來。爲。惘。然。主。盟。尊。一。老。（原謂散翁）題。句。偏。羣。
賢。地。迥。能。忘。暑。松。多。欲。際。天。聊。將。詩。作。證。待。結。未。來。緣。

廬山襍詩　什公

匡。君。拍。手。什。公。至。錯。比。當。年。蘇。子。瞻。詩。態。滿。前。寫。不。盡。
古。髯。儻。亦。笑。今。髯。（入山口占）
烟。霧。千。重。眼。底。過。一。笻。披。我。指。雲。窩。肯。同。兒。輩。爭。腰。脚。
老。尚。能。經。好。漢。坡。（發蓮洞登牯嶺）
大。林。一。壑。睨。王。侯。貞。白。松。風。願。儻。酬。我。愛。廬。山。眞。面。目。
似。君。識。得。幾。分。不。（前溪有贈次答）
莫。嗟。花。徑。失。芳。菲。松。際。涼。風。尙。襲。衣。人。盡。嬉。春。我。願。夏。
大。林。小。住。屢。忘。歸。（文白招集景白亭分得菲字）

携婦游黃龍潭遂至黃龍寺　醇士

嶺。上。行。雲。絮。作。堆。飛。泉。撞。玉。瀉。淸。哀。龍。潭。拄。杖。三。觀。瀑。
又。向。僧。樓。坐。雨。來。
松。火。煎。茶。霧。乳。香。齋。厨。淸。供。荳。花。湯。商。量。白。首。安。心。法。
待。縛。茅。庵。問。寶。坊。

錦帳春　鐵尊
（海綃詞於鄰家燕巢之毀一再感賦追和之）

羅。幕。香。棲。錦。堂。簾。卷。是。昨。日。笙。歌。庭。院。雨。連。宵。花。忍。淚。
報。春。留。一。半。舞。衣。休。換。　曉。絮。飛。忙。夕。陽。歸。緩。聽。林。外。
新。鸎。頻。喚。歸。高。樓。尋。舊。夢。隔。河。橋。不。遠。怨。紅。悽。斷。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寫本菰中隨筆跋

菰中隨筆三卷、題東吳顧炎武寧人父著、後附詩律蒙告一卷、及亭林著書目、黃蕘圃家鈔本、前有同學王潢等二十人爲亭林徵書啓、書衣爲蕘翁手題、後有跋六行、別有曲阜孔憲庚跋孔憲彝跋葉名澧何慶涵題字、副葉粘有何慶涵小棗盦蝯叟之子。曾假此本錄副也。

按菰中隨筆。有玉虹樓刻本。近時亭林遺書中復刊之。然核其文字。迥然不同。且祇得一卷。當別爲一書。據四庫存目。標明三卷。此本正與之合。蓋先生讀書所得。隨手摘記。所以備遺忘。供采擇。文字叢脞。初無義例。平生劄錄。必不止一册。四庫館臣所見。當即此本。而玉虹樓所刻。亦非贋品也。故人吳松隣曾爲考訂始末。附志篇末。並屬余刊傳之。他時當校錄一通。授之梓人。附諸雙鑑樓叢書之後。以償此宿諾。茲將諸人跋語錄之左方。其徵書啓著書目。亦臚列其後。庶治顧氏學者。得以參證焉。

右菰中隨筆三卷。詩律蒙告一卷。亭林著書目一卷、俱未梓行者、余於學餘書肆中見之、擬買而未許也、爰假歸、倩鈔胥錄此副本、略取舊鈔本校對一過、至舊鈔本之訛謬、尚多承襲、而未及改正、俟暇日讀之、稍加參訂焉、

乾隆甲寅三月下澣、郡後學黃丕烈識、

右菰中隨筆三卷、顧亭林山人著、與玉虹樓所刊本不同、丁巳長夏、見於吳門書肆、亟以重價購歸。藏諸行篋。以徵余有志顧學之雅。近日海內文人。惟道州何子貞太史爲顧祠領袖。惜養痾田園。不復有東山再起志願。漢陽

葉潤臣閣讀聞尙供職鳳池。他日得入都門。當取此册。共相校正。付剞劂氏。與玉虹樓刊本並傳於世。嘉惠後學。余於葉君有厚望焉。

咸豐丁巳立秋日、顧廬學人曲阜孔憲庚志於滄滄亭寓齋、

册中訛舛之字甚多、錄時祈細校正、以備參考、

是歲冬至後三日。因事之濟南。聞子貞太史爲雨舲大中丞、延主濼源書院。亟往訪謁。而子貞又赴浙江。省問弟疾。明春二月方旋。見哲嗣慶涵、儒雅恂恂。克紹世業。談及此册。乞錄副本。因識數語而假之。丁巳冬至後八日辛卯、經之再記、

經之弟自吳門。購得此本。携至京師、衍聖公邸。因得校讀一過。較玉虹樓刻本。大有不同。可以互相考訂。不妨授之梓人。與玉虹本並傳海內也。經之即之秦中。怱怱書此以識之。咸豐戊午秋九月曲阜孔憲彝、

咸豐戊午、秋七月、漢陽葉名灃借觀錄副、

咸豐丁巳、冬至後十日、道州何慶涵借錄一過、時在濟南濼源書院、

徵書啓錄後

東吳顧寧人炎武。馳聲文苑。垂三十年。其高祖刑科給事中諱濟、累疏直言。載在武世二廟實錄。曾祖南京兵部右侍郎諱章志、歷任藩臬京兆。及掌南兵。疏更船政。蘇軍衛二百年之困。本生祖左春坊右贊善諱紹芳、嗣祖文學諱紹芾、兄孝廉諱緗、並以詩文爲海內所宗。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奉旨旌表。及聞國變。不食而死。天下稱爲貞烈。寧人年十四爲諸生。屢試不遇。繇貢士兩薦授樞曹。不就。自嘆士人窮年株守一經。不復知國典朝章官方民隱。以至試之行事。而敗績失據。於是盡棄所習帖括。讀書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一代奏疏文集編閱之。凡一萬二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並實錄。一一考證。擇其宜於今者。手錄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遂遊覽天下山川風土。以質之當世之大人先生。昔司馬子長徧游四方。乃成史記。而范文正自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若寧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學於中國。而同方之士知寧人者。敬爲先之以言。冀當世之大人先生。觀寧人

之文。以祭其志。而助之聞見。以成其書。匪直一家之言異同。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由之矣。

同學王　潢　陸　圻　吳任臣　王錫闡
顧有孝　顧夢麟　黄師正　王猷定
歸　莊　潘檉章　楊　彝　楊　瑀
方　文　張　懿　吳　炎　湯　護
萬壽祺　丁雄飛　毛　騤　陳濟生啓

亭林著書目錄

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以上統名音學五書、五書刻於淮上、後爲張力臣讐於安溪李公、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潘稼堂先生携至閩中、同汪晦菴先生刻、左傳杜解補正三卷、爵憲張又南先生捐貲刻、九經誤字一卷、石經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吳才老韻補正二卷、昌平山水記二卷、文集六卷、詩集五卷、以上六種、潘稼堂先生捐貲刻、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歷代宅京記二十卷、十九陵圖志六卷、萬歲山考一卷、肇域記一百卷、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弗錄十五卷、詩律蒙古一卷、救文格論一卷、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東考古錄一卷、山東考古錄一卷、熹廟諒闇記一卷、聖朝記事三卷、譎觚十事一卷、顧氏譜略二卷、以上二種潘稼堂刻、繕寫書目、已刊者不贅、

先給事思軒公諫垣䟽一卷
先司馬觀海公船政䟽一卷
先贊善學海公實菴集十二卷
誥敕祭文神道碑錄誄行狀五卷

歲丙子、不肖衍生于舊篋中檢得此本、讀之泫然、因追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蓋不肖從先子遊於北土、已歷數年、趁庭之暇、嘗見手稿名目、壬戌之春、先子卒於曲沃、其稿爲徐健翁諱乾學、立翁諱元文兩公取至都中、不克常見、乃從諸友處攈摭一二、後潘稼翁諱來謝任家居、往謀刻之、慨許數種、復於其家繕寫別本以歸、全稿俱留東海、當續寫以俟將來、冀當世之大人先生、俯賜剞劂一二、則幸甚、

不肖男衍生謹跋

按右目所舉外。尚有唐宋韻補異同。海道經。經世篇。卷十二明季實錄。營平二州地名記。聖安紀事。求古錄。亭林餘集。亭林佚詩。通爲四十七種。檢彙刻及專刻外。凡未經刊行者。爲二十一史年表。十九陵圖志。肇域志。岱嶽記。北平古今記。建康古今記。營平二州史事。茀錄。下學指南。當務書。官田始末考。熹廟諒闇記。唐宋韻補異同。海道經。經世篇各書。而此菰中隨筆、及詩律蒙告。亦其一也。安得有大力者。奮發閎願。廣徵同志。遍蒐遺稿。付諸梨棗。匯成鉅編。如曾湘鄉之刻船山遺書。斯亦不世之鴻業。其闡揚學術。沾溉儒林。爲功於後人。豈不偉哉。

凌霄一士隨筆

李慈銘同治壬申四月六日日記云：『作書致硯樵，極言作詩甘苦，以硯樵題予詩，謂：「初學溫李，繼規沈宋。」予平生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義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絕尤爲晚唐以後第一人，五律亦工，古體則全無骨力。飛卿亦有佳處，七絕尤警秀，惟其大指在揉弄金粉，取悅閨襜。蕩子豔詞，胡爲相擬？至於沈宋，唐之罪人耳。傾邪側媚，附體僉壬，心術既殊，語言何擇？故其爲詩，大率沿靡六朝，依託四傑，浮華襞積，略無眞詣，間有一二琱琢巧語而已。雲卿尙有「盧家少婦」一律，粗成章法，「近鄉情更怯」十字，微見性情；延淸奸險尤甚，詩直一無可取。蓋不肖之徒，雖或有才華，皆是小慧，必不能抒揚理奧，託興風雅，其辭枝而不理，其氣促而不舉，縱有巧麗之句，必無完善之篇。硯樵溺志三唐，專務工語，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前已薄視全靡麗製，惟謂此事當以魄力氣體，補其性情，幽遠清微傳其哀樂，又必本之以經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專一代。疵其浮縟，二陸三潘亦所棄也；賞其情悟，梅郎樊榭亦所取也。至於感憤切摯之作，登臨閒適之篇，集中所存，自謂雖蘇李復生，陶謝可作，不能過也！硯樵之評，實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詩而論，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謂學溫岐規沈宋乎！』又云：『前日香濤言：近日偁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然「明秀」二字足

盡予詩乎？蓋予近與諸君倡咏之作，皆僅取達意，不求高深，而香濤又未嘗見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詩，予見其數首，則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盡得者。其人予兩晤之，憙妄言，蓋一江湖屑翛之士，而以與予並論，則予之詩亦可知矣！香濤又嘗言：「壬秋之學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奥，青藤亦不學六朝，則其視予詩亦幷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愛，京師之才亦無如二君者，香濤尤一時傑出，而尙爲此言，眞賞不逢，斯文將墜，予之錄錄，不可以休乎！逸山嘗言：「以王壬秋儗李悉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議論，當持與曉湖語之。』又云：『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儗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眞詣，循牆摸壁，不可尺寸離也。五古，自枚叔蘇李子建仲宣嗣宗太沖景純淵明康樂延年明遠元暉仲言休文文通子壽襄陽摩詰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蘇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門道園，明之靑田君采空同大復，國朝之樊榭，皆獨具精詣，卓絕千秋。作詩者當汰其繇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遺山靑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梅邨別調，具足風流。此外無可學也。五律，自唐汽國朝，佳手林立，更僕難數，淸奇濃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宓實沈著爲主。七律，取骨於杜，所以導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下至公安松圓，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其唐之文房義山，元之遺山，明之大復滄溟弇洲獨漉，國朝之漁洋樊榭，詣各不同，尤爲絕出。七絕，則江甯右丞太白君虞義山飛卿致堯東坡放翁雁門滄溟子相松圓漁洋樊榭，十五家皆絕調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厲，尤風雅替人，瓣香可奉。五絕，則王裴其最著已。平生師資學力，約略在茲，自以爲馳驟百家，變動萬態，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賞之以一二字哉！』又云：『道光以後名

士，動擬杜韓，槎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膚浮塡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騖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又云：『得硯樵復書，言所評非本意也。再索詩集去。又復一書，備言以人品定詩品之指。』慈銘評騭詩家，自道所學，略見於斯，而自負之高，意態尤可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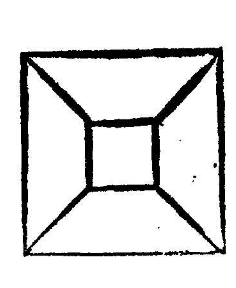
王闓運與慈銘，並時噪譽文壇，而慈銘之於詩，深不然之，羞與爲伍，蓋途轍有異，亦未免文人相輕之見也。闓運「詩法一首示黃生」有云：『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絕七絕，乃眞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出。旣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淸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眞率，謝詩超豔。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績，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旣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洒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道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闢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闓朝隱顧況盧仝劉義，推宕排闔，韓愈之所羨也。二李(賀 商隱)溫岐段成式彫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騅，從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白傳，亦疋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媮尙詰詘，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旣窮，無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興明派，專事橅擬，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鄧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之何李李王，曾如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嶽士

譚耳。……詩既分和勁兩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唫，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刑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襍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襍，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正可與慈銘所論合看。闓運之所自負，蓋亦大有目無餘子之概云。

范當世在詩家中，亦一時之雋。慈銘與言謇博手札，有云：『所携际詩，其姓名是否范當世？當世素不知其人，觀其詩，甚有才氣，然細按之，多未了語，此質美未學之病也。』亦不甚許可，特視論闓運者差勝耳。

文廷式「聞塵偶記」云：『李蒓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于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甚矣文人託身不可不愼也！然蒓客秉性狷狹，故終身要無大失，視舞文無行之王闓運，要遠過之。』論王李人品，二者交譏，於慈銘尙有恕詞，闓運則不留餘地矣。完人本難，廷式亦多遺議也。清流集矢李鴻章，爲一時風氣，慈銘在言路，不劾鴻章，故廷式病之。以「狷狹」評慈銘，蓋確。其日記以意氣之盛，時傷偏激，然論學書事，可供甄采，畢生致力，勤而有恒，闓運日記，未能與侔也。廷式嘗摘鈔慈銘日記，間加批識，並有小序云：『李蒓客日記數十册，尙未刊。其中論時事，記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閱過，未能甄錄，頗覺可惜。茲就其「荀學齋」一種中，略采數條，以著梗概。其日記數年輒改一名，有「越縵堂」「孟學齋」「桃花聖解齋」諸目。（按桃花聖解齋，「齋」應作「盦」。今印本總名曰「越縵堂日記」。）其攷据詩詞等作，必將付刊，故余特略抄其記時事者。蒓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雖居言職，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可參閱。

（附啓）承　江西安福王氏貞石山房寄贈「貞石山房奏議」敬拜　嘉貺容再函謝



記丁玲女士（八）

沈從文



兩人住在上海永裕里十三號三樓，是間髹了庸俗綠色油漆充滿油漆氣味的樓房。把一鋪租來的大木床，安頓在房間中央後，前面放了一張寫字檯，後面又放了一張寫字檯，靠牆邊則有一個書架，一張方桌，四把椅子。牆頭上則掛了蔡威廉女士所作的大幅丁玲畫像。煤油桶，米袋，打汽爐子，以及大小碗盞，平時完全擱在床底下，需用時方從床底拉出，不需用時又復趕快塞進床底。爲了吃飯，兩個人每天大約下三樓提水六次。點汽爐子，用照相框反面作爲砧板，把小洋刀切牛肉與洋葱，則歸丁玲女士。海軍學生當來了客，發現了還缺少什麼作料，或必須加一點菜蔬時，便救火兵模樣飛奔下了三層樓，衝出衖堂大門外去，購買那一點點必需的東西。

兩人一進新屋，剛把什物安排妥當後，就開始坐下來寫字。寫些什麼呢？從住在二樓的二房東看來，總以爲是寫「信」。吃飯以前她上來望望，詢問一下兩人需要什麼當就便爲他們上街捎來，那時節眼見到兩人各自坐在房中一隅，完全是寫家信的神氣，伏在桌邊只是寫。這房東爲了好奇，吃飯以後又借旁的原因，跑上三樓來看看，只見兩人還依然各自坐在寫字檯邊，寫那些「永遠也不會寫完的信」。在房東意思，實以爲「若說這不是寫家信除了寫信還有什麼可寫的或必須要那麼忙著寫的」？女房東彷彿常常精詳著，可是決猜詳不出什麼結果。

兩人先前一時那點齟齬處，既儼然業已完全忘掉，新生活又復在快樂中把日子打發下去，工作事業則由于異常勤快得到了各方面的出路，于是日子過去了，丁玲女士的名字，在北方，在南方，皆被年青人用一種親切的友誼加以注意，成爲一個非常時髦順耳的名字了。「在黑暗中」一出版，作家間亦無人不承認「這是國內一種嶄新的收穫」，這收穫又顯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時代的作品標準，另向一新方向上展開與突進的。

那時節女作家中幾個人，冰心因病倦于寫作擱筆了，沅君（淦女士）寫作「隔絕之後」的時代已經稍稍過去，努力研究詞曲去了，叔華明白了她的所長當在繪畫，埋頭於宋元臨摹，不再寫她的小說了，同時女作家中或間還有寫作陸續發表的，如蘇雪林，陳學昭，雖各把握了一部分女性讀者，較之丁玲女士作品籠罩一切處，則顯然無可頡頏，難于並提。寫作既出了名，從寫作上得到了生活的意義，故他們所過的日子，雖仍然常常貧困得十分可笑，卻感到了工作的嚴肅，既不自滿也就不能自棄。

兩人在西山時生活方面常像小孩子，到了上海，兩人依然還像小孩子。爲了每月房租將到期，各人趕忙來寫小說，一寫成時就送過拏錢最方便處去，從編輯處取得了通知單，又從會計處或營業部換得了一疊鈔票，得錢後，兩人或一人在街上揚長走着，大街上各種商店的臨街大窗櫥內，陳列了種種貨物，皆常常把這個路上人吸住，且即刻誘入舖子裏面去，等待可出門時，錢夾中

的鈔票減少了。錢少了，賸下自然就多了一個盒子，盒子中或是可吃的，或是可穿的，或是可以擺在窗台上的，總而言之則大多數是兩人不必需的。男的只歡喜爲女的買貴重香水，貴重的糖菓，値錢的花邊，値錢的鮮花，女的則歡喜爲男的買價錢極大的領帶，以及其他類乎這種東西的小玩意兒。至于兩人同時能走入商店則更容易把錢花盡了。設當時只是一個人，這人把所買來的廢物攜回家中，笑嘻嘻的共同坐在床邊來開看盒中所有時，一個說：「瞧，這樣好的東西，只六元，你不覺得價錢眞公道嗎」？那個必說：「妙極了，好極了，我歡喜牠」！不管買的是什麼，兩個人似乎意見皆十分相近。不管買去了多少錢，當兩人把新買東西展覽欣賞時，其中一個提及錢的其餘用處，故意來掃另一人的興味的事情，絕不至于發生。

新的東西若是糖菓，便吃掉牠，若是花，就插到書桌上那個小小瓷瓶裏去，一同忽遠忽近的來欣賞牠，若是衣料，就披在應把這衣料作衣的肩上去，指派這人在樓上來同走着，若是領帶，就即刻掉換另一領帶。必需到後兩人中的一個，在另外一種聲音一派空氣中，彷彿醒覺似的記起了新取稿費正當的用途，兩人才來談及所取得的數目以及業經花去的數目。到這時節，倘若打算一下，剩下的又不够支配了，自然就又得派海軍學生作那件老事了。因爲房租不足或其他必需用欵不足，海軍學生挾了新買來的衣料，在康悌路，馬浪路，貝勒路，各馬路邊沿上忙忽忽的走着，敏捷的鑽入一個小押當石庫門裏，又敏捷的從這種大門中跑出，次數似乎太多了些，說來眞毫不出奇了。

記述到這一點情形時，我總得想起：一種有秩序的生活，似乎正在有意識的逃避到這兩個人，故總永遠使兩個人同小孩子一樣。然而也正因爲兩人這分天眞性情，才作成了兩人此後的命運。丁玲女士早把一個婦人所必需的家務趣味與娘兒們計米較鹽屯私房賺小錢的婦人當然性情失去，故兩個人同時把成爲俗人的機會也失去了。兩人性情天眞處，應遮蓋了兩人因天眞而作出的荒唐與疏忽行爲，因爲牠是美麗的，正如他們的天才一樣，在俗人不易發現，不能存在的。

當時兩人既異常努力，丁玲女士成績又特別出衆，恰當上海書業風起雲湧的時節，正如若干讀書人視新書業爲利藪，各就手腕之修短，集股開辦大小書店與刊物，各個書店刊物編輯人皆莫不介于勞力與資本家之中間。編輯人莫不有一面淵源，故兩人皆不辜負這種機會，在生活督促與友誼督促兩種意義中，用全力寫了不少文章。

上海的中央日報總編輯彭浩徐，找海軍學生去編輯那報紙副刊，每月有二百元以上稿費，足供支配，三個人商量了一陣，答應了這件事後，就把刊物名爲紅與黑，這紅與黑成爲此後紅黑雜志的胎兒，正因爲這刊物，後來才有紅黑的計畫。三人既應允了共同來維持這個刊物，由海軍學生出面作事，海軍學生每夜便得過望平街轉角處一棟老舊房子裏，從走動時吱吱嚀嚀的扶梯，爬上搖搖欲墜的三樓，坐在辦公室一角，發出編好的稿件，就看總編輯一面寫本報社論一面吸紙捲烟，直到副刊最後清樣看過後，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車回家。丁玲則有時同去，有時又獨自在家中等候，或一個從報館剛把事情辦完，一個在家中的短篇小說也寫成了。兩人不管時間早遲，總仍然有許多話可談，第二天仍然很早就爬起床來，繼續做夜裏未做完的事。

兩人生活既然好了些，從前在北京時各處看房子的習慣，來上海時又恢復了。兩人只想找一

較乾淨住處，就終日各處跑去。法租界公園附近一帶，每個貼了招租帖子的人家，兩人皆似乎從這些人家後門走進去過一次或兩次。兩人用鉛筆記下若干門牌和房價，有時還同二房東討論一陣月租，說妥了，或預先還放下點點定錢，臨出門時總囑咐那房東說：「定下了，定下了，莫另租人，後天一定搬來！」其實只須一出門，兩人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搬家太不容易，定錢又等于白送了。這時節或者那二房東還會在後樓窗口邊說：

「胡先生，二十八來，我就不租人！」

小胡便抬起頭來，向樓上人答話：

「當然的，你租了別人，我同你上巡捕房打官司去！」

說了這種趣話後又向身邊丁玲女士睒睒眼睛，所下的定錢，彷彿因此就算是並不虛擲了，于是記起這定錢正需要作三天後的什麼用處，兩人又回家寫小說去了。

兩人遷入薩坡賽一百九十六號時，兩人皆十分快樂。所住的主人，是一個從某國做工回來的勤工儉學生，或者那時所有的辦法皆從法國慣例，房租計需三十一元，包飯計需十六元，每餐限定用刀叉從盤中檢取菜飯，卻每天同樣必有一碗黃花木耳湯，一碟鹽水煮的紅色蝦米，一個帶殼雞子。房東尖嘴瘦臉，如同一個獼猴，說話時則一面伸手盡力抓著自己頭髮，一面把眉毛聚攏，好像被人逼著還賬無法可想的神氣。

這房東自己雖是那麼一個無趣味的人，卻有一個壯麗年青的女人。高個子身材，白白的臉，手腳發育得異常齊全，奶子高腫腫。男子雖然說已在某野雞大學教書，女人似乎並不受過多少教育。女人處處還有鄉下人爽直單純的脾氣，高興時大聲的笑，不高興時就獨自跑到樓下廚房去枯坐。丁玲女士看見這房東太太生活得那麼寂寞，穿得衣服材料十分好卻十分舊，問她是什麼時候縫的，她就說這還是半年前結婚的東西。

女人並不算得怎樣美，但完全的發育把四肢長得整整齊齊，同時也把肌肉充脹，皮膚繃緊，性情變得天真樸厚可愛了。

先是似乎因為客人房中有糖可吃，房東夫婦來海軍學生房中談談時間便多了些，等到糖菓完事後，房東太太業已成為兩個房客的熟人，房東一出外，這女人便跑來同丁玲女士談話了。

人熟了點，就可覺得出這女人總有些什麼地方像匹壯實的獸物，又有些方面近于一個好人。結婚了五個月，五月裏穿的單衣，到十月裏還只是這唯一當家衣服，天氣漸漸的冷下來，各處皆應當燒壁爐或預備其他禦寒工具了，這女人則只能把大條毛巾裹在身上肩部與胸部，作成一背心模樣，外面仍然罩上那件結婚絲質袍子。也正似乎因為雙方皆熟了點，從前成為忌諱的皆忘去了，那留學生對于女人的苛刻也越發多了。海軍學生與我皆在一種憤憤不平中故意不甚理會那留學生，卻給了那個壯麗女房東一些殷勤與關切。當時兩人——把丁玲算進去也可以稱為三人，還曾經作出一種可笑的計畫，以為當按照這種計劃，如何使這女人同丈夫分離，信托我們，讓我們改造她，培養她，使她成就一個非常的女人。

但因此一來，那壯麗女人卻對于海軍學生感到了好處，海軍學生原來的計劃，雖並不想把他自己穿插在裏面，弄出各方面多少口舌和眼淚來，然到了他發現這女孩子的感情如何在每個日子中有所不同時，一點點好奇心或也曾經把他牽引到別一處去做了些小小胡塗的夢。並且過不久，在房東那方面，似乎就有了眼淚同口舌，事情成為趣劇的場面，各方面把事情的原來的真實意思

皆弄歪曲了。兩個人搬到這住處來，花了那麼多錢，賃一間窄小的房子，主要的是能寫作。如今既不能做正經事，反而生出些討厭事情，兩人皆覺得非遷個住處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當房屋，預備三人同時可以住下。

爲了一種方便的原因，我們住處仍然選定了薩坡賽路，門牌爲二百零四號。在那名爲「新房子」的住處，三人中作爲海軍學生負責的，出了紅與黑及紅黑月刊，作丁玲女士同我負責的，出了人間月刊，我們在各書店出版取名爲第二百○四號叢書的，計有單行本小說七種，海軍學生此後成爲問題的禁書「光明在我們前面」，就在那房子裏起首，丁玲女士的長篇「韋護」，也從這屋中二樓產生。丁玲女士一面盡全力寫作，一面還把各處紅黑訂戶名單，抄到封套上去，一面又忙着辦種種雜務小事。第一期刊物在海軍學生奔走下出版後，本埠各書店露眼處皆陳列了這本新出的刊物，劉既漂先生所設計的紅黑封面，雖只那麼兩個大字，却非常厚重大方。我們三個人坐了車過四馬與北四川路各書店去看我們刊物，只見書店窗櫥內皆陳列了這雜誌，且見到一些人拿了這雜誌在手中翻閱，幾個人便互相會心微笑着，從這一家書店溜出，又撞進另一家書店，快樂得眞無言語可以形容。

回家後，大家談着計算着這刊物寄到各處後的情形，且想起書店中買書人情形，我們皆覺得應更謙卑一點來努力了。

過數日，我們輪流各處去打聽刊物在本埠的銷數，所得的消息使我們更覺得前途充滿了希望。

我們自己知道各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幾年來在十分卑微裏努力，也只是希望各能盡點力於自己這分事業的信仰上。我們境遇那麼糟，力量那麼少，所知道的世界那麼窄，我們把刊物辦下去，文章作下去，同時也就是在學習創作學習生活。現在好像各方面皆有了光明，慢慢的，我們的[illegible]得到了讀者的同意，創作且成爲一個新的趣味同一種新的方向了。但我們自己的打量呢？總覺得我們還是在學習。我們只是向一個遼遠的理想邁步，同時這邁步認爲是應當沉默的，無聲無息的，故刊物在我們手中時，即或當時對於某某歪曲事實的批評，也從不加以辯詰與反擊。這沉默又可以說是由于幾人的穩重，或是由于幾人的驕傲。是的，「驕傲」在幾人中的確可以成爲沉默的理由，幾年來一般作者皆各在時會中推遷浮沉，若我們既不屑于攀援這種時代而隨之浮沉，由于年青人的驕傲，設能極誠實的依憑自己點點微弱的信念，好好的寫出些作品來，這驕傲除了妨得到假文人的成名以外，還損害到誰的什麼？

日子過去了。

半年餘的忙碌，迫逼我們寫了不少文章，告給了我們一分經驗，（使我們明白作者向商人分手，永遠成爲徒然的努力。）另外則共同增加了一點兒債。這其間，在上海方面，則有某一時「普羅文學」的興起，幾于是反手間「民族文學」的成立，兩方面的作者與作品呢，沒有一個人能從記憶裏屈指數得出他的數目，因爲作家們還常常在遠地讀者剛知道他們的派別時，他自己就已另起爐灶成爲另一種人了。　（未完）

數月的隱祕

黎君亮

左廷和他的友人俞達川在星期日下午，照例的由寓廬走出，沿着哈德遜街的 Side-walk，向 S.S.俱樂部去消他們的閒暇。在這城市裏，娛樂是一種賭賽；一切藝術性質的遊戲，也是物質慾的表現。

俞達川是一個愉快的人，因爲左廷的天眞，他認爲『得友』了。他們在一個公司裏辦事；沈鬱而單調，使他們對於一切刺激的生活感着無上的快意。左廷被這生活陶醉了，彷彿老年浮士德之被誘導。

精神煥發的走着，他們覺着有一種炫燿。踏進俱樂部的門，僕歐們向他們致着敬禮。

賭場正在開始入局的前五分鐘。紳士和婦女們，在華麗的服飾下，在四圍的散座上絮談，默想，表示他們的生活在閒暇中繼續。

當他們推進門時，一個貴婦人望了一眼，說：

『我是再不願意贏了；嘉德！……我喜歡跑狗。寧願輸，只要這是有趣味的。……唉，多麼枯燥，輪盤賭！』

坐在她旁邊那留假髮的紳士噴了一口烟，點着頭：

『是呵，運動是有興味的。我更喜歡賽船！你不記得去年賽茵河的一晚嗎？』

『記得一點，那一夜是很美的景緻呵——』

左廷走過那一排座時，她——那貴婦人——將粉撲在頰上輕輕揉着了。她以爲在少年們面前時，自己也留下一點青春來似的。

俞達川用眼角向他示了示意，叫他紳士化一點——把步子放緩和些，頭昂着……否則必遭座客小覷的。

這少年總脫不了一些推合的。他問：

『我們怎麼坐？』

達川沒有答；他望了望座間，發現沒有空際留給他們，便在窗前面立了，乘時拔出火機，點烟吸着。

『眞霉氣！達川。沒有座呵。我們就上賭桌前面去？』

『待着……』

『無聊呵。』

『silence——』

有一個年較輕的女人，彷彿炫動她那蟬殼似的奇異的服裝似的，瞅着左廷。

左廷以爲自己被愛情所觸着的。他羞赧的，似乎將頭低下了。又一個中年婦人，鄙夷什麼的，將面轉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黑衣服的略肥的紳士，大樣的向四座欠身着，而且唱着：『Moring，Moving。』接着，縱步的，在賭席上站了，跟隨他的三四個助手和兩個僕歐圍上來。一切賭具都安置好了。座客似乎毫不忙迫的，將他作了個圈圍繞。

席上的椅先被婦女們占有一半了，次是老年的紳士。還有一個帶病的老嫗，要求着一個中年將座讓把她。

『馬丹，我替你下注罷——』那中年嚮亮的

說。

一道鄙夷的聲音在對方發出。許多冷覷的眼投在那發言的臉上。……那中年，忸怩的，吁了口氣，站起身來……

一個肥頭的婦人，當左廷踏上一步補了她旁邊的一空隙時，一條手絹被扔下去了，跌落在旁坐的一個有仁丹鬚的紳士脚旁。立即被拾去了——

僕歐低了低頭，低聲說：『咳——』

着禮服的紳士報告着什麼。一些動聽而稀罕的名詞在言語中聯了下去。

『達川！』左廷擠了同伴一把，說。『聽着。』

『不會錯的，你下好了。』

達川有所沉思，——彷彿在那一串稀罕的名詞下求着一點秘密。

四圍的賭注紛紛下了。

賭盤上的數字和金絲雀一樣的跳躍着。針停在二十七號上，在那帶病的老婦人面前。她從懷裏掏出一把木扒來，將押注都掃了過來。

『放在二十七號上，』左廷低聲說。

達州在那數目上押了二十元日金。許多注都押在她這數目前的兩旁。

『Start——』那禮服紳士嚷着。

盤旋着。數目停在一個空的地所——六號上。賭主勝利了。

許多婦人都喧鬧起來，說這一次沒有留下考慮的時間，有一個紳士便乘機走了，而且嘖嘖的咒着；他自然輸了，用一種不安定的狀態，向僕歐討索着火柴。

『達川，再押二十五！』

『不行；看她怎樣。』

這帶病的老婦人將贏數的一半放在三十六號上。針漸漸停在三十四號……彷彿一點神秘的力主使了，它忽又移動起來，越了兩個數目。三十六號勝利了。全場內人都憤憤的稱異……

那肥頭的婦人和威廉鬚的紳士走了，隱約的咒詈着自己的命運。

左廷覺得這一次希望完全落空，在達川的擺佈下。他發現達川的手在面前伸展，討索着什麼。

『任意下一個數目罷，』他說。

達川向他討索那留下來的一月薪水的尾數；這是他預備用作馬奢路餘安坊七十一號的房金的。這數目太小了，然而他們藉此得以安身的；否則達川無論怎樣高尙的手段都要被拒斥的。

帶病的老婦人面前——銀錢鈔票滿滿的堆着。有一個矮形的鄉姑式的青年婦人豔羨着她的勝利，從自己的丈夫手裏取出一支烟來，停在她的嘴邊，一面將打火機打燃了，說：

『媽媽，用一支。把精神提起，不然你會輸了……』

那老婦人向她防備什麼的睇了一眼說：

『謝謝，我的大女。』

而最奇的是，這老婦人好像能測到她每次旋轉時將要贏的數目似的。沒有把握的時候，她便停了押注。……她所押的，三次必有兩次得中；有些賭客，覺到這靈機了，都等候她先來下注。賭的時期延長了……着禮服的紳士有些恨忿了，臉上青漲着。

『快呵，快呵，不然這一天趕不完啦——』

一個英國紳士，用生澀的中語對那帶病的老嫗道：

『馬丹，你早一點下？』

她搖了搖頭。站在旁邊的僕歐欠身道：

『先生，這盤她不下注的。』

座客的注都擺在他們所擬想的數目下了。僕

歐低聲問那老媼道：『不下嗎——真的?』

她搖了搖頭。

『多少?』

『下一千圓。』

『那個數目?』

『還是六。』

有許多客人急于要改變他們的下注的地所，賭主大聲道：

『看規矩，看規矩!』

輪盤轉動了，停在五號……接着，六號贏了；賭主賠了一筆小數目。……

座客們不知所措。有一對夫婦，退了席，低聲議論着那老媼的來歷。一個法國紳士走向他們來……

『蒙修，她是不是住在這裏的?』他這樣問。

丈夫是懇切的，——他的輸數不多，因為被機警藏飾了——道：『不是罷。她是老賭手；在這市裏住下二十多年了；完全是靠這生活的。賭主因為憐憫她的孤獨，每一次允許她來一次……她來的這一次，座客必得完全輸下來的。……』

『哦——畢竟是與賭主認識的啦——』一個中國北方紳士在旁應聲說。

賭還在繼續；人已稀少了，席上圍坐着只有七八個豪紳似的客。他們都被謎一般的魔力壓倒了，癡呆著，忿恨著，真實的情感漸暴露了，……然而不服氣，將賭注兩倍，三倍，四倍，十倍的押了上去。數目由十成了百，千，萬……有一個貴婦人，一面在拭着淚。然而她還不住把她輸下來剩餘了極細微的數目——數百元鈔票——在保持最後的希望。她似乎已輸下六七萬了——沒有人注意她，沒有人看到她曾收下一次賭注。

僕歐替那老婦人借下一隻小的皮箱來，表示毫無欺假的，替她將贏下來的——不知多少!——擺放在裏面。

『馬丹，怎樣?用一點檸檬水喝喝麼?……』

『不；』接着她咳了一會，抬起右肘來；僕歐引了她起身。她離座了；賭無甯說是中止了……

左廷隨着達川冷靜的走出了俱樂部門口。彷彿是夢。

到行人稀少的處所，達川將手在口袋裏摘了……

『多少?』左廷低聲道。

『沒有數——』

『有三千了麼?』

『不；還多一點。』

接着達川告訴他；他的贏，因為是落在那老婦人背後的緣故。老婦人停，他停；她下注，他也隨着。押數由五成十，成三十，五十，一百了。收進來的次數已不在三四十次了……除去了三五折……因為這是偶爾的輸數。

左廷發現達川的衣服擁腫着。他欣幸了。

回到寓裏，關上門；鈔票在桌上堆放了。疊書籍似時。

在都市裏，物質上的幸運兒多半是這樣起首的。左廷和達川戒了賭，開始了他們貿易的事業了。他們向各處投資；在許多機關上，已有些信譽了。

只在兩年間，他的幸運不止的高漲着。一個公司破產了，兩個公司得了贏利；而這兩公司都是他們的關係者。

大約是秋涼的一天，左廷乘着摩托，到R醫院去探一個戚友，有了財富，似乎也具有慈善家的風度了。他在夾道上來返着，去找二〇號的號數。這夾道長，直抵到一所大廳；由廳的透亮的紗窗上，可看到一幅幽涼的秋日園景陳在前面。一乘推動的搖車由那廳堂移出了，兩個看護

，宮女似的，在後面侍著。

『原諒。二十號怎樣走？』他走上去，問。看護道：『這就是二十號——』

『哦——』

他仰了仰面，發現這廳堂就是他所要找尋的屋子。

『請問這號頭的病人是姓程的麼？』

『不；就這位老太太。』

『哦——』

左廷愕異了——她發現這老太太在衰弱的病容下，閃出那令人熟諗的印象。就是她！兩年前——他們財富的源動者，他們的恩人，賭的神媼！他覺着一點恐怖而且驚異……

將要走開的時候，那老媼抬起那神秘的灰色瞳子，看了他一眼。

二十號不用找；先住的那客人已搬走，已由醫院主使，——為容納這富媼的原因——移往旁的醫院去了——

『達川呵，人生眞是不可度量的——』

『自然，自然，總之不過一個字——幸運罷了。』

『我們居然會變成小小的富人了；在其先，我們無時不想到革命，當自已做人家工作的奴隸之際。』

『呵，革命！和平之神早已依附我們了……』

『達川，一年後，我們可以在海安鎭那清雅的鄉下買一段地皮，起一座別墅了。』

『為長久計，再遲兩年罷。租界之外，是革命勢力所約束的……』

『不用太作杞人之憂了，達川。』

『一切都聽從我吧。』

他們的摩托在馬路上駛着，和光明的帶一樣。

達川又告訴他一件事，說是在有了財富之際，女人的選擇是困難的。女人愛財富，同時又需要愛情的；她們坐在富的丈夫別墅裏，不時回憶到過去一切眞實的痛苦。她需要痛苦，方覺得生命封上一層甜蜜的障衣。但這種丈夫是不値得的……有時，他們的生命，財產，反而被這種女子所破壞了。

他又說——富人是需要女人的廉潔與貞操的。但是一個廉潔的女人！多麼無味。她們在形成一個木偶，或者竟是一個眞實的木偶。……自然，在富人方面，也是需要愛情的哪……但愛情怎樣得來的？是由時日與經驗成的。而在他們由貧困成為財富時，他們眼看着自已所戀的女人朝向着的富人去了。

在達川的意思，在財富之後，是應該留下閒暇，向人間踄走，去尋找——做一點愛的。他問左廷有這興趣沒有。

『我以為——忠實總是好的。』

『但女人是不喜忠實的。』

『這說法也不能規定一切女人的性格。』

『眞實有時是意志的。』

『自然，自然。』

他們的車不期然飛過那賭場，在左廷的回憶下，那黑的輪廓，巨大的形影，一點兒光亮着在玻窗上——包藏了十個禍害和罪惡，一個幸福。

在達川的寓所裏，一切勞碌變成閒暇了。

左廷已去H縣——他去探問他的家族。他看到這城裏這一天報紙所登載的一個訃告，和訃告旁的一幀像。

朱陳老太夫人，于十月六日西遊，靈停於××寺……R醫院院主××告白……』

顯然，這是那老媼的消息。她死了——沒有親友，沒有僕從的死了，——這眞是奇蹟！……

他用快函告知了在S埠的達川。達川的回信是——『……去探訪一下罷……這消息使我不寧得很……』

她所贏到的財產呢？……

大約五六年後，H縣的古老的朱家宅裏，發現一次可怖的命案。謀財的。這隱秘成為公開的秘密的時候，達川和左廷正在收束他們的標金收買：他們虧空，將全部財產損失三分之二……

七，五，一九三三於滬濱，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大公報代辦部周氏師古堂家刻書籍提要

國學精粹初學範本

八家閒適詩　毛邊紙全六本　價三元六角

是書周學淵本曾湘鄉之意取陶淵明白香山韋蘇州杜工部蘇東坡陸放翁六家詩專錄其義境閒適者以消名利好勝之心益以朱文公邵康節合爲八家學者讀之師其襟懷曠達沖淡自然品行高潔於持身涉世大有裨益而爲詩之道亦超然出羣矣

古文辭類纂約選　毛邊紙六本　價四元四角

是書就姚惜抱原書選約二百四十餘篇皆義旨純正詞氣充沛最易領會最可效法之作爲初學所必讀宜家置一編

師古堂經傳簡本　毛邊紙十本　洋六元四角

是書爲學童便于幼學時期兼帶讀之故力求其約計易書詩禮記左傳共合十三萬三千餘字按中才日讀百餘字不過三年可以讀完使由此再進讀全書固佳即加習新學亦不至離經畔道譬之農夫以爲穀種譬之商賈此爲母財也

單行本　易經音訓一本六角　書經音訓一本七角　詩義折中二本二元　禮記節本二本一元四角　左傳經世鈔四本二元三角

求志集　毛邊紙二本　一元八角

陳鼐著　選錄古今名人文字之有關治道者皆洞明政體直探本源之論有心政治者手置一編朝夕玩繹可以增長識見自然措施不同流俗矣

南華經解選讀　毛邊紙二本　一元二角

是書取宣穎註最顯豁選錄十四篇皆義境高超章法完整循繹玩味於養心作文之道大有進益

性理精言　毛邊紙一本　二角四分

是書選宋儒太極圖說　定性書　好學論　四箴　東銘西銘　敬齋箴　心箴爲研究性理最精要之作篇幅無多學者讀此可爲論孟之階梯

師古堂叢刻八種

易理匯參臆言　毛邊紙一本　一元二角

周馥著原爲易理匯參每篇按語依經立義字字衡量而出於世運之治亂人心之消長人事之盛衰深明其理探本窮源言之確鑿

蛻私軒易說　毛邊紙一本　價八角

姚永樸著　博采諸家之註而約取之六十四卦著其大義理精而詞達研究易學以此入門思過半矣

書經衷論　毛邊紙一本　價八角

張英著　每篇標題逐條繫說多採故文參以新義卷帙無多而平正通達一掃支離蔓衍之病讀尚書者不可少此

三經誼詁　毛邊紙一本　價洋八角

馬其昶著孝經大學中庸約採諸家註釋詞簡而義精

孟子要略　毛邊紙一本　價四角

是書朱子所輯久佚劉茮雲從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証內搜集曾文正校刊以付讀孟子分類研究事半功倍

中學正宗　毛邊紙一本　價一元

是書周學熙輯錄先儒論說以朱子爲宗繼往聖開來學書雖簡而義賅閎士人欲端學術舍此無由

先正嘉言約鈔　毛邊紙一本　價八角

是書姚永樸著　分辨學　持身　正家　居官　四類皆先正典型讀之可發人志氣

鏡古錄　毛邊紙二本　價一元四角

是書俞壽滄著　起三皇訖明取綱目中疑義爲問答詞明義正可增學識爲讀史之完鑰

以上八種十本合購價洋七元

閱微草堂筆記約選　連史紙二本　價一元

是書取紀曉嵐原本約取其義旨平正有關世道人心者爲涉世明理之助未可概以神怪目之也

原文献残缺